



友文

號一十第 卷期一十第 • 日五十月十 •

隨筆

論情致	傅彥長	2
世事	何其外	2
從棄官就商說起	錢希平	3
談笑	胡波	4
歸來前後	岑尼	4
夢	岑規	5

刊畫

天空轟炸問題之檢討	嚴懋德	17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7)	武克	19
論中日婦女的責任	徐啓文	23
日義交換船帝亞丸		25
突飛猛晉戰時日本國內輕重兵器工業		26
法西斯運動的回溯	黃明	29
梁楷的藝術	鄭秉珊	31
東遊閒談	周越然	33
我的偶感	魯風	34
記胡適之	蟬聲	35
日本印象記	顧恩城	37
隨園坊日記	陶晶孫	38
潮汛漫憶	張葉舟	39
雨天小記	陸瑋	41
綠肥紅瘦	譚正璧	42
岐路(二)	福德勝	47
編輯室		52
屏畫(菊花)		1
封面(芙蓉鳥)	陳抱一作	

我們須自力更生

陳孚木

決戰與中國的前途

錢今葛

青年之成敗

丁福保

全體主義與東方文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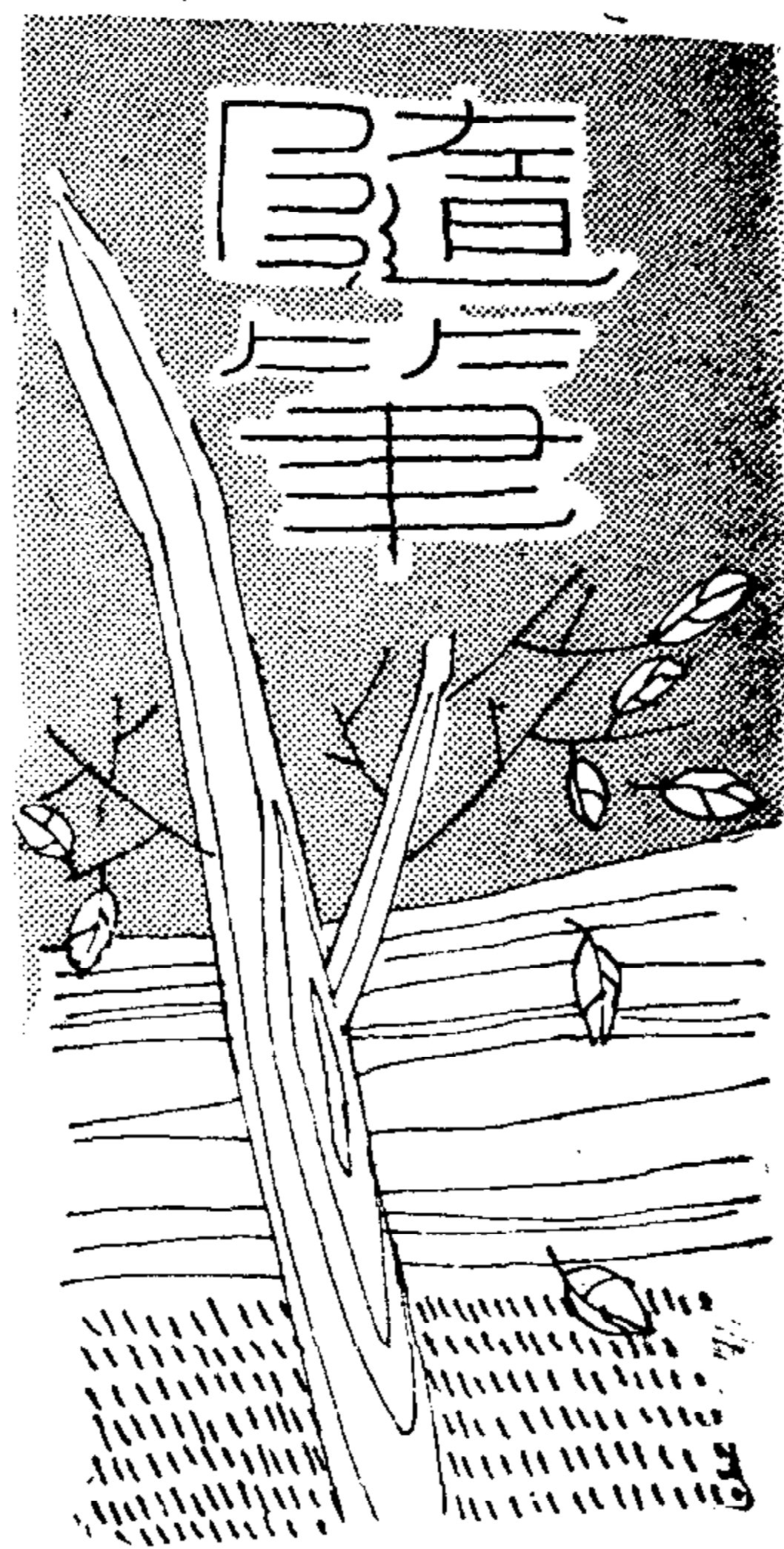
吳宗保

出版文化質的改善

方濟

還元推淮論

王鍾麟



文 論情致

友

情致是無法出之以閒逸的一種內心作用。在完成之前，它一定要經過長期的訓練。隨所遇而安定下來的人們，決沒有野心，再去做江山風月的主人。即使真的給目爲做起了主人，他們也並無閒情與逸致。合乎情致的人事，無一不是十分辛苦的，即使一生在醉鄉中割據稱王的酒徒，也不見得比日出而作的人們要閒逸一些。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這一句話的意義就是說，世界上的物資都是一錢不落虛空的，

傅彥長

所以就不會有閒散的「情」與逸散的「致」了。

這不是到了那個時候自有辦法的與物同化嗎？每一個人總有他的着落，所以我決不相信在這世界上，有所謂閒人也者的這一個種類。沒有閒情與逸致，於是大自然之中體仁足以長人的造化工作，連屈打成招的無辜囚犯也可以計算在內了。至少生命的一再繼續下去，決不因此而就停止了下來。

古人對於人生所感到的「必有事焉」，我們所感到的也正與此一樣。叫我們忘不了與放

不下的人事，只要有其一，就可以因此生々不息地一路活下去。

有一位人人以爲他是一個閒人的某先生，他住在一座與我家相距甚遠的花園之中。他所讀的書與所寫的話雖則不少，但還沒有成家立室的人事叫他負擔着。他的來訪，是步行而來的。他一到，我就說：

「你辛苦了罷？」

所不同於別人的地方，除去這種辛苦之外，他就不再追求什麼新奇的辛苦了。有一次，我與他坐在不是他的這一座花園之中。他說到了這兩句話：

「我即使有錢，也決不去造一座花園。」

的確，這一座不是他造的花園，竟一些也沒有什麼閒情與逸致，却給他住在裏面，大派其用場。

前人所種的樹，並沒有落空，將來總有一個個人會走去乘涼的。不論他是出於故意的追求，或者是隨遇而安地可以讓自己去大瀆其用場，任何人事總之是無一不辛苦的，連乘涼也在內。

遊山玩水的情致是一種肉體方面的振作，有詩爲證：

「脚力到時皆我有」。

如果一山一水皆在查問之中

的話，那就更加沒有閒逸的態度了。至於脚力到時的活動，沒有所謂閒逸的成分，豈不是一想就能了然的場面？讀斯文赫定的地理遊記，這又一切都是以經濟的眼光爲出發點了。如果他並不是一位督察長之類的讀者，那末這一種像眼線者的報告書，對於一個平凡人物究竟有什麼用處？平凡人物的一生，決沒有必到之地。

決不要以爲，在中秋之夜並不賞月與重九之日並不登高的一個人是沒有情致的。說不定就在這一夜或者這一日，他做好了一件十分偉大的，合乎情致的工作。難道一賞月與一登高之後，他就閒逸了嗎？一賞月，一登高，兩者即不得不耗費精神，這以後的休息，纔是真正的閒逸。

人生之中到處有一件々十分

世 事

世事真難說，真難說。

天下自是低能兒多於聰明人，白癡多於天才，然而所作所爲，聰明人和天才偏與低能兒和白癡，沒有什麼大兩樣。所

偉大的，合乎情致的工作。一個奉公守法的誠實君子；一對規々矩々的夫婦；一個一本正經，與康德一樣，正在散步的人；還有許々多々，這都不是什麼閒逸的現象。只有自己所感到的安定，却是閒逸。行乎其不得不行的爲人之道，就是情致的全部客觀條件，說得狠一些，他正是一種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施於我們身上的束縛。

多一種辛苦，正是人生所又追求着的一種理想！逐一而來，叫你十分感動的人事與睡醒之後，即使在做着十分得意的大夢，這接觸到的依舊不是安定。

隨所遇而行乎其不得不行的情致吧。雖則這是十分辛苦的一生，但牠的確是每一個人的爲人之道。

何其外

不同者，只是後者顯得笨頭笨腦，前者顯得刁鑽古怪；後者莫明其妙地洋然做去，前者還有一番自圓其說的大道理。譬如爭名於朝，愚與不肖無份；

爭利於市，則智愚賢不肖，一律平等，可是智者賢者，不但手段精通，揀大票兒抓，而且口角伶俐，定要說得他之所以也要弄錢，何曾看得起錢，不是爲了想規富濟貧，便是爲了想一勞永逸，總之，他決非爲利而利，如決非爲藝術而藝術同。

諸如此類的話，是不是出自智者賢者的心坎，無從知道，只覺得他們一面深惡痛絕着的貪官污吏，一面自己也做了起來；一面口誅筆伐着的囤積居奇，一面自己也不能例外；即一時裏做不着，也無不夢想終有一天做上一做。而其結果，乃苦了天下蒼生。

你用什麼話能使他們回心轉意，能使他們心平氣和，能使他們吃了五穀不再想六穀，着了綢緞綾羅不再想着呢絨嗶嘰？他們自有更充足的道理來回答你，使你啞口無言，使你自愧不中用，沒出息，使你只好自教給他看。我所聽到的最驚人的理論，一句出於一位大學校長之口，他教學生到社會上去時爲了錢雖做強盜販鴉片也不爲過。還有一句比較抽象，更加令人心寒，則出之於一個

形式上玩世不恭，刁兒郎當的青年祕書，曰：「你要末讓人家吃脫你，要末趕快起來吃脫別人。」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似乎還未見有人直捷了當敢說這樣的話，足見歷史是大的進步了。

當人們爲名爭，爲利爭，你再沒有什麼理智的話可稍稍移動比你理智一百倍的他們，如果這一場爭執，沒有你自己在內，我想，你或者可以用這樣的話試試看：

「甲兄，乙兄，媽虎點算了，二十年後，不是你也進了墳墓，他也成了爛泥？」
這說法原是古老的，是消極的佛家之言，因曾有一老僧下了一番色即是空的工夫，盡悟出一個方法來，是當女人還

未走近身邊來時，先幻想出她們的過後要成爲一堆骷髏來。

一雙空手見閻王的小調，唱在人們的口中，錢失手時，這想頭原也會轉到片刻，但也只是片刻吧了。

所以我也終究未曾試過。不過照我想來，當場的面紅耳赤，青筋畢綻，或者可以因此稍稍鬆弛，到底是一杓有些力量的冷水吧？

天堂和地獄隔離得太遠太遠了，落在地獄裏的這樣多，黑壓壓的透不過氣來；輒到天堂裏去的，又富貴貴惡，做了皇帝想登仙，還想找尋天堂中的天堂。到底是人類的大悲劇。不管新式的古老的，勸人爲善的話於今實在是急務。

從棄官就商說起

錢希平

「棄官就商」，還是近年來風行的話頭。
官商的分別，早已有定論，本來官是總比商好，已成爲歷來的傳統觀念，也可說是準確

的判斷，極低限度，官總比商高人一等的。
向來一般人目光中是如是，就是每一個人的心理上，都有此感。

過去所以要把「仕農工商」四項職業，以仕居首商居末者，就是因爲官是無上高貴的職業，甚且視爲謀取人類幸福之源泉，而商却僅僅低微的卜取蠅頭微利的行當而已。

這種階級觀念，在今日的商人抬頭聲中，却已澈底打消，不獨如是，更且目爲商是最堪榮耀而致富的行業。

于是今日的世界，已成爲商人的黃金時代，所謂「銅臭」也者，不過是過去的失却時代性的漫詞諷語罷了。

想不到做官的迷夢，數千年以來一直到今日始打破。從前不是讀書的目的就爲了官嗎？雖然當時也有不求聞達之人，終究是少數或別有原因的。

還有許多人終身攢謀于權貴之門，不惜以種種卑鄙的手段，可恥的舉動來求得一官半職，以爲學生之榮。

當然一官在身，名利雙收，至少也足以誇耀自己的鄉里中人，不然所謂「衣錦還鄉」者，還有什麼存在於人們心理上的價值。

我們已看過歷史上和現社會中數不清的達官顯宦們赫赫的豪華權勢。

今日的「公務員」，就是昔日的「官」，名稱上看來「公

務員」却比「官」好聽些，顧名思義，當然是爲公眾而服務的，所負的却是神聖的使命。但是歷來的官雖多，好官却不常見，考之史乘，亦百不得一，何況在世風堯薄的今日！不良的官吏，稱爲貪官，不法的商人，稱爲奸商。

官之貪，商之奸，自古已然，于今爲烈。

貪和奸固然是官商中的少數，同樣絕不貪不好的，還是少數之尤少數。在今日商人高于一切的時候，官是愈做愈賤，商是無商不好了。

官越大越好做，大官可以爲所欲爲，內外勾串，小官祇能隨波逐流，低聲下氣。拿了吃不飽，餓不死的官俸，忍受于苟延殘喘之中。

眼看一大批人在商場中，一翻身，一轉眼的變成巨富，即使不富，也足以應付時艱，安渡難關。

小至于販夫走卒，以至排香煙，跑單幫，他們誰個不能開口，他們的收入都可比公務員來得多，可見商之與官爲何如？

金錢眼中的把戲，越變越不穿，真有些使人莫測高深。

由此，就有了一羣棄官就商的人，雖然是時勢所趨，要亦

事實所迫。

歷史上最有名最早的棄官就商的人，也許可算陶朱公范蠡了。當然就商後是一樣地大發其財。

官之可棄，一定有可棄的價值，何況得官非易，何可妄自棄官，像陶淵明那樣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清高，求之現在官場，畢竟是笑話一類的事。

棄官的唯一去路，不容說它的對象是商，雖然商有奸之可疑，但是今人大有不以身份為重，而以荷包為重也。

年來棄官就商後，一躍而為腦滿腸肥，昂頭闊步的人，却已數見不鮮了。

友

大凡第一流大奸商，總得把握住有力的靠山，這樣才能優

游法外，任所欲為。

這樣環境下的嚴厲澈查囤積，當然是從何說起！

不論「囤積」，「投機」，都是「奸」的行爲，好在商人却在「囤」字口號下營業的，却在「奸」字，實不爲過。

說來說去，都是爲了金錢的最大問題，它何與人類因緣如是密切，人類往往爲了它不惜以性命之類都肯犧牲，金錢無知，其何幸也。

商人抬頭，官已末路，處此現狀的官，窘態暴露，大有英雄氣短之慨，這是否是商場的景氣，還是官場的不景氣？

今日的官，可爲而不可爲！今日的商，不可爲而可爲！

談笑

笑，一般而論：就是心的開花。要是我們將人生譬做是樹，那末，笑是美麗的玫瑰花，笑是鮮艷的月季花，笑是芬芳的白蘭花，笑是結果的桃花，李花！它使人們有安慰，有快

通的常見的笑，是狂笑，大笑，微笑，嗤笑，冷笑，和譏笑

六種。這六種裏面，明眼人一看就有數。前三種是真的，正的；後三種則是偽的，反的了。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真的，正的，往往會被人們視作爲壞的，邪的；而偽的，反的，反而藉了它的一種煙幕，假扮得活龍活現使人們都對它們膜拜，都對它們崇敬！

笑也如此。狂笑，大笑，微笑，因此便平白地被贗作爲「疎狂」，「野蠻」，「淫蕩」；嗤笑，冷笑，譏笑，却會被景仰地謚爲「神聖的笑容」，「英雄的莞爾！」

我們中國人是一個神祕的民族，神祕得來連笑也有些神祕味。譬如說笑原是一種感情的表露，是自然的，正常的，平凡的事情，但是中國人却有意地將它深匿，說是「修養功夫」！最著名的故事便是東晉謝安，一天他在家裏和客人弈棋，當時下人們來報，說是少爺們打退了強秦的百萬雄兵的大喜訊，他心底裏那時實在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但是他依舊故作地不動聲色，客人問他什麼事，他還冷冷地笑道：孩兒們

樂，有興奮，有意味，它賜予了人們不能財物購買到的精神！因此，而有「一天笑三笑，健康活到老」的俗諺。世界上每件事每樣物都有正反真偽的分別，笑也如此。普

打退了北兵，小事情，我們奔我們的！待客人去了，他悶抑已久的情感却再也不能不勃發了，於是入報夫人連木屐的齒也折脫了！

人類原是感情的動物，太感情固然不好，但是理智得來把應有感情的表露也抹殺了，這似乎有意將活人變做死人，要將生物變做無生物，是殘酷，

在濛濛細雨中，君實拖着兩條疲憊的腿，疾步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他的眼鏡片上沾滿了斜雨打濕的水珠，霓虹燈在他的眼前是雜亂而無章，柏油路好像塗過油似的發着亮打着滑。

他的臉色陰沈而深思，棕色的棉袍襯托出他略帶一些教士高貴莊嚴的神采。

有時候他不自覺的舉起了頭，看看路旁的門牌號碼，當他經過一家酒家的時候，他的軀軀腸腸命令他進去吃一頓，「一箇理想」馬上又止住了他，要他去完成「路」「弄」「號

是不人道，是封建的專制的中世紀的老朽！我們生長在現時代，便應該將它們來個透底的掃蕩。

笑吧！讓我們狂笑，讓我們大笑，讓我們微笑，對準着可以狂笑，可以大笑，可以微笑的事的物：人類生就是自由的！

歸來前後

思尼

碼」的使命，於是他在疑遲中又走了一程，最後到了第一家糖菓舖裏買了兩包糖，燃起了一根煙，順便看了看錶覺得時間已很不早，於是「還是先回去吃了晚飯吧！」他走向歸途。

在將近家時，他的手偶然觸到了袋裏一包硬的東西，他馬上又改變了初衷，拐彎走向另一條路。

「先生，××路？……」
「我不知道。」一匹高頭大馬不欲多言的打斷了他的問話，蹣跚而去。
終於他到了目的地，他敲着

胡波

門環，片刻後門開了，裏面探出了半個人頭問：

「找誰？」

他先裝了個笑臉：

「對不住，××先生在家嗎？」

「他？」

「唔！」

「出去了！」

「什麼地方？」

「誰知道，大概去看戲。」

碎的一聲門又關上，他倒抽了一口冷氣退了出來。

在將出弄時，一團黑的什麼東西跳向他而來，他在跟「他」擦肩而過的時候，忽的抓住了「他」，一箇高亢的聲音嚇得他很快的又鬆了手，他認錯了人。

× × ×

門上響了兩下，君實躺在床上問：

「誰？——進來。」

門開，是一個送醬油的，他亂攙着手，指着前樓說：

「那邊！那邊！」

門又關上，亭子間裏顯得格外的沈寂，外面浙瀝的仍在打着雨，一滴滴的雨聲有如打在他的心上，他不耐煩的燃起了煙捲。

「咚！咚！」門上又響了兩下子，一箇三角眼尖鼻子的傢伙，沒有得到主人的允許一面解着雨衣，一面已讓着擠了進來。

「老陳！可真壞了事了，老張出了事，他跑了，還有他的戀人密司蔡，媽的，又是戀愛把戲，他跑不趕緊，可連累了，我又得少一個主顧，不，應該說是你。」

他喘着一口氣的說了一大堆話，弄得君實目定口呆，半響，他才問：

「票子怎麼樣？」

「你說的是沉淵的票子？你自己呢？」

「別管我，我是幾個或幾十個你所決定的。」

「別那麼書氣好嗎？乾脆說：因為近年關忙着俗務，還沒有替你跑過。」

「怎麼？」

「不說謊，我真的忙不過來呀！今天我還是抽空跑了來的呢！五十張票子我可要完全奉還了，呃！你別埋怨我無能為力呀！實在因為近年關忙不過來，否則，閒話一句，一百張也別放在俺老趙的心上——又是早場，又這麼冷，又有秋海棠大敵當前，請問你，誰高興起個大早去看這種戲？」

「那麼，少一點怎麼樣？」

「這樣吧！我且留十張試試看，大概這區區之數總不該再使你失望的。」

他數還了四拾張交給君實說：

「拿去，這裏四十張，我留五張五元券，五張十元券，一共七十五隻洋，錢賣完給你。真的，你這邊情形怎麼樣？」

「還好！」天呀！他還有別的什麼可說呢？整整一個禮拜，他就跑了一個禮拜，昨天晚上袋裏快空了，他一陣子歡喜，可是今天早上去各處一問，是的心情愈見空虛。

「大鼻子那邊怎麼樣？」趙安間的攤在椅子上怪裏怪氣的問。

「十張，原封未動。」

「阿傻呢？」

「他到先埋怨了我一陣子，後來拿下了五張五元的要自己買，給我廿五塊錢，我放在那裏一口氣的跑了回來。」

「是的，我也該吃晚飯了」君實送客的時候看見金生送來了炒飯，這樣苦笑着的對客說。

了炒飯，這樣苦笑着的對客說。

「你怎麼老是亂喊着譁號？」

「我今天到他那裏他還沒有起來，請了我一枝茄立克，結果賠了我十張十元券。」

「唉！真的太慘了。」

他看了看錶站了起來說：

「我走了，快十點了你該睡了。」

用有色的眼，用有色的身，用有色的心，走入一個非現實的境界里，找求一些片刻的溫馨，苦悶的解脫，這是夢對人的給予。

於是被擯棄在生活圈外的那些人們，失意的政客，失戀的哥兒，失伴的女人……，便開始瘋狂地抓取着每一個夢的來臨，從那里，失意的人是重新佩起他那一串鏗鏘的徽章了！失戀的人是又一次拾起那件曖昧的外套了！失伴的人也再度在薔薇的氛圍里找到了她的伙侶！……在現實的陽光下，人們所得到的創傷，在夢里是給覓到等量的報償了！

然而，在世界上的事，有了光亮，也就生了黑影，夢也不能例外，於是所謂噩夢的，也就同樣以可怕的姿態，出現在人的睡鄉里了！於是可憐的「

萬物之靈」，淒澹地撫着一腔心的瘡痕，無可奈何地走回了現實世界。

但是所謂噩夢，畢竟還是少的，如果有人能光揀着事的光面說話的話。

在詩人的筆底下，我們生活着有一個叫做「尋夢者」的人；無論怎樣說，這也許不會是有十分之十的說謊的，這原因單純得厲害，好久好久以前，我們就有着一個寫了桃花源記的大證實者陶潛了！

以前好像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人生是一個甜蜜的謊話，那麼讓這個謊話繼續着一世，受着騙的人，那不是也很幸福了麼？」，現在我想把牠刪改一下：「如果人生是一個美滿的夢境，那麼讓這個夢境繼續着一世，入了睡的人，這不是也很幸福了麼？」

「阿傻呢？」

「他到先埋怨了我一陣子，後來拿下了五張五元的要自己買，給我廿五塊錢，我放在那裏一口氣的跑了回來。」

「老三？」

「你怎麼老是亂喊着譁號？」

「我今天到他那裏他還沒有起來，請了我一枝茄立克，結果賠了我十張十元券。」

「唉！真的太慘了。」

他看了看錶站了起來說：

「我走了，快十點了你該睡了。」

用有色的眼，用有色的身，用有色的心，走入一個非現實的境界里，找求一些片刻的溫馨，苦悶的解脫，這是夢對人的給予。

於是被擯棄在生活圈外的那些人們，失意的政客，失戀的哥兒，失伴的女人……，便開始瘋狂地抓取着每一個夢的來臨，從那里，失意的人是重新佩起他那一串鏗鏘的徽章了！失戀的人是又一次拾起那件曖昧的外套了！失伴的人也再度在薔薇的氛圍里找到了她的伙侶！……在現實的陽光下，人們所得到的創傷，在夢里是給覓到等量的報償了！

然而，在世界上的事，有了光亮，也就生了黑影，夢也不能例外，於是所謂噩夢的，也就同樣以可怕的姿態，出現在人的睡鄉里了！於是可憐的「

萬物之靈」，淒澹地撫着一腔心的瘡痕，無可奈何地走回了現實世界。

但是所謂噩夢，畢竟還是少的，如果有人能光揀着事的光面說話的話。

在詩人的筆底下，我們生活着有一個叫做「尋夢者」的人；無論怎樣說，這也許不會是有十分之十的說謊的，這原因單純得厲害，好久好久以前，我們就有着一個寫了桃花源記的大證實者陶潛了！

以前好像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人生是一個甜蜜的謊話，那麼讓這個謊話繼續着一世，受着騙的人，那不是也很幸福了麼？」，現在我想把牠刪改一下：「如果人生是一個美滿的夢境，那麼讓這個夢境繼續着一世，入了睡的人，這不是也很幸福了麼？」

「阿傻呢？」

「他到先埋怨了我一陣子，後來拿下了五張五元的要自己買，給我廿五塊錢，我放在那裏一口氣的跑了回來。」

「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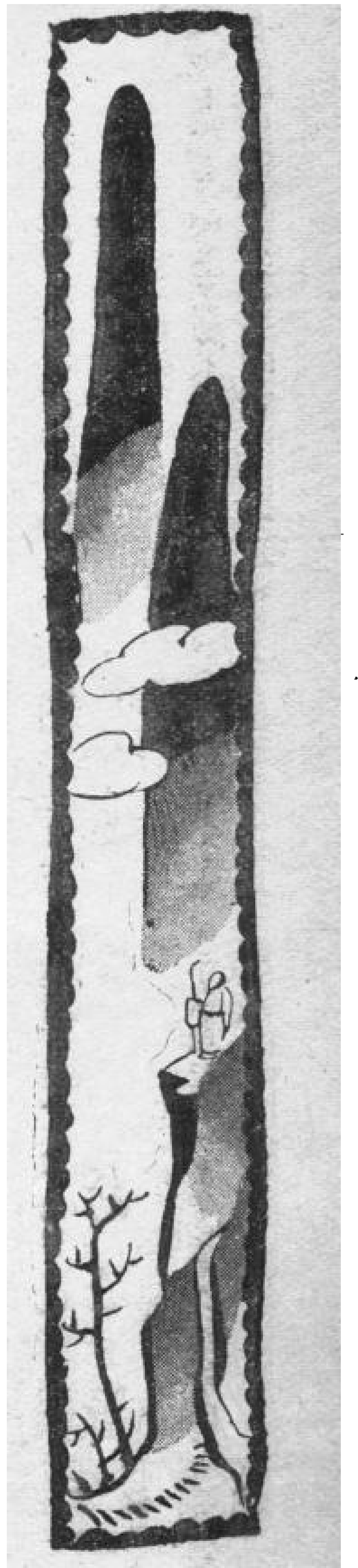
「你怎麼老是亂喊着譁號？」

「我今天到他那裏他還沒有起來，請了我一枝茄立克，結果賠了我十張十元券。」

「唉！真的太慘了。」

夢

岑 規



我們須自力更生

陳孚木

文 韶光過得很快，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國慶日好容易又
到來了，全國國民在熱烈地慶賀她的長成，在誠懇地
祝禱她的昌隆。我們追想着 國父孫中山先生及諸先
烈締造民國之艱難，此日對着臨風飄揚的國旗，肅然
向 國父及諸先烈致無限的敬意。

友 中華民國在東亞，是第一個共和國，而且是唯一的
共和國。自呱呱墮地以至於今日的長成，三十二年之
間，內亂與外患相尋，其間如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
復辟，國共之分裂，國民黨內部擁蔣反蔣之循環，帝
國主義之垂涎，波濤驚險，覆滅堪虞，國體垂危，有
如累卵。然而卒能安然渡過，不可謂非幸事。故從這
一方面去看，東亞有着這一個第一個而且又是唯一的
中華民國，安然渡過三十二年的歲月，姑不論她的內
容如何，亦已值得我們誇耀地慶祝的了。雖然，如果
從另一方面去看，苟其實質已大虧損，不過徒有其名
，則我們在慶祝之餘，又必然感着不可自抑的悲哀。
譬如植樹，在每年植樹節的當兒，眼見着自己所植
的樹，婆娑花密，欣欣向榮，將無疑的，內心感着無
窮的快慰，反之，眼見着自己所植的樹，枝葉零落，
日就枯黃，於是所期望能夠得到的快慰，將立刻變作

了悲哀。於樹尚且如此，於國何獨不然。所以年年此
日，舉杯相祝，狂醉興嘆，有不勝其傷感者，固大有
人在也。

我想起民國的初期，首都還在北平，中央政權還操
諸北洋軍閥的手上，在每年雙十節的時候，天安門內
的廣場，照例蓋搭着一座規模相當偉大的牌樓，點綴
得輝煌耀目，橫額上結着「珠聯璧合」四個大字，兩
旁的對聯結着「五族共和」「南北統一」的夠人回味的
的句子，那時候國內各式各樣的鬥爭，雖然正燃點起
遍地的烽煙，而首都的北京，依然隨風顯露出一派昇平
的氣象，渾渾噩噩的國民，橫豎是不聞政治的，惟有
執政諸公各自悠然幻想着他們所謂「五族共和」「南
北統一」的美夢。然而幻想終於是幻想，終北京政府
時代，美夢畢竟沒有完成，不特北京政府時代，這美
夢沒有完成，就算一直到了今日，中華民國也未易脫
離過分裂混沌的局勢。簡直說一句話，有了三十二年
歷史的中華民國，何曾產生過幾件真滿人意的事情。
時代的巨輪，不息的在轉動，歷史的環境，不斷的在
變化。時局在劇轉了，整個世界的舊秩序根本就翻過
來，世界的新秩序開始重新建起。近幾年來從不幸發

生的中日事變開始，繼之以歐戰，又繼之以大東亞戰
爭，如此巨大的洪流，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國家
民族的復興抑或毀滅，都在這一個劇轉的時期，遭遇
着嚴重的試驗。這一次的試驗，需要我們全體國民的
力量去應付，我們全體國民的責任，應該覺得如何重
大。負着如此重大責任的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在
今日都應該作一下詳細的檢討。我覺得我們的缺點實
在是太多了，無論在思想上，言論上，行動上，都有
了很大的缺點，而且這些缺點或是傳統的或是普遍的
，如果一輩子不能夠矯正，我們的前途，絕對是不會
有希望的，所以我約略把牠指幾樣出來。

第一，「自大」「自卑」的觀念是錯誤的：從來中
國人就歡喜自大，一向是以老大古國自居，以為五千
年來的文化，早就包含古今中外科學的一切。外國人
的文明是不足道的，根本就從我們中國仿效過去，甚
至外國人的侵略勢力也是不足畏的，遲早就會被我們
中國同化過來。懷着這種「自大」觀念的人們，到底
經不起事實的反證，由於事實的證明，才開始覺悟到
，自大之無用，則又往往往感覺「自卑」，感覺到自己
的藐小，感覺到一遇着事實的威脅，就絕沒有反抗之
餘地。本來自大與自卑是相反的，是矛盾的，是心理
的病態，所以懷着自大的人們，由於這病態心理的作
用，又時而自卑，如此循環不已，結果只有寄託於運
命，而受宿命論所支配，一切的一切，都任由天命，
而不振自奮。我們試想，牢抱着這樣錯誤思想的人們
，如何能夠擔當這大時代所付予吾人的重大責任，吾
人目前所需要的是奮鬥，勇往的去幹，自卑和自大，
根本就要不得。

第二，徒然「自責」和「受責」的態度是錯誤的：
汪先生說過「我們要說老實話」，這誠然是千萬萬
確的名言，亦是目前最需要的「一個口號」。但汪先生的
意思決不是說只要說老實話就算了事，而是說出老實
話來之後，跟着就要去幹。否則老實話是對的，是好

的，說了不幹，豈不是好話說盡，容何補於事情？苟有人焉，說的話是老實的，而所做的是壞事，那就好話說盡，壞事做盡，更極天下之糟糕了。自責的態度，似乎比說老實話更進一步了，然而徒然自責是不夠的，應該要能夠受責，因為自責是主觀的，主觀是不免於偏見的，自責了，對不對還是另一回事。惟有受責才帶有客觀性，客觀的批判雖不能說是一定對，但至少可以彌補主觀見解的不足。古人聞己過則喜，這就是能於接受人家責備的意思。原來自責與受責的精神之所以可取，貴乎有「惡惡而去惡」「善善而從善」的行動。否則徒然是自責，徒然是受責，還只是等於我說我的，你說你的，一切都與行動不相對照，毫無關係，結果豈不是一件虛偽的宣傳嗎？我們都知道，自責的精神是需要的，受責的精神尤其是需要，然而不幸得很，天下滔滔，能夠真正自責與受責者，究有幾人！

和道家學說所影響，無寧說是有意曲解前人的學說，一件極其平凡的事，也必定分析出精神的所在，似乎精神解決了，其餘的一切就可不費氣力，好像這是刻板的生活法則，是萬驗的良方。在政治的哲學上是如此，所以在政治的設施上也是如此，故施政者不說則已，一說就必定說精神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愈說愈遠，玄虛縹緲，不可捉摸。比如說市政的建設，應該是精神的建設，心理的建設，這才是根本的建設，精神建設和心理的建設成功了，物質的建設自然會水到渠成，否則徒有物質的建設，將如沙灘上建築房子是不行的。這到底是什麼話，簡直是自欺欺人之談，誰都知道，決沒有一件物質不存在而能致精神的奇事，尤其是施政，是需要一個具體的計劃，有進展的計劃，可以用數目字列舉出來的計劃。所以過分重視精神，是不行的。

總而言之，自卑自大的觀念是錯誤的，徒然自責和受責的態度又是錯誤的，過分重視精神的理論，仍然是錯誤的。在目前劇轉的時代，我們需要「自力更生」的決心，來克服自卑自大的觀念，我們需要「勇敢果決」的行事來顯示出自責和受責的精神，我們尤其需要以實物為根據的具體施政計劃來補充過分重視精神的理論。自從南京國民政府參戰，中日關係益加進步，中日合作之前途，已顯光明。不過我們要知道，徒然依賴友邦的力量是不夠的，是不可以久享的，我們需要自力更生，需要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一切的束縛。我們今後要加強自己的力量，才能夠復興中華，才能夠保衛東亞。我們中華民國之與亞洲，是不可分離的，一方面固要自助，另一方面又要互助其鄰，我們實肩負着雙重的責任，同時就要使用出雙倍的力量，如果我們以前的錯誤不加以矯正，今後的努力，不重新決定，這雙重的責任，是無論如何擔當不起的。所以在今日慶祝三十二年國慶紀念日，我特別指出我們一般的錯誤，來作一次深刻的檢討。古人云：「創造固艱難，守成亦不易，」創造的一個最艱難階段已經完成了，對於今後的守成，我們應如何警惕啊！

末了，我們共祝中華民國萬歲！



藥商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首創獨步風
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一切疼痛婦女痛
經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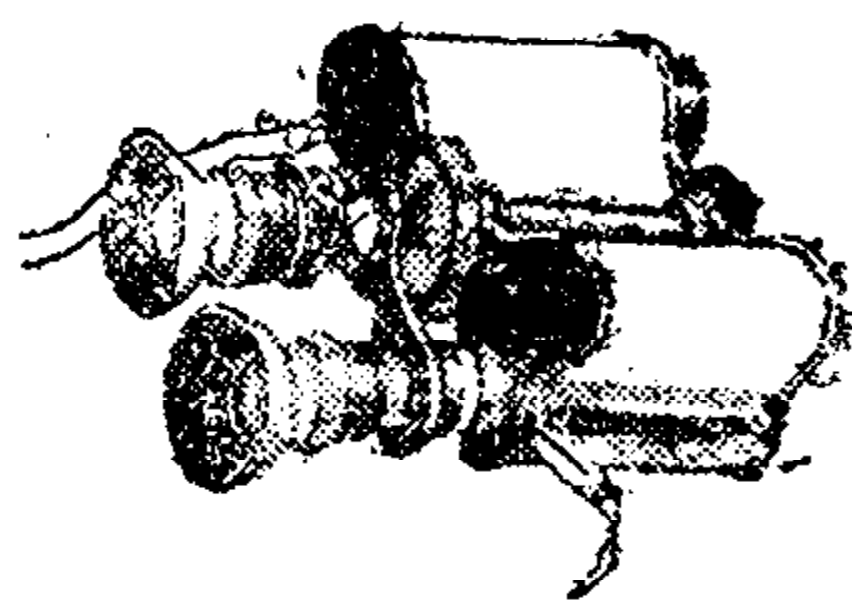
強身補腦惟一
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
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
癬癩等皮膚病



決戰與中國的前途

錢 今 葛

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一次世界大戰將使中國的前途獲取決定的意義。所以我們到了此時世界決戰之秋，誰也該關心到祖國的未來。當一般人看到了目前歐局的變幻莫測，更不能不使他們對東亞的前途發生種種的憧憬。然而我們在這些憧憬中不能忘却：中國是東亞大國之一，東亞任何的變化必然將影響到中國的本身。從這樣的一個觀點上說，東亞民族的解放和共榮，實在就是中國獨立自強的必要條件。所謂東亞民族解放和共榮，當然與過去以亞洲爲其殖民外府的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絕對不能共存。我們如果今日仍與英美帝國主義者妥協，甚或中其奸計，在東亞民族自戕的慘劇中加深其依賴的程度，試問在英美一以權利爲前提之下，我們究還能獲得多少的獨立與自強的機會呢？英國自從地中海局勢轉佳而能進軍印度洋之後，他們已經高唱對東亞權利絕不放棄之說，難道在其能對中國發言處分之時，我們還不遭到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嗎？關於這些問題，希望我全國的同胞能加以三思。

筆者自始即認爲中國將與大東亞的共榮建設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故對於日本並未認過去的中日事變爲其世界政策的基幹，實深引爲絕大的幸事。蓋唯其如是，他們才不至自誤於中日事變的虹暈，而發動了以大東亞戰爭契機的共榮大革命。我爲什麼要把這次在東亞進行的戰爭，堅決地認爲是一種革命呢？因爲大東亞戰爭在過去二十二個月的經驗上，早已表明這不僅爲戰爭且亦同時進行政治和經濟的建設。故戰爭與建設的總和，即產生一種最高的共榮目的，而充分地

暴露出革命的特性。尤其這一次的東亞戰事，參戰的乃包括許多持有同一目標的民族和國家，是以所謂共榮的最高目的已成爲民族和國家間所共同遵奉的鐵則。可是在革命進行之中，頂重要的就是一個紀律問題，甚且這種紀律更不容有民族歧視的因素存在。凡是違反此一鐵律的人，或是對此口是心非及言行相反的人，不論爲何種國籍或何種身分俱應受最嚴厲的懲罰。根據此一見解，筆者誠摯地希望友邦當局能在對華實行新政策之餘，斷然確定此種十一億人民所共同進行共榮大革命的鐵則。

是一個忠於大東亞的人，他必須正視此種革命的現實。在革命的浪潮中，始能謀取各民族的真誠結合，而形成保衛大東亞的鋼環。我國向來有一個古諺說，折一箭易，折十箭難。難道到了大東亞決戰就要來臨的時候，我們還不迅速實現民族的真誠團結嗎？就拿中日兩國來說，如果雙方不在同一最高目的之下團結起來，任憑你怎樣的高呼合作和親善，還只是水花鏡月而已；我會經說過，祇有在目的結合之下，使日本的昭和維新和中國的國民革命相合流，這才是大東亞前途推乾轉坤的一件大事。

有人說，日本可以獨力戰敗英美，固然我們也應該承認，然而以民族團結的力量來加強此種不敗的基勢，難道就不需要嗎？況日本久已承認大東亞戰爭之目的，就是在於建立大東亞的共榮圈。那末這種與戰爭同時所進行的建設運動，如中國之完成獨立，緬菲宣告獨立及爪哇居民之參政等，早就與共榮大革命的實

際意義完全相符合了。所以大東亞決戰。初看上去好象是一個時事問題，實則其關鍵還在於政治。共榮的革命建設如果成功，其決戰之必勝也無疑。因爲在革命的潮流裏，東亞十一億人民每人都能感到其與決戰的勝敗有切膚之痛，當然便衆志成城無人願意日軍戰鬥的失敗了。總之，大東亞決戰之必勝基礎，應該立於「人和」之上已無疑義。因了這個人和問題，遂使我們每一個關心東亞前途的人，要先關心到中國的前途。

中國目前在分裂嗎？我們深信任何愛國的同胞，他決不能承認；而且任何與中國相親睦的友邦也不願見其分裂。中國到今天爲止，只有一個中國，將來也是這樣。所以，日本始終沒有承認渝方是交戰的一環，國民政府的宣戰也只對渝方之受惑表示遺憾。可是事實上，我國今已因重慶當局之堅持抗日到底而使國本動搖，這不能不使我們引爲扼腕的。現在我們謹以坦白的態度，與重慶當局對我國未來的前途作一客觀的研究。

第一，渝方自稱已與英美蘇成爲世界之四強，今以協約國在北非與兩歐的勝利，自可對「東亞反攻」目爲轉弱爲強的唯一機會。現在我們姑對英美蘇是否能始終合作，或他們是否也予重慶以同樣的強國地位不加懷疑，試問以過去數年的戰事爲證，渝方既無反攻實力又何能完成其在「東亞反攻」中所負的任務？如果，萬一英美戰勝了日本，渝方自身却毫無進展，只是躲於英美勝利之後妄思收復失地，則其結果是否不步宋人與金兵夾擊遼國之後塵，此不得不使我人深加思討者一。同時，渝方今已允許美國空軍駐於境內，在空軍決戰上看實即美國假道作戰的實況。在宋代敵對金國的時候，他們也曾以勾結蒙古之故許其假道西南，由漢中轉東北進擊；且於蒙古擊敗金帝之後亦會乘虛北上，籌謀收復失地。不料却因此反自陷於對蒙的長期戰爭，甚且以假道之故更遺宋人以西北與西南

之大患，而終底於滅亡。此時渝方在樂倖協約國小勝之初，未知亦曾否計及此種方興未艾之隱憂，此不得不使我人深加思討者二。今日不論英美或蘇聯，他們都抱有一種稱霸的世界政策，我們只要觀於蘇聯之置隊北非及南歐，英美之重視中東及土耳其，以及蘇聯之對波蘭問題，便可明瞭其大概。凡此種種雖緣於歐洲問題之複雜，然於東亞初亦無所歧異。英國於地中海交通肅清之後，今見其又能回返東亞便即聲明其利益尤重於美國，此時美蘇二國雖尚守緘默，但美國亟願由是以誘英國海軍之參加反攻，而蘇聯之迄今對日採取善意的中立，亦可見將來東亞之形勢固難立趨安定。尤其在日蘇繼續友好之下，英美的對日反攻頗有難以順利達到目的之勢。此非言蘇聯在東亞有何左右大局之力，實乃指明日本戰時外交之成功將遠勝於英美之焦頭爛額。重慶在大東亞戰後既昧於國際大勢而無法脫出英美之包圍，今於決戰之秋反自願為其芻狗，實為我所百思不解。實則重慶在此種決戰潮流中，其可能的收穫只是使長期戰中的中國遭到分裂的危險而已，此不得不使我人深加思討者三。

第二，渝方為何不肯斷然與國府合流，或與日本直接停戰呢？此中主因，昧於外交大勢其一，故蔣氏自始即認定民主協約國家之必勝。因此在最近所開召的渝方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時，猶以戰後一年實施憲政相欺騙。由於此一因素，渝方決不再會對日停戰了。可是我們想，蔣氏此種僅着目在中國一國的見地，在毫無國防實力的中國實為危險。在今後的時代，一國苟無大國防制度，其國家之存在實成問題，我們如觀於此次戰爭或已即可獲此教訓。客觀地說，日本實乃東亞唯一的國防力，中國如能真誠對日合作，則此一國防力自更能倍增。蔣氏如僅憑一己薄弱的軍力，妄圖巧借他人力量來擊毀日本，這何異自毀其東亞之國防？況世界壁壘之劃分原無定準，僅看一國國防力之如何為斷。我們須知德

蘇固曾一度締約合作，美蘇亦曾以芬蘭問題一度交惡，今日如僅以現狀來評量世界，是否不為他人所竊笑，此為我人不得不慎防者一。或謂渝方對日妥協的僵局，乃在於已成事實的作梗。渝方不僅敵視滿洲國，且更有改變日本帝國現狀的惡意企圖，故不容再啓寧渝合流之事機。關於此點，要亦為渝方人士在國家偏見下所昧於東亞大勢之結果。我們試想一想，日軍既攻克了緬甸與菲律賓，現在為什麼還要允許其獨立呢

致，此為吾人不得不慎防者二。又有人說：自國府遷都以後，對於中日合作的事實未能滿意，渝方親於此種情勢乃裹足不前。這個原因在忠於大東亞前途的人看起來，未始非為一個理由。然而這種情形，要為未能形成革命實體所致。大東亞戰爭雖具革命的性格，但迄今未能確立共榮革命的鐵律，實為其唯一脆弱所在。此時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大家都應在大東亞共榮鐵則之下，互相平等合作，在原則上固已毫不成問題。可是在事實上却也不能無問題，只要具有中日合作經驗的人，他們誰都不能否認此種實況。然而在此大東亞對華實施新政策中，日方現地當局業已三令五申，日僑不能以一己之私利為前提，而須顧及大東亞共榮之福利，即已明示今後進步的趨向。我們希望此種趨向，能繼續光大，則革命鐵律之形成庶幾有待，而渝方倔強的最後一因自能解消，是為我人不得不慎防者三。

青年之成敗

丁福保

青年之成功之條件

- (一) 讀書認真。
- (二) 作事勤謹。
- (三) 語言誠實可靠。
- (四) 衣食住三項，力崇儉樸，不慕奢華。小至燈火、車費、紙筆、等日用瑣事無一不竭力節省。故每月有款儲蓄。
- (五) 不喜入游戲場。
- (六) 不犯嫖賭烟酒，故早起早眠，內外事務，件件整理。
- (七) 待人寬厚，律已嚴刻。
- (八) 遠損友、近益友。所謂益友者，具有七項美德之人。
- (九) 專心一種職業，不想得意外之財。
- (十) 不輕易借債，且盡力補助友人成功各項事業。

青年失敗之條件

- (一) 讀書不認真，且輕視用功之同學。
- (二) 作事懶惰而荒唐。
- (三) 語言不誠實，喜玩小聰明。
- (四) 衣食住三項，力求奢華，鄙視儉樸，開支日益浩大，每月消耗甚鉅。
- (五) 喜入游戲場。
- (六) 嫖賭烟酒，或犯一二種，或四種全犯，故晨昏顛倒，內外事務，一場糊塗。
- (七) 自己之享用極豐，待他人則極刻薄。
- (八) 遠益友，近損友，所謂損友者，具有前七項惡德之人。
- (九) 無一定之職業，屢易毫無經驗之商業，故每次必遭失敗。
- (十) 輕易借債，實座償還，變為失業流氓。

且拿泰國來說，即使日本以其目前的力量來迫使成爲附庸固亦非無可能，可是却爲什麼還要把它戰爭的收獲來允許其收回過去的失地呢？所以渝方這種見解，實漠視此時日本對東亞所推行全面的道義外交所致。我們深信苟在對東亞戰爭爆發之初，渝方即能斷然對日棄嫌修好的，恐今日中國之形勢業已好轉，至少此時日本對華所實行之新政策，必將更較爲有力而發生普遍之實效。由此而觀，當知所謂寧渝合流與中日全面停戰，其根本失敗的原因完全乃由渝方無勇氣所

種害羣之馬，當目爲東亞之公敵。日本於最近東條首相的議會演說中，已提出對華條約的修改問題，我們深盼重慶當局應當珍視這個機會，勿再以英美尾閭自居，而爲真正的獨立與自強而奮鬥。同時日本方面，亦應速即確立民族共榮之鐵律，普示平等合作之精神，始能獲取整個中國五億人民之真心合作。我們重視這五億人民，因爲他們在東亞全境十一億人民中幾已佔有半數，其人心之向背當然將影響及決戰中的人和因素。

今日的時代，是一個被處於光明與黑暗中間的鬥爭時代。由於大東亞戰爭之啓示，亞洲人民之具有共同運命的感覺，已完全證實了。所謂渝方只是中國的一部，它決不能自認爲例外。無論寧渝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漠視整個中國的國家利益，它已成爲東亞解放的支柱。如有背棄東亞危害我國國家利益者，無論何國人民皆應被視爲叛徒。我們對於此



全體主義與東方文化（上）

吳宗保

這一次的世界戰爭，不但在形體上牽一髮而動大局，抑且是根本的世界之改造。兩種思潮，兩種主義，相遇相剋而釀成且及數年，長明消耗之宿命的文化戰或總力戰，這大概是無可避免的吧。因為這麼歷史演進之自然趨勢，由個人自由主義轉變到共存共榮的全體主義，新秩序必能代替舊秩序；而產生於全體主義文化之世界新秩序，乃是從道義精神出發之和平的秩序；所以，如果說，這次戰爭是世界人類最後一次的浩劫，亦無不當。

友
為主義而鬥爭的文化戰，自然需要全體國民的奮鬥，直至肅清英美功利思想而後止，這就是「總力參戰」的理由和註解；而「總力參戰」又不僅指某一國家或民族，還需要集中各個單位的力量，融於一爐而冶之。換句話說，凡是反侵略的國家或民族，不但要各自努力，尤其要共同協力，先以共同的理念，結成共同的陣營，再以共同的實力，貫徹共同的主張；本於共同的命運，存着共同的期待，走向共同的途徑，創設共同的文化，此即全體主義的新文化，而為樹立世界新秩序的基礎。

此以後，世界上只有一種文化，一個秩序。文化不是隨便可以更改的，主義也不是人人得而主張的，文化是適應環境隨着時代而轉換，實為客觀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經濟的形態不變，思想自然不變，主義也就無法可變。現在的客觀經濟發展，不復與個人自由主義的機構相配合，於是需求一個集中形態的全體主義的體制，這並不是人的主觀意識，而是歷史演進的必然傾向。但客觀的經濟條件，不僅要求集中的政治形態，並且要求改變其本質；雖然需要集權的「強力政治」，但是反對個人或階級的「獨裁」，全體主義是倫理的，非做到內心的改造不可，決不是宗教，神權和法律所能為力；故所以實現全體主義，必以道義精神為其基礎，而道義精神乃是東方文化所固有，也就是東方文化的優點。西洋偏於物質之進步，所以個人主義很發達，如欲實行全體主義，自必改絃易轍，以東方道義精神補救西洋物質文明之缺憾，這便是全體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連繫，而為本文所欲討論者。

從今後文化之交流與合一說起，全體主義之世界性與一元性，說明「全體」二字，係以全世界人類之福祉為大前提，蓋個人之利益與自由，必於一國之全體中求之，而民族之解放與繁榮，又必於世界之全體中得之。個人主義之偽的自由觀念，已經鑄成大錯；全體主義為欲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故必排除自私的國家觀念，與取締非義的侵略政策，愛我必先愛人，利人始能利己，此種透達而且光明的和平理念，實在亦為時代的產物，到了今日之時代，才有今日之思想，除掉經濟發展的關係，還有交通發達，亦為促成文化合流之全體主義的一大因素，甚為顯然。現在是人類發展史的一個劃期的大轉捩點，亦為為名符其實，真正合一的整個世界史的紀元，猶非十八世紀以個人主義代替封建制度可比，那是限於歐洲文化的波動，雖然它能影響到世界。在東西交通阻隔以前，雖在同一天地之間，却有多少不同的世界。大體上西洋是一個世界，東方又是一個世界，西洋有西洋的歷史，東方有東方的歷史。那時候所謂世界，不過是世界的角；所謂歷史，不過是世界史的一部份。因為縱的方面，並不是並駕齊驅，一致前進，而是各種程度，緩速不齊。所以橫的方面，各個國家民族之間，也就有了唯物與唯心之分；西洋有西洋的文明，東方有東方的文化，西洋有西洋的路線，東方有東方的系統，

彼此愈去愈遠，形成兩種社會。假使從前也和現在一樣，只有一個世界，只有一個世界史，那末，雖不能說東西的文化，性質完全相同，速率完全相等，但相差必不甚多，決無「王道」與「霸道」之別。即功利思想不會成為西洋文化的特色，而道義精神也不會成為東方文化的私產，這是可以斷言的。產業革命促進個人主義之成長，而個人主義支配了整個的歐洲，並且伸長到全世界，故自產業革命以後，個人主義文化已經跟着交通而拓展，雖未能統一世界之文化，但其勢力膨脹，已經克服其他民族，或使其同化，漸使世界上性質不同，程度參差的各種文化，由繁複而趨於簡素，連亞洲都受個人主義文化之支配，變了原來的形態。不過，東方民族仍保有其傳統的道義精神，如日本雖追蹤歐美，物質進步，但不放棄固有之文化，僅以吸收物質文明為原則。然則個人主義的文化，一方面確已造成宰割世界之舊秩序，他方面並未能收統一世界文化之效。舊秩序雖已具有相當悠久之歷史，但未能消滅東方文化之固有精神；這種侵略思想的功利主義，事實上也不能把握全體的人心，受到大眾的愛護。而且由於各國歷史的個別系統，以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能，雖在個人主義的統制之下，依然派別紛歧，各樹一幟，各為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文化。所以，直到戰爭爆發，個人主義只不過是英美等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武器；而且遭逢大多數人類的碎擊，正在崩潰之中。歷史是前進的

文

友

，有金融資本之畸形發展，即有高度集中的必然傾向。十九世紀是個人主義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則不然，交通已臻完備，彼此接觸頻繁，特別是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日漸密切，匪特要求國內機構的劃一，抑且要求國際體系的統一。現在只有一個世界，一個歷史，歷史到了真是世界史的現階段，整個世界要求整個的共同文化。因為有了全體性的共同文化，才能實現人類全體的利益，然後和平相處，共存共榮。全體主義便是統一全國進而統一世界的新文化的中心思想，足見全體主義是一元的，全面的，而且是公平的，均等的，無論如何，必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原則，亦唯有和平的東方文化，才能普及於人類之全體，成為永久的世界共同的文化。

經過個人自由主義的猖獗，橫的方面，世界上只有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的分野。本來文化就沒有質的差異，僅有程度的差異。可是偏於物質的結果，就會形成霸道的文化，當然和東方的王道文化，判若二物。霸道的文化是個人主義，王道的文化便是全體主義。縱的歷史方面，現在也是由個人主義演進到全體主義，戰爭是個人主義的死滅，亦即全體主義之抬頭。目前的世界總力戰，雖非東方民族與西洋文化的鬥爭。代表西洋文化的個人主義，已經蔓延到東方，使東方民族深蒙其害。而代表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亦已傳播到西洋，使西洋民族化凶為吉。現在東方民族均已覺悟個人主義之非，西洋民族亦多體認全體

主義之是，所以這次戰爭是不分畛域的戰，應該以人為單位。但是事實上只有國家民族的組織，於是全世界分為兩大壁壘，不分國家之大小，民族之強弱，維持舊文化的站在一邊，擁護新文化的站在一邊，一邊要打破舊秩序，一邊要阻止新秩序，因而東亞軸心和德義軸心聯合起來，英美集團和蘇俄集團也聯合起來，雖中日打了三年的仗，還是棄嫌修好；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為冰炭，也能臨時合作。這都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國家集團行動，尤足以指出世界歷史之綜合化以及今後文化之共同性。個人主義代表個人或階級的利益，顯然是分裂的東西，目前的反軸心國家羣，不過基於利害而聯合。而全體主義則為基於東方文化之道義的團結，現已結成不可分的文化紐帶，將來之文化交流，殆無疑問。因為全體主義產生於東方的文化，故能同生共死，緊密提攜，對於轉變秩序的世界戰爭，操有必勝之券。反之，如果沒有東方的道義精神，便不得謂之全體主義，或是相等於個人主義的另一種的全體主義，那就不能斷定勝利之誰屬；即或倖而致勝，倘未根絕個人主義，仍不能担保永久之和平，此所以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之世界大戰，不是最後的一次，二十年後又有這一次的總力戰或文化戰。歷史要求文化之改變，故新舊秩序之戰爭如不可避免之悲劇，但必真為主義而戰，才是有意義的鬥爭。顧名思義，文化戰不是單純的武力戰，非以全民的總力去重建文化，

改變社會，不足以完成使命，適應時代。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的區別，就是「霸道」與「王道」，也就是西洋文明與東方文化。因而戰爭的目的和結果，與其說是以全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毋寧說是以東方文化代替西洋文化。雖然全體主義不是東方文化的復古，而且還要擷取西洋物質之精華，但若離開東方文化而談全體主義，簡直是捨其本而逐其末。全體主義僅是一個學術的名詞，而東方文化才是基本的內容，所以改造世界秩序的全體主義，一定要是「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

過去三百年間，尤其是近一世紀以來，雖仍各有各的主義，各有各的文化，但是世界多數的人類，都在個人主義的舊秩序的統制之下，失其真正的自由。就是說，西洋的物質文明克服了東方的精神文明，驅使人類走上欺詐，鬥爭，失業，恐慌，飢饉，混亂的途徑，直到這次戰爭爆發為止。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現在到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正在離開人類發展史的「發明時代」而邁進於「企劃時代」的征程，即由原來無計劃，不平等的功利世界走向有計劃，真自由的道義世界。只有少數特權階級和

不良份子，仍留戀於個人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徘徊於寡頭政治與無產階級之前，它們自有其依依不捨之理由，不能不傾其殘餘的勢力，以圖維持損人利己的舊秩序，而作最後共同的掙扎。可是大多數的人類，皆期待着和平理念的全體主義的新秩序，就是說，目前是需要

以東方的道義精神去征服西洋的功利思想。全體主義即是東方固有文化的昂揚，亦即東方道義精神的光大，被西洋霸道文化壓倒，但是未能消滅的東方文化現在適應時代之需求，自然而然地復興起來。當然不是限於東方民族的範疇，連西洋也包括在內。東方文化將為世界的文化，而全體主義之共同性，尤為昭然若揭。如果說過去是個人主義的社會，今後即將變為全體主義的社會。所不同者，個人主義勢力之所及，就是英美侵略勢力之所及；或是，英美侵略勢力之所及，即是個人主義勢力之所及。個人主義的文化，完全要用政治乃至軍事或經濟力量去推動的。反之，全體主義是一種內在的感召，每一個受了東方道義精神浸潤的民族，會自動地實行全體主義，不一定要東方民族去推動和指導，全體主義就會普及於世界，這才是真正的全體主義文化的社會。事實上個人主義文化並未成為世界共同的文化，而全體主義文化乃是世界人類一致之要求。道義精神雖非東方所獨佔，但是歷史上西洋是功利思想的傳統。由於東方文化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根本理念，絕對沒有「仇恨」的心理，而是一視同仁的觀念。西洋如能接受東方的精神文明，自為東方民族所歡迎。德義等西洋的軸心國家，現已實行全體主義，立刻就是我們的伙伴，與我們協力建設新秩序，這秩序便是以東方文化為基礎，但是由東方和西洋的民族共同創立的

新秩序。因為西洋文化是功利思想，所

新秩序。因為西洋文化是功利思想，所

以在精神上向來是分裂的，東方文化是和平理念，所以在精神上向來是統一的。從世界舊秩序走向世界新秩序，就是由分裂的世界進入統一的世界。所謂統一，當然是理念的統一，主義的統一，也就是文化的統一。須知世界的文化，從來未統一過，而理想中之大同盛世，去實現之尚遠。目前是歷史轉到「企劃時代」的交叉點，亦即世界到了統一文化的新紀元。唯有推行全體主義，方能統一世界文化，這便是此次思想戰的動機，又為總力參戰的因素。

東西文化之對照，自古即有唯物與唯心的差異。先由程度的差異演變為實質的差異。西洋自古羅馬帝國起，向來以專制的手段，壓迫全體的人民。故形體上雖然有過統一，但是精神上却都如一盤散沙，隨着時代的前進，人民不斷地要求自由。由君權神授而宗教統治而封建政策，直至近代的民主自由，代議制度，不過是權力的移轉，階級的遞嬗，以及財產所有權的讓渡，自君主而教皇而貴族，僧侶，大地主，資本家與大商人之輪迴當道而已。換來換去，還跳不出功利主義的圈子，只有科學發達，變本加厲，宰割世界，以迄於今。反觀東方的國家民族，舉中國為例，文化雖進步遲緩，而正因其阻滯，尚未達到個人主義的階段，物質文明雖隨着洋槍大砲以俱來，但是功利思想，儘能麻醉一部份的人心，破壞原來的現狀，却未能消滅我們的道義精神，仍保有固有之文化。西洋的物質文明，已經發展到最高峯，而中國尚停在原處，無大變化。中國文化之停滯不前，有其弊亦有其利。中國因物質進步遲緩而得保有其固有文化，未成個人主義的國家，這就是弊中之利。

中國之每况愈下，雖是偏於道義精神所致，尤其是因為受了西洋功利思想之毒質，使文化受其影響。連固有之道義精神都趨於衰微了。試看日本之欣欣向榮，固由於物質進步，不讓歐美，實仍由於東方道義精神之故。日本保持固有之東方文化，又能吸收西洋之物質文明，故非中國可比，且駕乎歐美之上。英美等西洋民族，偏於物質文明，走向個人主義，於是不能免於今日之死滅。中國偏於精神文明，又受個人主義勢力之蹂躪，故不能跟上時代，而有百年來之慘痛。偏於精神或偏於物質都不是健全的文化。全體主義雖以東方文化為中心，但亦並非東方文化之復古，更不是要西洋民族，放棄科學，捨己從人，鄙物質而談道義。全體主義乃是融冶東西文明，匯合世界潮流，當然以東方文化之道義精神為基礎，同時，也擷取西洋物質之精華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這種文化一定以東方為起源，然後傳播到西洋，最後普及於世界，所以，世界之和平必以東方之和平為契機，而東亞新秩序實為世界秩序之楷模。中日兩國現正努力於東亞之再建，亦即從事於文化之創新，中日團結之日臻親密，加緊提攜，可以說是共存共榮的象徵，也就是全體主義的表現。中日都是以東方文化為基礎的全體主義的國家，自不難通力合作，實現和平。觀於日本最近之交還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完全反乎英美的手段，亟欲促成中國之獨立自由，俾能有力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使東亞民族各得其所。這就是真正的全體主義的精神，也就是固有的東方文化的特點。我們生存在一個世界以內，應該有一個，也只有實現全體主義，方能確立和平，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管 理 事 業

- 百貨店 惠羅公司
- 百貨店 福利公司
- 洋家具製造 美藝公司
- 室內裝飾
- 地毯清洗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 家具保管

組 合 員 店

一般移輸出入

- 株式會社 大丸 上海廣東路十七號共榮大樓三階
- 株式會社 高島屋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六號
- 株式會社 松坂屋 上海新康路三號美倫大樓
- 株式會社 白木實業公司 上海吳淞路四百八十六號

出版文化質的改善

方 濟

出版文化在兩年以前頗為沉寂，當時上海還在惡勢力的籠罩下，刊物風消雲散，只剩下兩個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在支持文壇。其後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惡勢力被肅清；而積極方面，出版文化又有官方出而支持，新的刊物就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出版文化頓呈中興氣象。時至今日，上海出版文化已經達到燦爛時期，各式各樣的刊物，五光十色地在報攤上陳列着。以其銷行區域和刊物的數量作比較，上海出版物不可稱為不多。出版文化在量的方面，尤其是處在今日的物質條件之下，已經足使對中國文化素來不存奢望的人們滿意。

然而今日之應提出的，是出版文化的質的問題。好久以來，一般批評家對於今日刊物上流行的「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的作品，早已「嘖有煩言」而最近大大小小的許多刊物，也或多或少地提到「如何推進出版文化」問題，其間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然不論各家論據如何，有一點却是各人共通的意見：即當前出版物在質的方面非常貧乏。「目前沒有好的作家」，「現在沒有好的

作品」，成了大家一致的嘆息聲。因此所謂「推進出版文化」，應專指出版文化質的方面的改善而言。

事實上，批評家們決不是在作着無病呻吟，今日一般刊物上庸俗作品的充斥，不僅使批評家為之皺眉，也令讀者對之生出了無限的厭棄。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在一度死亡之後，又復借屍還魂，顯出了比以前更猖獗的姿勢，在文壇上耀武揚威；迎合低級趣味的色情文學，也如細菌一般地在各種出版物上大量地加速繁殖；另一方面，以新的「才子佳人」為內容的作品，也源源不絕地從一般「洋場才子」的筆鋒下產生出來；於是處於重重包圍下的少數優良作品，為之黯然失去了光芒。具有如此內容的今日的出版文化，還能夠不為之窒息而死亡，真算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今日批評家的責任，決不止于搖頭嘆息，對於這個「外實內虛」的病人，他們不但應該指出他的「腫臉」並非「胖子」，並且還要說明其「內虛」的原因，開出藥方來，使這病人照方服用，轉弱為強，變為健康的人。

筆者並非批評家，也不敢自擯身于批評家之列，只不過是許多關心中國出版文化的中國國民當中的一人，為了愛護中國出版文化的緣故，才藉這篇文章來貢獻一點意見。高明的人也許「鄙之無甚高論」，然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揣冒昧，寫下陋見。

今日出版文化內容貧乏的原因，據筆者私見，約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崇拜偶像者；二曰忽略翻譯；三曰缺乏批評。茲將此三端分論于下：

(一) 崇拜偶像 偶像云者，成名作家也。自讀者以至編者，大抵都有這麼一個成見：凡是成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好的，無名作家的文章自然都應歸入不好之列。這一種成見真是「由來遠矣」，而「于今為烈」。蓋自上海「受戰火的洗劫」之後，一向集中在上海的成名作家即分散四方，在上海所剩下一碩果僅存」的幾個都被編者視為寶物，只要肯寫，文章不愁沒有發表的地方。略有名氣的幾個不大不小的作家，也為各刊物編者所爭相羅致。結果在許多刊物上，登來登去的全是幾個知名作家的作品，有的刊物更將幾個知名作家的大名刊登在卷首，稱為「本刊經常撰稿者」以資號召，其情形有如京戲之注重「頭牌」。這一點雖曰「未可厚非」，然而編者崇拜偶像的心理，昭然若揭。

成名作家的作品，技巧比較純熟，表現方法更為優良，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然而「內容決定形式」，為一定不易

之論，一篇作品之美好與否，純由內容決定，形式不過在其已成美術品之後，再加上一分兩分而已。反之，沒有內容的作品，即使硬替牠裝上良好的形式，也不過是醜婦學做媚眼，令人生厭。所謂技巧及表現方法，都屬於形式方面，是可以學習得來的。而作品的內容，純然取決于作者生活經驗之豐富與否；而生活經驗則由時間經過累積而成，沒有隨時增加的可能性，上海今日幾個成名

作家的情形，是以有限的生活經驗，源源不絕的作無限量的生產，其作品那裏能夠「字字珠玉」呢？大凡懷有特長的人，都不肯輕于表演，為的是恐怕一旦失手，得不到素來可預期的成功，會有損于他的盛名。而且熟則生厭，是人之常情，一個作家如果只講求量的增加，

不管質的優良與否，結果成了粗製濫造，即使是成名作家的作品，也會漸漸的在讀者中間失去信仰。試看古今來不朽作家的作品的數量是怎樣的呢？荷馬只有「奧特賽」，「伊里亞特」，但丁只有「神曲」，莎士比亞也不過只有幾部劇本而已。「多產」並非不好，「粗製」才是毛病。今日上海少數出名作家之沒有「傑作」產生，便是受「粗製濫造」毛病之賜；同時連帶到出版文化在質的方面患了貧血症，其責任是應該由崇拜偶像的編者及讀者來負責的，因為成名作家之「粗製濫造」，是他們所助成的。

崇拜偶像的另一種姿勢，是近來文壇上大量出現的回憶「舊時」成名作家的

的。

作品。中國的成名作家，有些作了古人，少數留在上海，大部份分散各方。在上海的幾位成了「紅人」，作品可說如「過江之鱗」；然而還不能滿足上海人的偶像崇拜慾，於是幾千里外的偶像都捧了出來，「憶茅盾」，……之類的文章，接二連三的發表。考其用意，一則因這些被回憶的「偶像」，都沒有在上海發表文章的可能，記他一記，雖則「望梅止渴」，到底也略可滿足一部分讀者的偶像崇拜慾；二則，據筆者私意，還可如「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表明自己與該「偶像」如何熟悉，曾經如何參與其一切活動，藉以提高自己的身份。

這種為名人作起居注的文章，一向僅在小報上發表的，現在居然擴展到大多數刊物上，也可見得今日上海文化界所患的偶像崇拜病，深到如何程度。

染上這種病的原因，是上海今日的文化人沒有認清時代。

中國今日的出版文化，已經走到了這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即以上海為其代表的華中文化，如中國其餘各地——華北，華南，西北，西南（重慶）——完全隔離，走上獨立生長的大道，既不受其餘各地文化的影響，也不能如以前一樣地影響各地文化。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素稱文化沃土的海，較之其餘各地是更加充分的具有能夠獨立生長的可能性的，這種現象對於上海只屬「有利」而無害。將來中國統一建國完成的時候，五條分流的文化，必然歸併到華中文化巨流中來，而總匯為一。上

海今日文化人的任務，就在擴展這尚為小川的巨流，以為他日中國統一文化的基礎。

認清了這一點，則今日上海文化人不應再迷戀骸骨，不應再崇拜偶像，上海出版文化自有其光榮的時代使命，決非過去中國文化史上任何一時期所能比較。對於過去的作家及其文化，一個批評家說得好：

「……在轉變迅速的社會裏，那會影響了某一個時期的作家以及他的作品，無論在落生時是有着怎樣的力量，但不久就要被一般讀者們遺忘了，當時他的叫喊，在他的時代中所招起的回響，後一代的人看來，將成為不可解說的謎了！」（韓侍桁：文學評論集）

這一段話不僅適用於左翼作家們的「口號文學」，也適用於「創造社」一派的浪漫主義文學，以至新文化在啓蒙時期的一切幼稚而無價值的作品。

即使少數舊作家的作品，——例如魯迅先生的小說——具有不朽的價值，我們也不應該守在魯迅先生的墓前嘆息及讚美，郭沫若對魯迅先生時說得好：「魯迅之前，從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這句話不僅說明了魯迅先生的不朽，同時還指示我們崇拜英雄所應具有的正當態度：應該以魯迅先生為模範，踏過這英雄的屍體前進，創造出無數如魯迅先生般的戰士；不應該無聊地哀哭，嘆息，或毫無補益地發出些褒獎之詞。因此，「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想改

善出版文化，還須要編者讀者拋棄偶像崇拜的觀念。有人也許要說：「沒有了老作家，文壇豈不是空無一物了嗎？出版文化的內容豈不更糟？」

這是誤解了「不崇拜偶像」的意義；對於老作家，我們應該鼓勵他們努力於質的改進，不要迫他們大量生產，走向庸俗之路。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將新的血液——新進作家——注射進文壇，只有擴大作者羣，容納新作家，獎勵和指導他們寫作，出版文化質的改善才有可能。一切老作家以前都是新作家，現在的新作家也正在向成名的路上走，誰敢武斷說新進作家沒有好作品？如果死死抱住幾個偶像不放，出版文化是會窒息而死的。

（一）忽略翻譯

從前有人——好像是吳稚老——說過：「中國要談文化，須先做十年翻譯工夫」（大意如此）；最近張資平先生也說：「要談文學，先要研究三年歐西文學」（中華日報副刊）。諸如此類的呼聲，已經不知喊了多久，而翻譯工作始終沒有人來做。

要提拔新作家，先須在這國度裏，有供他們學習的標本，有可供他們飽腹的精神糧食，否則無論如何獎掖兼提拔，新進作家是好不起來的。而今日出版文化的內容如何呢？翻譯可說是絕跡不見，所有的是創作，創作，及創作！創作當中，尤以短篇小說及散文佔最多，充分地表現了中國人喜歡「走捷徑」的性

格。這種現象也是「自昔已然，于今為烈」，遠在民國十七年時，東亞病夫會孟樸便觀察到這種不良的現象，當時他會分析其原因，說：

「為什麼成這種現象？我想不外乎兩種原因。一種是懶惰，一種是欲速。我們來做文學事業的，大半是聰明的青年人。聰明人總喜歡做點乖巧的勾當，決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們見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用力小而成功易，又適應潮流，自然羣趨一途，何必戴石串戲？等到這種試驗，得了些小名，已經有人如帝如天來捧場，自覺在這新國土裏已操了盛權，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祇想保持尊嚴，享用香火，誰還肯冒險圖功，自尋煩惱？這便是懶惰……」（胡適文存三集卷八）

今日出版文化的情形，又何嘗不是如此？大部分的作者都鑽在散文，短篇小說的圈子裏，不肯下一點苦工，為中國出版文化做一點真工夫，曾孟樸先生十幾年前的說話，也好像針對目前現象而發，足見中國文化界不長進的情形了。

目前我們的文化園地是荒蕪的，裏邊沒有參天的喬木，沒有長壽的松柏，沒有奇花異卉；有的是隨風而逝的蒲公英，艷色而味臭的花朵，更有的是含有毒素的罌粟花，和一些雜草，如是而已。出版文化想在質的方面改善，必須進行移植工作——翻譯，將世界不朽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使喬木得在這荒蕪的園地裏生長，不讓雜花野草佔據了這

片土地。我們並不蔑視創作，然而創作不能自天而降，一個作家在未能創作之前，必須先事模仿和學習，惟有世界不朽著作，是模仿和學習最好的範本，是創作的源泉。未能立行的小孩，決不可先學跑。寧可暫時沒有創作，不可一時沒有翻譯。因為翻譯能培植新作家，替他們開闢一條大路；創作則使新作家在死巷裏徘徊。要中國的文化園地能夠產生良好的樹木，必須自翻譯起始。

有人說過：「移植外國文學，如同把旁人家的火爐裏的火移到我們自己的火爐裏燃燒一般。」讓我們現在開始把十餘年來未能成功的偉業——翻譯——加以完成，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火爐裏也發出炎炎的光和熱出來！

(三) 缺乏批評 中國的出版文化像是命中註定不幸似的，啓蒙明後，是幼稚時期，幼稚時期過後，又是另外一個幼稚時期。每在一次變動，沉澱在水底下的渣滓總要反上來翻一個身，于

是我們驚奇了：爲什麼「鴛鴦蝴蝶」，「才子佳人」的作品像是死不盡打不倒似的，隔了相當時期總要來一次露面？

其中原因，一來因這類作品內容空無一物，「現實完全隔絕，在任何一個時期中都「適于生存」；二來因爲中國普通讀者的文學素養程度不夠，鴛鴦蝴蝶的作品較之新文藝作品更易使讀者接受；三來則因文壇缺少「自警團」式的批評家，未能將這批貨色像清除作品似的掃除。結果使中國出版文化永遠停留在幼稚階段。

對於這種阻礙中國出版文化向上發展的障礙，唯一而有效的制裁方法是用筆桿來制服牠們。負起出征之責的應該是批評家。

批評家有兩種任務：
(一) 對讀者方面，批評家應該幫助讀者去研究某一篇作品，某一部書，或某一個作家，說明其作品的內容，技巧

優點，及其在藝術上所處的地位；
(二) 對作者方面，批評家應該說明其作品的長處及短處，並指出其今後應走的途徑。

犀利的批評家，能夠影響作者的寫作傾向，能夠轉移一時代的風尚，能夠推進出版文化。

目前我們的文化界，除了一些專以捧場爲唯一任務的批評家之外，沒有真正的批評家，于是充滿在出版物上面的是：(一) 鴛鴦蝴蝶派作品；(二) 色情文學；(三) 幫閒文章。那因爲沒有執行清算任務的人，好的，醜的，有益的，有毒的作品，完全讓牠們並存着。結果造成了出版文化今日的質的貧弱。

現在清算的時期已經到臨了，批評文學應該建立起來，對於有毒的作品予以當頭棒喝宣佈牠們的末日；對於有希望的作家應予以獎勵，幫助他們走向成功之途；同時批評家並應負起介紹並批評外國文學的任務，以助從事翻譯工作的

學者。

關於出版文化質的改善，筆者已提出了三點，並詳述于上。至于實行起來，究應自何處着手呢？據筆者的私見，刊物的編輯，是文壇上無言的批評家，出版物內容的貧弱，應由編輯負最大部分責任，所以對出版文化作質的改善，必須從編輯着手。在未有的批評家之前，批評的責任應由一些本身不在被清算之列的編輯負責。假定每個編輯都拒登有毒或無聊的作品，屏絕偶像崇拜的成見，提拔新作家，並大量從事介紹外國文學工作，則欲對出版文化作質的改善，究有何難？



資本金五千萬元



華興商業銀行

各種公積金四千八百拾萬圓

總行 上海

分支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還元推進論

王鍾麟

一 緒言

依據史蹟的觀證，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戰亂轉向和平之前，皆在思想先產生一種新理論，新學說，以之爲前衛領導之，然後成立一種新體制之社會，這種任務是課負於當時學者及思想家之肩。現在吾人翻讀歷史時（上次大戰時），因未曾生在那個時代，所以並不怎樣感覺到切身之憂，故對當時這種立論導世之學者，雖表示一種欽仰之敬意，但終以爲是一種應該而當然如此的，自然而然而會產生的。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完全在歐洲，直接戰禍並未波及東方，所以這種立說導世之學者們的偉論，在我們簡單頭腦判斷是，大半出諸於歐美白色人種之學者，在當時東亞比較學術進步的日本，亦研究老學，莊學，不過趕快的把那種歐美新出版的學說書籍，先讀一讀很快的作一篇介紹論文，就把它翻譯出版，社會上一時咸認爲無上博學的先覺者，他自己亦自任以爲學者自居，應受人尊敬。因爲那時候代所賦予我們東方實在太好了之故。

這次世界大戰核心起於滌瀝遍及世界，結束之時期現尙遼遠無期，按共榮圈究有東西之分，當然東方的立說導世之學者，是不能期待於西洋的，而且過去所崇拜的老師（指西洋），亦大半過世，所存者已或老朽不堪，現時盛名於世的學者，亦差不多後輩之新進者，彼等皆針對現時種種作一個目標，日夜努力弗懈推究。筆者謹將所見草此篇文，力主還元與現代人相異，其乃基於：如自開市鎮出郊外，自郊外入平野，經平野至山脚，循此登山入密林達深谷時，由此始知「還元」兩字之奧妙。

一一 還元推進之意義

還元者歸根，推進者發展，似乎此二者持有相反之意義，但此所謂還元推進者並非兩相反之意義，實乃藉還元之力而推進之一個用也。還元之意義所包含甚廣，小則無內，外則無邊，其所由來之根源，自一身言則歸還於一身，自天地言則歸還於天地，自宇宙言則歸還於宇宙間，其根源究竟是什麼？據道學家之言：「則爲一點之真水，乃肉眼所不見的意識，不能觸到的一點生氣之實在

，似空非真空……」如道所言之真，佛所言：「無色聲香味」。儒家言：「至誠至善」。此即東洋特有之最高學理之精粹也，體得此者學者或曰聖道，或曰真，或曰如來，可以化凶爲吉，起死回生，生生不滅，太平時用之則能天下益太平，戰時用之則能快促天下太平，敗者用之則能轉敗爲勝，勝者用之則能勝利到底，夫聖者治天下，在戰時其心境與平時之心境與平時並無若何之差異，不過其用有正奇之分而已，是以其戰也謂之聖戰，要戰則戰，要和能和，沒有戰之不能和之拘束，此始謂之聖戰達戰也。

推進者發展也，如樹木枝葉之茂盛也。近代科學之新學之新發明是西學之特長也，可是祇知推進不知還元，則如血液不歸心臟，終至腐化而滅亡，飛機之發明家其身及家族被飛機炸死者，蓋因祇知推進不知還元之所致也。統一與調和是爲國學之特長，西學急趨前進住了失去統一與調和，此西學之缺點也，還元推進者是時顧慮統一和調和，俾臻作完美發展之謂也。

三 還元推進之實證

儒，道，釋之教修養之方法：有坐（坐禪），步（步罡踏斗），慎（慎獨）之分，其實同是取還元推進之實證也，佛祖入雪山，太公修崑崙，朱熹徹宵之巍坐，諸葛祭燈，大山朝旭日，則古今名將之還元推進也，項羽自盡烏江，強秦二代之滅亡，此皆反還元推進之例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之還元推進也。同盟會用黃帝紀元乃年號之還元推進法也，係文提倡恢復固有道德，民族地位始能提高，此乃民族主義之還元推進也，文藝復興之後而產生了產業革命則表現還元推進之力量強大一最著明證也。康有爲之變法自強未能成功，是由於整個國民還元氣力未足之所致也。一年四季之循環，天地之還元推進也，要之事無大小皆不例外於此理，吾人之窮理不擇，實自誤而不覺，如沉水入火自取毀亡，步蛾虫撲燈之後塵，此舉愚之極矣。

四 結論

道有挽回轉換之法，其意如北斗星所坐者凶，則其所指吉，如能挽回則可化凶爲吉，其義似簡而實爲深遠，但若教以還元推進，則能化凶爲吉起死回生，生生不滅之意存焉。試觀步罡按七星之方位，一足踏一星，以此吾人乃感覺天地宇宙，是一個大標準鐘，吾人則爲一小時鐘，時常要以大的標準鐘爲準，所以要時常注意到大標準鐘（即宇宙也）。老子曰：「無爲自化」，其意非主張消極退化，實乃還元推進之意也。更在黃庭經上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其意乃身靜極一陽發於腎中，用此工夫乃可發生不可思議之力量，克服一切之困難完成大業，所謂宇宙在乎萬物生乎身，此乃神機萬藏陰陽相勝之術也。適此建設東亞共榮之階段，東方學者正苦心於確立，而非完全模倣於西學，而獨創

天空轟炸問題之檢討

嚴 懋 德

在決戰階段的世界戰局之今日，各交戰國間，莫不赴以全力，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於是一切新式的戰術，舉凡在其能力可以實施者，莫不利用，縱使違反國際公法，甚至有背人道，亦在所不顧，觀乎近日英美反軸心國空軍，對於歐亞兩洲，正施行着有計劃野蠻瘋狂的猛烈轟炸，而其違反國際公法者實不勝枚舉，例如轟炸病院船，文化藝術歷史建築物以及到處轟炸無辜平民等，茲就航空國際公法上的立場，對於天空非法濫施轟炸，以及所許可的轟炸行為，究竟有何明文規定，加以約略的檢討，諒為讀者所樂聞！

查飛機的發明，至今尚不過三十餘年，自經第一次歐洲大戰時的大規模嘗試後，其進步始一日千里，到了目前，可說已登峯造極，成為戰爭中最敏捷的工具，所以說，空戰為陸、海戰的急先鋒，同時亦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由於空戰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因此關於空戰的國際法規也值得我們注意，空戰的效能宏大所予生命物質的損害均極嚴重，不但與前線戰鬥員的利害關係甚大，

且與普通所謂非戰鬥員的人民的安危關係，更形迫切，可知其在現代國際戰爭中所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空戰既所予人與物的損害程度，較諸陸海戰爭，更為嚴重，各國當局有鑒於斯，乃不得不製為法規，以資限制。不過，這關於航空的國際公法，尚在萌芽時期，成例不多，力量薄弱，尤為缺乏強制的力量，俾使各國遵守。

當然也得禁止；若敵國內的軍隊，兵營，武器，貯藏庫，是准許炮擊的，那麼從空中加以轟炸，當然也是認許，所以問題祇在於目標的如何，而不在于轟炸的方法，且陸戰法規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已有禁止轟炸無防守的都市民衆，即對於防守的都市的轟炸，亦須儘可能避免學校，寺院等的規定，依此規定，已足充分達到空中轟炸禁止宣言所欲達到的人道主義的目的。

法國雷諾爾代表的主張，就是在上次會議中主張永久禁止空中轟炸的俄國代表 Tcharykov 也表示贊成，因為它對於氣球，飛船等已有大量進步，因而也主張修改上次會議中的空中轟炸宣言，結果決定：「無防守或不包含有可以供敵人軍用的建築物，貯藏庫的都市，村落住宅或其他建築物，無論用任何手段，不得對之攻擊或轟炸，」其後又與義大利聯合，另提陸戰法規第二十五條的修正案，實際上已無形中將空中轟炸禁止宣言整個打消，其修正案的原文為：

「無防守之都市，村落，住宅或建築物，不得用大砲或用氣球及其他類似的新手段投下投射物或炸發物而為攻擊或轟炸；又當投下上述投射物或炸發物時，凡以前關於陸戰及海戰的砲擊限制，在可以適用於此新戰鬥手段的範圍內，非加以遵守不可。」

但法國雷諾爾代表乃提議不破壞陸戰法規第二十五條的原形，以達到俄義修正案，主張在第二十五條中插入「無論用任何手段，」而成為：「無防守的都

東方新鮮之學說，其整個完成之作業，非一朝一夕之能成功，設如決定幾個標準原則，悉先必決定一個方法論斷，而造成一種學風，開始由各部分研究着手，最後再綜合完成之，此蓋非不可能之事，譬如用比較研究法，在西方學法之理想，乃是以社會生活上之絕對的協同為理想，而實現無限完滿狀態為其最終目的，何謂協同？無統一不能協同，何謂完滿？無調和不能完滿也。

在我們東方古史上；有廣成子教黃帝之訓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一千二百年，我形未嘗衰」。以此吾人學術上可以採用守一處之巧妙述語，同時發見「守一處和」，不但為法學之理想，同時為吾人衛生上之理想，由此可知法學與醫學或其他之科學，皆可得到一個可以共通之原理，則吾人雖學西洋學問，亦不能完全倣之，以免為其缺陷所誤，此為吾人所主張還元推進結論之一也，更有一例：如西方國家學及財政學上曰：「國家已由個人的自由主義，變而為國家社會的福利主義，由法治主義變而為化育的主義，國家之目的既不僅在保護個人之生命財產及自由，則國家財政收支上之理論，自亦不得不生變化。」中所謂國家社會福利主義即化育主義，好似西方政治學上首創之發明，其實在中庸書上已有：「聖人贊

友 文

市，村落，住宅或建築物，無論用任何手段，不得對之攻擊或轟炸。」這裏所謂任何手段，自然包括着大砲轟炸與空中轟炸，換言之，即對於有防守的都市村落住宅及建築物，是可施行空中轟炸的，這個修正案獲得各國代表的贊同而通過了，可是其他比利時，瑞士諸小國，則主張空中轟炸應全部禁止，而英國更主張改五年明限至第三次海牙和平會議終了後為有效期間，可是待大會表決時，德法俄義等二十九國，均加拒絕，僅英美比等十五國簽字，所以它的拘束力祇及於少數批准的國家，對於大多的重要陸軍國家仍不適用，因而在前次歐洲大戰中，各國多不受這個規定的拘束，大家仍常濫施空中轟炸，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的極大慘劇。

在航空國際公法上最主要部份，厥為禁止濫施空中轟炸，因為空中轟炸威力最大，破壞力最強，不僅前線敵之軍隊或軍隊所佔領着的都市，建築物，工作場都有遭受轟炸的可能，連在敵之後方充滿非戰鬥員的都市等，也時時遭受轟炸的危險。所以反軸心國空軍對於歐亞各地正施行大規模的猛烈轟炸，死傷平民暨歷史上的紀念建築物，病院，病院船及房屋等財產無算，這種濫炸，當然不合國際公法，而且是違背人道主義的。

那末，在航空國際公法上所許可的轟炸行為，厥為對於軍事目標而發，換言之，即此種目標的一部或全部若被轟炸，而能予一己以軍事上的莫大利益，方

認為合法，按照一九〇七年海牙空戰法規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所規定，所謂軍事目標，係指軍隊，軍事建築物或軍械製造廠，軍用的交通與運輸路線，及陸戰動作區域附近的城市村落及建築物而言；對於這些軍事目標，是準許施以空中轟炸的。並禁止轟炸不近陸戰動作區域的都市，村落及住宅，即對上列軍事目標的轟炸，若殃及平民，也不應濫施；轟炸陸戰動作區域附近的都市，村落及建築，但須證明該處為軍事集中的重要地點，極力顧到轟炸對於平民所受的損害，於此可知，對於轟炸平民一點，則絕對禁止，此外空戰法規第二十五條，雖得規定轟炸設防城市時，但對於宗教，美術，科學，慈善，歷史等各項建築物，病院船，醫院以及難民聚集所，都應避免轟炸，不過有一點須注意的，即該處所同時也不能作軍事目的之用。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國際法學者由英美法義日五國各推代表兩名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在海牙開會，後又加入一國荷蘭的代表，成立空戰法規草案，對於禁止轟炸不設防城市及無辜平民，更有詳細具體的規定。該草案第二十二條規定：「禁止以威脅平民，或毀滅損害非軍事性質的私人財產或傷害戰鬥員為目的而濫施空中轟炸」，於此可知，

國際公法上對於戰時不設防城市以及平民生命財產等的保護，可說無微不至了。

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國際裁軍會議一般委員會更通過一項議案，即對於平民的轟炸，更嚴加防杜，懸為絕對禁止，且更希望各締約國彼此之間，應相約廢止空中轟炸，於此，我們可以說，在現行空中轟炸中至少要受到下列三種的限制：

(一) 絕對禁止對於平民及其財產濫施轟炸。

(二) 不設防的城市不得轟炸。

(三) 縱使轟炸設防城市，對於宗教技術藝術慈善用的房屋，歷史上的紀念建築物，病院，病院船，病者傷者收容所，苟敵人不利用於軍事，也務設法不使蒙受損害，並避免殃及平民。

時至今日，而弁髦國際公法，不顧人道主義，對於不設防城市，文化藝術歷史建築物，衛生機關等施行猛烈轟炸，致死傷平民暨毀滅財產無算，對於在軍事上絕少有所價值。須知造成這空前未有的歷史慘劇，或是再種了下一次更不幸之因而已！雖然國際公法上有所謂報復轟炸的合法手段「即國際公法上遇敵違反國際公法時，得以同種同程度的違法行為報復，可是這樣所造成的，又是「是」或「否」呢？（完）

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同參」。由此所謂社會福利主義，中國遠在幾千年前已經發明，同時所以明白一國之為政者，應為天地之補助機關，抱着如天地仁慈之心，幫助天地化育萬物，其功勞與天地同功，始可與天地並立共存，使化育主義名符其實，不可妄冒偽濫化育二字，隨人浮和雷同作吠猶虛傳之愚事，以為還元推進結論之二也。

由上述結論看來，吾人用東西兩學之比較研究方法，始可明瞭科學與科學之關係，俾可漸次達到科學的科學化之目的，產生適合東方之新科學促進東方學界，有新紀元之新文化，此乃吾人對於現代文化有所期待於實現的。

（筆者係國立上海大學教務長）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五十元至一百元。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四 戰術

「物競天擇」，達爾文氏在天演論中已申述生物遞變的基本法則。誠然，惟有能克服環境，利用環境者方能生存，發展，否則便只有沒落，敗滅。作爲生物之一人類中的共軍自亦不能例外。他得與一切非共黨的政敵以及軍隊相爭鬥，他必須設法打擊對方，同時保全自己。因此他得以他僅有的武裝力量作戰。作戰不是一紙上談兵，必得基於現實環境及自體實況而慎重進行。一切方針，理想，須本於實地情形加以決定。「海市蜃樓」的幻想固應力避，「沙上建塔」亦所大忌。「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戰術的首要足洞曉敵情，審察自體。沒有一個指揮官在未能判斷敵情之前遽下決心，也沒有一個指揮官不度量自身力量而妄行處置。所以，共軍的戰術是與其自體實力相關聯，我們既已瞭解到他的素質、兵力、以及裝備等各方面的實況，（第二章各節）認清他的策略——基本運用原則，就不難進而探討立於實力基礎上而置於策略推動下的共軍的戰術——戰鬥法則。

謀實現政治目的指導軍事行動的方略。戰術呢，又是遂行戰略的一種手段，服從於戰略的要求而實施戰鬥的方術。共軍原先是沒有全般作戰計劃的。由於他「流寇型」的竄擾，軍事行動缺少中心方針，各地部隊依從所在地黨的決定進行戰鬥，因此只有各別的行動及直接的單純的現地作用，缺乏統一的廣大的戰略上價值。但後來部隊擴充了，地區擴張了，承受到十年來的經驗與教訓，（民國十五——二十四年）遂要求到分散各地的共軍底軍事行動的配合與統一，要求建立全軍的戰略，以一致的系統的行動向共同目標邁進。所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以及「副主席」周恩來的戰略與戰術——「南岳軍事會議」報告中，都曾大聲疾呼的號召各地游擊部隊要把「游擊戰」從戰術階段發展到戰略階段。即是說，游擊戰當得從那配屬的任務，能單獨的完成一定的使命。因而在游擊戰術之上，建立了運動戰、游擊戰綜合體的游擊戰術。

軍事力量來擴大政治影響，推進政治鬥爭，使戰鬥更爲有利與更有制勝把握。即在不斷的擾亂中打擊、疲困、顛倒對方使喪失對敵能力，同時鞏固與擴大自體，逐步消耗敵方與增進提高自身作戰力明於壓制敵方而爭取最後勝利。他的戰術便基於這一原則而因機制宜的加以充分發揮，執行著戰略所賦予的任務。共軍的戰略單位是旅級，（分區）有時也降低爲團級。戰術單位一般是連，（中隊，區游擊隊）必要時則增強至營。（大隊）戰鬥單位是班或小組，同時也是基本的戰鬥組合——戰鬥羣組成的核心。戰略任務通常由主力兵團担任，（實施運動戰）地方部隊只不過追隨其後相配合。（從事游擊戰）縣區級團隊僅起戰術上的作用，很少有積極的戰略上的成果。事實上，主力兵團多成團以上的結合與運用，地方部隊則恆以營，連爲單位散佈各地。性質既異，功能自殊，戰術上的運用亦隨之而略有區別。其最爲顯著的，便是地方部隊限於消極的牽掣，而把積極的打擊全委諸於主力兵團。因是地方部隊不必有猛烈的戰鬥，主力則須努力殲滅敵人。

一 一般原則

共軍的作戰，有利時則斷行攻擊，不勝則速退避。絕對把握主動地位與永保進攻姿態，從不陷於防禦情勢致蒙受打擊。每一個紅色指揮員都懂得把握情況，不失機宜，每能以疾風迅雷之機動，確立於積極攻擊的主動地位，更以迅速動作，實施有組織且計劃週密的戰鬥，充分發揮優勢之突擊力，務期於最短期間將敵方一鼓殲滅而獲取決定的勝利。他們常能出敵意表之外，突然急襲、遠道繞襲、化裝奇襲，乘敵方之不備而作猛烈果敢之攻擊，使敵方對之無所措手而獲偉大戰果。共軍認定，得地不足喜，失地不足悲，一意於「殺敵致果」，爭取最有利的時機，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務使強敵蒙受莫大之損害而潰敗，以期達成最後之勝利。左權（八路軍副參謀長）說過：「在強敵佔領地內，不應死守一地，徒遭無益之損害。對於優勢的敵人，惟有化整爲零，藉廣大羣衆之掩護，如魚隱於水；更以敏捷之行動，使敵難得我主力之所在，且可隨時隨地伺機襲擾。（論平地游擊戰）倘出於不意，遭遇敵方優勢兵力，爲所壓迫，難以脫身，則共軍「即以小部隊掩護，藉以牽掣，迷惑敵人，主力則迴旋打圈，使敵人失去目標。然後再以小部隊監視敵之行動及其企圖，並相機進援，以與敵糾纏、絞結、環繞，堅持原地鬥爭。惟須巧於利用地形，並出之以敏捷迅速之動作，力避對抗之局勢，以免自陷於困境」。（朱德論游擊戰）

「對極度分散之敵方部隊，則加以必要之痛擊。因倘置之不聞不問，則非但活動地區日見狹小，動作受有有限制，行動多所不便，且將來使敵得志，益形肆無忌憚，反增敵之士氣，沮喪本軍之兵心。蓋以敵所佔之點綫愈行綿延擴張，則游擊戰之運行以及根據地之確保亦均愈

形困難」。故共軍為振起民衆鬥爭情緒，奮發兵民勇敢精神，擴大勝利影響藉收政治效果，對於兵力分散，暴露弱點的敵方，常先行詳密偵察其配備及連絡，策劃必要之掩護以遮斷其援路，一舉壓倒而殲滅之。這因爲，敵方的點綫增加了，直接妨害到共軍的游擊，威脅到他的生存，必得採取必要的應付手段。其次是隨點綫之密布，正面廣大，敵方行動隨之頻繁，襲擊的機會亦隨之增加。但敵方兵力雖已分散，隣接部隊已較接近，故戰鬥時間又必得縮短。當然，如果敵方無後續部隊或援軍甚遠時，共軍仍是先以佯攻以勞困敵方，然後俟機出全力猛撲，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共軍又多施行獨立自主之分散作戰，大兵力不輕於集中使用。常將戰鬥方式配備爲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於正面誘敵而行側背進攻。對優勢之敵，雖殲滅困難然必須予以打擊時，則以不期之遭遇戰或在行軍或在休止中，乘其警戒疏忽時，以最短時間，集中火力而加以急襲，予敵以重大損害後則立即撤退。倘爲敵方包圍或爲敵方所箝制，共軍應付之方，常於內綫分散小部隊進行遊擊，以誘惑敵之主力；再以精銳部隊突出於敵之後方，衝其側背或重要據點，使敵首尾不能相應。此不但在解除敵方之威脅，打破險境，同時「反客爲主」，「反守爲攻」，爭取主動，制機之先使戰局有利於己方。又常藉高度之政治力強化內綫工作，以把握民心，俾得民衆之援助，如魚之於水，匪惟得以隱匿避免損害，並可借助其聲勢，發揮至大之威力。有時利用對方內部動搖份子作爲內應，一以瓦解，崩潰敵方陣營，且使本身得有更大之便利。這種工作，地方部隊之責任較重於主力。此外，縣區級團隊、並須實行獨立自主的單獨作戰，以與主力密切協力。同時推動各地民兵進行麻雀戰——驅之即去，甫離復來，經常襲擊，擾亂敵人，進行破壞及封鎖。

務使「兵民合一」，講求地方部隊之羣衆化，「持鎗則爲兵，棄鎗則爲民」，使敵方難以判斷何者爲兵，何者爲民，然後乘敵迷惑茫惘之際加以襲擊。

其次，準備週到，組織嚴密，及時間、準確，均爲戰鬥之基礎，不可稍有疏忽，須使戰鬥之組織性計劃性，適於意圖而與行動一致。舉凡敵之特長與弱點，及自我之優劣所在，均須澈底明瞭。故共軍於每到一地，無論環境若何，均慎密偵察各種情況，佈置警戒線及遠距離之偵察網，絕不稍有疏漏。對一任務未詳；既已發動，則決心不移。因此常能立於主動地位，出敵之意外，乘敵方之破綻，壓制敵人，制機之先而確保勝利。「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其論平地游擊戰一文中曾作如下的論列：「游擊部隊如常保持其鞏強之戰鬥精神及充足之實力，即未能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亦足使其在精神上感受威脅，實際上在

不戰之中已無形的達成牽掣，疲困敵人之消極作用。故當善於利用地形，看破時機，或出敵前，或附其背，或擾於左，或襲其右，奔突迂迴，飄忽馳驟，使敵無休息之暇豫，我則有奇襲之便利」。好勇鬥狠者每多浪費其精力，共軍是善於保全有生力量，靈活運用變化莫測的行動，期求從消極的抵抗予敵方以重大的打擊，然後再以低微的代價換取巨大的成果。爲欲立於不敗地位，故特注意於交通戰爭，常能敢行破壞道路，填埋溝壕，並於敵方修復之際，加以攻擊及破壞，使破壞與打擊密切配合，期收最大之效果。此項工作之進行，特別強調其計劃與組織，力求技術之向上，以求效能之增強與確保勝利之獲得。而當戰鬥之後，隨即檢討，承受經驗、教訓再作，嗣後準備。絕不因新勝而驕惰疏防，亦不以初敗即餒頹喪志。認定勝敗乃兵家常事，力避感情的衝動，以求理智的統制。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三三三：七

福民醫院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綜觀共軍作戰方術，一言以蔽之：動作敏捷，進退自如，不失時機，不陷敵計。至其各別策定時機，戰鬥部署，及實施要領，再為分述於后：

一 敵進則退，敵住則擾，敵散則擊，敵退則追

共軍為保全實力，對於敵方的進擊，力求退避。他深知對方有計劃的發動攻勢，初時極為犀利，勢難抵禦，縱竭力以相支持，或竟能擊退，而針鋒相對，亦必兩敗俱傷，蒙受慘重損失。故非有絕對把握，非在有利情況之下，不欲與敵方決勝負；專求消耗敵方實力，隨時隨地拂逆敵方之意圖，使不能按預定之計劃行事，在長期耗損中減削其力量，以確保本軍之處於優勢，隨軍散記中有賀龍的一段談話，他對游擊戰有着這樣的見解：「我們不裝裝，我們非常的珍惜我們寶貴的武裝力量，非到必要時決不任意浪費。我們不爭虛榮，當敵人企求決戰時偏不和他見面，讓他在自己瘋狂般的行動中消耗他的力量。在可能範圍內，儘量避免決戰，聽憑敵人怎樣搜尋、挑逗，我們始終是不理會，給他一個無影無蹤。這樣，敵人就會在焦急中精疲力倦而鬆懈下來；於是，我們的機會可就來了」。

從這可看出，共軍的退避不是敗退，也不是退讓，是一種打擊敵方的消極手段。雖外形似由於不敵而引退，實則全係轉換環境，山被動地位之不利局勢，極力向主動攻擊推移。故當強有力敵軍進逼之時，共軍常以各種方式避免戰鬥

，以免處於劣勢狀況之下而生不利之後果。共軍決不以蛋擊石，他如水一般的承受一切。當你投下了巨大的石塊，水即立刻飛起一陣浪花，水波向四周推移開去。可是，石塊終於是沉到水底下去，水面仍回復以前的平靜。

如新四軍與「八十九軍」之決戰。時「八十九軍」主力集結於海安曲塘姜堰在鹽運河之綫，其攻擊部署為：(一)「三十三師」經祖廟進出於加力搬經地區，由此向盧港，高明莊一帶搜索，集結於盧莊分界，續向黃橋挺進。(二)軍部率同「百十七師」，各保安旅團，經孫家莊，營溪，夏堡，古溪，進擊黃橋正面。(三)「獨立六旅」隨軍部至古溪以西即分途沿沿黃河北岸之錢家蕩東，西雁翎，樊家集，攻略黃橋側背。(四)稅警總團由姜堰曲塘經大倫莊運糧河向蔣垛，顧高鎮北新街推進，遮斷新四軍後路，期於一鼓殲滅。其各路之兵力均極雄厚，新四軍遠非其敵。此時新四軍倘如不能沉着，過早作戰，毫無疑問的難得倖免。當時召集於黃橋的作戰會議，陳毅(時為指揮官)在報告中即主張將主力迅速後撤，集結於黃橋附近待機決戰。或竟放棄黃橋，以擾困戰術與「八十九軍」相週旋。葉飛是共軍中的突擊名將，(現任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兼一旅旅長，時為挺進第一縱隊副司令執行司令職務)也認為「當暫避其鋒，以俟其敝」。最後由「副指揮」粟裕作結論，(現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蘇中區」司令，首創「待寇戰術」

，專長於在退却中進行攻擊)決定將兵力控置於兩翼，另以少數部隊牽掣阻撓八十九軍的進軍，藉節節抵抗以耗損其精力，滯留其行動，使不能適如意圖前進。同時不斷以前哨戰將八十九軍主力吸引，誘致於如黃公路之綫，使其行軍方向與後方連絡綫成四十五度角之偏斜。結果情勢逆轉，由海安進抵黃橋，本可朝發夕至，八十九軍竟為新四軍誘敵部隊牽掣，滯留至一週之久；待抵達黃橋當面，已成強弩之末。八十九軍未能及時擊破新四軍主力，將聲勢方張之銳氣全埋沒於搜索戒備之中，待後反在有利於新四軍的時機與地區為新四軍所擊潰。又如此次江南發動清鄉，新四軍的江南部隊及工作人員，就紛紛轉移到蘇北。待軍事行動告一段落，清鄉部隊他移，又復乘隙渡江竄入。陳毅的軍部原本在鹽城海邊的，在鹽阜大掃蕩中就移設洪澤湖附近。目前各地共軍的應付掃蕩，清鄉，「中共中央」曾訓示各部：「避免正面戰鬥，以退避來保全力量，俾作不斷的持續的鬥。敵方兵力的集結於某一地區是不能持久的，對於這種非常態的一時優勢不必憂慮。靜以觀變，一定的，他找不到戰鬥目標惟有退回。同時，敵方的兵力不是無限，他增強了這一地區的兵力，其他方面就顯得單薄。當然，那里也就更適宜於我們的活動。因此，對方注視的地方避開，不要鑽牛角尖，儘揀有利的環境去發展。這是毫無損失的，當敵方傾其全力進犯的時候就讓開，但他還得再還給我們。為什

候就讓開，但他還得再還給我們。為什

商 易 貿

廠 粉 麵 江 鎮 行 洋 井 新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 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錫無

文

友

麼？一點也不稀奇，很平常的道理，敵人不能普遍佔領各個鄉村，他沒有力量維持這樣大的兵力。掃蕩，清鄉都是有時間性的，更受有地區限制。既不能到處同時發動，也沒有一貫繼續下去的可能。因此，當敵方進行掃蕩，清鄉的時候，我們雖然退出了，沒有問題的，過一些時仍舊會回到我們手中，當敵方掃蕩，清鄉過去以後。同時，敵方爲了集中兵力於某一地區，不得不抽調他處的兵力因而造成很多的空間，我們放棄了這里轉到那些地方去發展，結果還不是一樣？在我們不過是換一個環境，敵人却顧此失彼的疲於奔命。不僅如此，我們此時讓出的不久就可收回，更能乘他處敵人的空虛深入敵人的控制下的區域之內以求擴展，可謂所失者小所得則大。相反的，敵人此時進佔的不能長久保有，而在他方面則因兵力的抽調喪失了控制力而爲我所奪得，誠是兩頭落空，得不償失。所以，當得擺脫「得失」觀念，不爲目前所迷惑。」在這文告中，充分的顯示出共軍這一戰術的內在根據——政治上的基礎，也是暴露共軍運用這一戰術所包藏陰謀毒計。其方式約可分爲背進，側進，繞進，分進四類，尤以側進，分進爲屢見不鮮之閃避方術。

時主力以敏捷秘密之行動，與敵方前進路相參差而迅即後撤。但此僅限於敵方即以佔領爲滿足方始收效，或爲誘致敵方就預則有利地區加以殲滅時亦適於運用，倘如對敵之方抱有莫大之雄心，共軍既不能阻止其前進，又必須保護「根據地」之安全，則遭遇敵軍之部隊，概行「側進」，向敵方前進路兩側轉移，使敵方有所顧忌，既無從決戰，又不能置後方於不顧而率意輕進。如此，雖未能直接予敵以打擊，已可阻滯其行動，達成防守目的。倘對方竟冒險進軍，兩側部隊即可攻襲其後，日可獲莫大之戰果。至若並無特殊任務，純爲避免損害，則多從兩側活動，更轉向敵之後方。「蘇中軍區司令」粟裕在所謂「反掃蕩，反清鄉」的訓令中，命令他的部隊：「向據點附近活動。這是最安全的地區，避開了通行大道，據點附近的鄉村常是敵方最易忽略的所在。不要儘在敵人面前冒險，打到他們後方去！敵人由北面來，我們也轉到北邊去。不會面，一直跟在他的背後。」同時在一首歌詞裏也這樣唱着：「沿高山，沿青平原，遊擊兵團前進着，爲了戰勝X X X X，打倒敵人後方。不管敵人怎樣瘋狂，打到背後他就發着慌……」誠然背後是最難防也是常人所不防的，故此共軍得以乘虛而入。不過，這種閃避的方法，在單純的情況下是可以的，如果遭逢到對方的「合圍」——分進合擊，或是廣正面的搜剿網，就必須改途易轍，作高度散的分，儘最可能化作最小單位，從間

隙中穿竄到戰場之外再行集合。因爲單位小了，行軍長度縮短了，就更易脫離戰鬥和減小損害，並且，採取不同的進路分向各別的方面對方因而也就無從判斷他的動向與行蹤，更難以知悉他的意圖，深感「無所適從」的苦惱而遲疑徘徊，使共軍之退避更趨於有利。在華北，在江南，八路軍和新四軍通統以此種方從封鎖圈內脫逃。「冀察晉邊區軍司令」聶榮臻曾經講過：「強化治安在表面上看來是不易對付的，我們不能自陷封鎖溝內。必得要反封鎖作戰，以無量數的小隊向四面八方活動。然後到另一地區集中起來。不是敗退，爭取有利的局勢向敵人展開攻勢作戰。」（見解放日報）但這「分進」是與「化整爲零」略有異致的，不是分散，相反的却爲集中，爲了出敵意外的集結於有利地區則待有利的戰鬥。所謂「分進」，是避開敵方的壓迫，分道向預備集結是地點前進。這對於具有壓倒之優勢的強敵是巧妙的應付良方，共軍就持此法以竄擾各地，作爲其「反掃蕩，反清鄉」的無上法寶。

前面講過，當敵方進擊時共軍的退避，是在「敵人不能永久佔領」的判斷下所採取的處置。可是，假定的不一定成爲事實，倘使敵方竟然作長遠打算呢？就是說，敵方就住下來呢？這時共軍就必須設法加以驅逐，否則不是弄得自己無處安身嗎？新軍言論集中有一段項英（前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的談話，他說：「在力不能敵時我們避開正面戰鬥，但我們決不輕易於棄每寸的土地，我們將使敵人無法佔領，雖然我們也不死守。把所有的食糧搬走了，甚至儘可能的填塞水井，破壞住屋，教訓進來的敵人一點也不能利用。這樣，敵人就必得從後方取得接濟方能維持下去。可是我們不讓他安居，破壞他的交通，連絡綫，截取他的輜重和所有運來的東西。如此，侵入的敵人既不能就地取得供應，又無法向外獲得接濟，其結果就陷在窮困，缺乏的絕境而最後只有放棄。不僅如此，這還不夠。在夜晚，在敵人的週圍，以一種游擊小組來不斷的襲擊，遇有可乘之機則進行對敵殲滅作戰，一直到敵人再也不能支持而最後放棄爲止。」

有時，攻破共軍根據地之後，爲了搜尋食物或搜尋潛伏的共軍，常不免離開據點向周圍四散。共軍是不會錯過任一個襲擊良機的，他就以小隊的遊擊吸引牽掣其他等處的部隊，集中火力將其中某一路加以圍殲。其唯一目的，便是控制據點外廣大的鄉村置於其統治之下。最後，對方不堪共軍的騷擾，或搜捕無着只有仍返原防，共軍偏在此時尾追，以猛烈襲擊加諸殿後部隊。這所謂的「追」，固然有時也是追擊，但狡猾的空軍顧慮到敵方也許是一種「誘戰」作用，而強有力的回歸部隊亦常予追擊者以回擊——回兵決戰。因此共軍每以伏擊，截擊，急襲掩護來打擾以造成對方的混亂而從中取利。破壞敵方退路，這是最巧妙的戰法，不但可以

論中日婦女的責任

讀寄中國姐妹們後——

徐 啓 文

當我們揭開第一卷第八期第八號文友第二十九頁時，所最引起了我們注意的，該就是寫着：「寄中國姐妹們」的題目的一篇文章吧！

在這裏有着充滿熱忱的動人稱呼，有着明晰地揭破了英美騙人假面具的詳細申述，有着熱望中日婦女互相提携的殷切要求，更坦白地告訴着我們，日本姐妹們的戰時生活情形，上面的這些，當我們爲中國婦女者，誦讀後，能不發生一些衷心之感嗎？

我們知道：中日兩國在地理上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在血統上同是黃色人種，在文化上更建築了相來性的聯鎖關係，在精神上有着互相攝取身心食糧的史實，友誼的往來，已有不勝枚舉的例證，秦始皇的派遣徐福入海仙求，日本的派遣空海僧來唐留學，清朝的派遣留學生往日本研究軍事及法政，孫中山先生的創設同盟會於日本橫濱，兩大民族的相互提携，已足爲今日兩國間親善關係的象徵了。從上面的關係裏，已不難得我們不深刻地相信着，阿部靜枝女史給

予我們的這「姐妹們」的溫存的呼喚，是她出自心靈深處的流露，是她含有誠意的表白，因此，我們在感激中，應該不再遲疑地，抱着一顆虔誠的心，來接受這：充滿熱忱的動人稱呼。

在英美的電影或書籍裡，我們也曾看到過，如阿部女士所申述的，他們往往描畫着中日兩國國民是卑賤的劣等民族，他們指着東洋女性說是無智愚笨的「男性的奴隸」，指着東洋的男性說是無爲狡滑卑賤的「白種人的僕歐」，他們更得意自鳴地誇耀着說，東洋人在英美，所受的僅不過是有偏見的差別待遇。而寄生在遠東的英美人，他們却自命爲天之驕子，他們需要享受優越權，於是訂定下領事裁判權及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作着掠奪租界，佔據港灣，飽逞私慾，應對無禮的勾當。在租界裏，他們耀武揚威地鞭打小販及苦力的血跡，已經是司空見慣，在五卅慘案時，暴英的殘殺華工更是鐵證，在「都是使我們五內俱裂，使我們不再延遲地，要向這殘殺了中華民族的兇徒，共誅同戮

。非人道的美國，她在僅有的對日空襲中，使用機槍掃射着無辜的學童，更在學童們中間投擲下燒夷彈，這無恥的舉動，怎不使共爲東亞民族者，怒髮冲冠呢！

現在，我們應該澈底地覺悟，英美是東亞人的共同敵人，在先，她利用了離間的好計，使東亞的兩大民族，中國與日本發生着兄弟鬩牆之鬥，接着更欲變本加厲，施行企圖中日同趨滅亡的手腕，領袖汪主席久鑑於此，而毅然地，本着擊滅英美的偉大精神及實現總理大亞洲主義的宗旨，而領導全國同胞，在今年一月九日向英美宣戰了。這突然的急雷也許能驚醒蜷居在一角裏的崇拜着唯英美是論主義的黃帝子孫吧！

關於中日婦女互相提携的話裏，阿部女士引證着日本武士對他們子孫所說的名言：「一把弓如果要折斷時很容易，反之，若將兩把弓併合着去折，那便成爲一件不簡單的事，因爲它正有着兩倍以上力量，所以兄弟們，團結起來！」阿部女史更懇切地告訴他們，日本的有理智的女士們，都正熱烈地盼望着我們能夠與他們互相協力，緊緊地握起手來。的確，在這東亞各民族各國家同甘共苦爭取自由解放的光輝的時代裏，許多在前方浴血作戰，爲解放東亞擁護東亞而奮鬥的勇士們，已足激起了我們各自獻出人力和物力給自己國家的決心，同時，也就是獻給大東亞聖戰的決心，這決心更告訴了我們中日國民互相提携的重要性，正如阿部女史所說的，中日

阻止敵方的行進，同時更能刺激其士兵心憤而予以莫大的威脅。任何一支軍隊，當他進擊時不能發現敵人，而在回歸路上遭逢敵軍的襲擊，其驚慌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共軍是最善於運用「第四戰綫」——精神戰的，他在未曾戰鬥之前就先藉宣傳或行動予敵方精神上以莫大的打擊，使喪失戰鬥意志，喪失戰鬥勇氣。先於戰鬥即屈伏敵方所以，當對方退兵時加以襲擊，不在究否能直接給予敵方若多的傷害，主要的還是從精神上的打擊獲取戰果。

這以上四原則的運用，是相互維繫，關聯着的如果敵方前進時儘是退避，豈不是自甘處於敗滅的地位嗎？不的，共軍在避開被動的戰鬥之後是會得主動進擊。當對方住下來了，他就擾亂；你分散搜索，他就擇一襲擊；你回歸原防，他攔路打劫。共軍是以退避來保全實力爭取主動，用擾亂來對抗敵方佔領，用襲擊來破壞敵方的擴張戰果，更以此壓迫對方放棄佔領地區，然後藉「追擊」作爲進取，以求勝利之獲得。所以，沒有「擾」與「擊」，則退避無異於潰敗，故「擾」與「擊」乃形成「退」之積極戰鬥功能。同樣，沒有「擾」與「擊」敵方未必即行撤退，也無從「追」去。缺了「追」，縱能保全，毫無損失，也不能予敵方以若何傷害，則全部過程均將失去戰鬥的意義。因此，「退」是「前因」，「追」是「後果」而「擾」與「擊」方是現實鬥爭的主體。這是一連串的環境，不能喪失其中之一，否則便全無存在的價值。正如旅程有起點也有終點，但無論如何決不能缺去中途的跋涉。這四原則的運用是相互維繫相互關聯的。共軍是如此的交替運用，我們尤不可不識破其真相。

婦女如果相互握緊了手，東亞之弓就可
以更堅強的話，而後才能共同領導東亞
的其他民族，走向「立人」及「達人」
的境地去，那麼，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
，必屬於我們的！

當我們聽到關於日本姐妹們的生活情
形時，我們知道，當她們在展開中央協
力會議時，她們敢然地向政府披瀝了，
從事直接或間接建設共榮圈的熱情，要
求政府徵用她們服務重要的工作，也就
是做預備軍的新編成。

於是，在軍需工場裏，便有了勇敢的
女產業戰士，她們做着非常優良的成績
品，在事務所或公司裏，她們代替着前
線的男子去工作。她們在服務的勞動中
，她們更努力地修養婦德，凝結着各自
的誠意，營着圓滿的社會生活，她們不
知疲勞地負起了聖戰的一部份。

中國的婦女，在職業界服務，雖然已
經擁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在成績上，
一部份的女職員，的確能盡其責任，
另一部份，即給社會造下了花瓶或西施
的渾名，這渾名固然是由於騷士的欺弄
女性，更究其底時，則又不能不歸罪於
一些不守本分的職業婦女，她們整天地
施脂弄粉，裝飾得花枝招展般地，致於
工作呢！往往委託給男職員，因此使他
們輕視了女子的工作率，更招惹得他們
癡醉顛狂。一些當局者對於女職員的壞
評，往往是既不能增加事業的進行率，
却有着擾亂辦公室秩序的隱憂。

上面的話，雖是中國社會裏一部份職
業婦女的寫真，這該是多麼羞恥而痛苦

的事！這情形已不容許這班不能潔身自
好的女性了，應該迅速地改變舊態，把
友邦的職業婦女服務社會時的忠實姿態
，作為自己的前車鑑，從此，抹擦了花
瓶或西施的醜名，本着不倚人，盡責任
的原則做去。

日本的家庭，有着中國戶不施鍵的古
風，日本婦女除去保守賢妻良母的責任
外，她們更兼做着耕種田地，輕巧的手
工業及保甲間的公衆事業，有時婦女之
間，更有着集團的組織，在每一巷閭中
，決難找到長舌婦或母夜叉的女性，因
此日本的家庭婦女，永遠是生活在重禮
節的和平空氣裏。

在中國一般有關階級的婦女，亦即所
謂「官太太者」，她們往往忘了日夜地
只是沈浮在牌桌上，思想更新的，却要
走走英美風的跳舞場，玩玩時髦把戲，
太太羣裏更少不了爭艷的新聞，一如如
意時，便追着為生活彎曲了骨幹的丈夫
算帳，兒女似乎不是自己的，交給了歌
婢便是自己盡完了做母親的責任。一般
下中層階級的婦女呢？她們在做活或洗
衣的飲暇裏，却歡喜談說着，東家長或
西家短，無聊的爭吵聲，洋溢在每條街
頭或巷尾，社會的秩序，因此亦被紊亂
了。

在本刊的本文裏，我深刻地感覺着，
中國的婦女們，不應該忘了中國固有的
婦德，並且要認清馳名於世界的日本「

母性美」，正如為今日婦女者的準則。
奮起吧！負起你們應盡的責任！消滅去
一切不良的惡習。

友邦的年輕的女學生們，在報端會亦
看到關於她們的登載，她們往往在假期
裏，出發到農村或漁村去，她們非但幫
助農婦或漁婦，做着各種勞力的工作，
她們更帶給農村或漁村以生活的科學知
識，她們在女學校畢業後，更樂意着走
進營養學校或保健學校去，去努力研究
強健國民身心的方法，而促成國家實力
的濃厚。

回顧中國的農村時，在那裏正有着期
待以上的，須要知識份子去貫給他們衛
生知識的要求，因為在中國農村裏，嬰
兒的死亡率和傳染病的患罹率，都正有
着驚人的數目，因此，我很希望中國的
女學生們，在放下書包的假期裏，走到
農村去，傳播一些保健的福音給予一般
無智的村民們。這正是無上的救國工作
，也正是自己已經盡去了一部份為中國
國民者的責任。

最後，我又想到，無論是家庭婦女，
職業婦女或者是女學生，都應該把自己
的柔情互相地組織化起來，把它去推進
，使慘虐的謀略戰無形而消滅，把中日
的友情堅固的連接起來，共同努力恢復
東亞人所愛好的和平，永遠生活在沒有
鬥爭的幸福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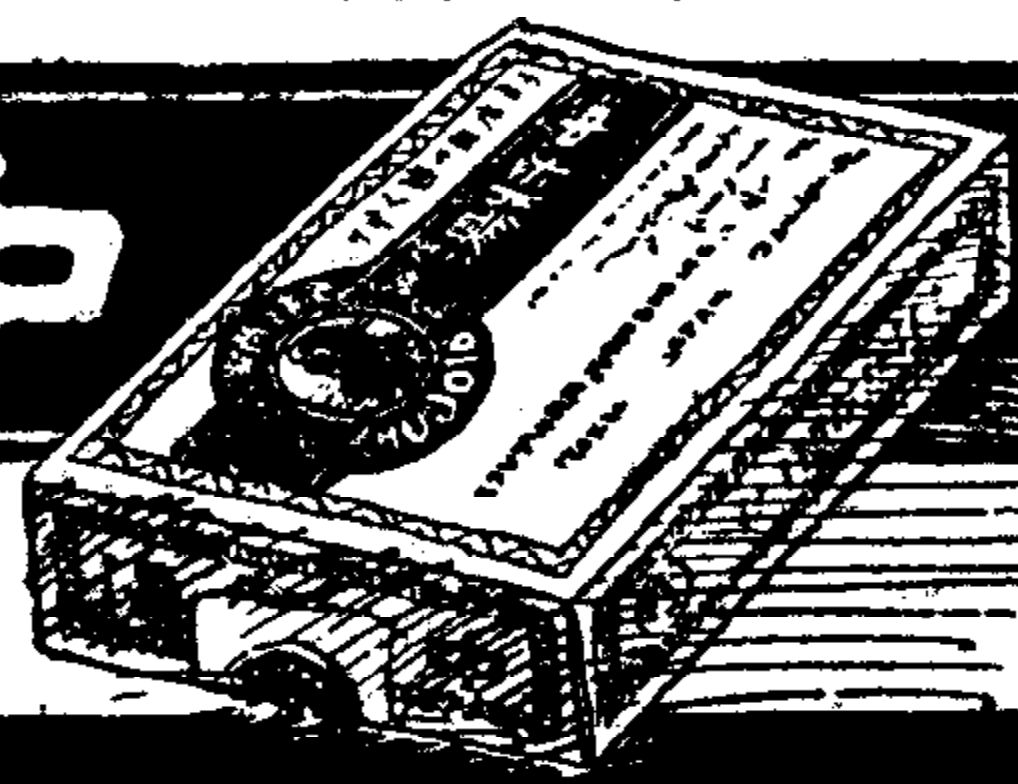
婦科靈藥

- 子宮病、浮腫、四肢麻痺、下腹痛、經期不調、逆經頭痛、月經前後、希斯利亞、產前產後、喘氣。

主治效能



中將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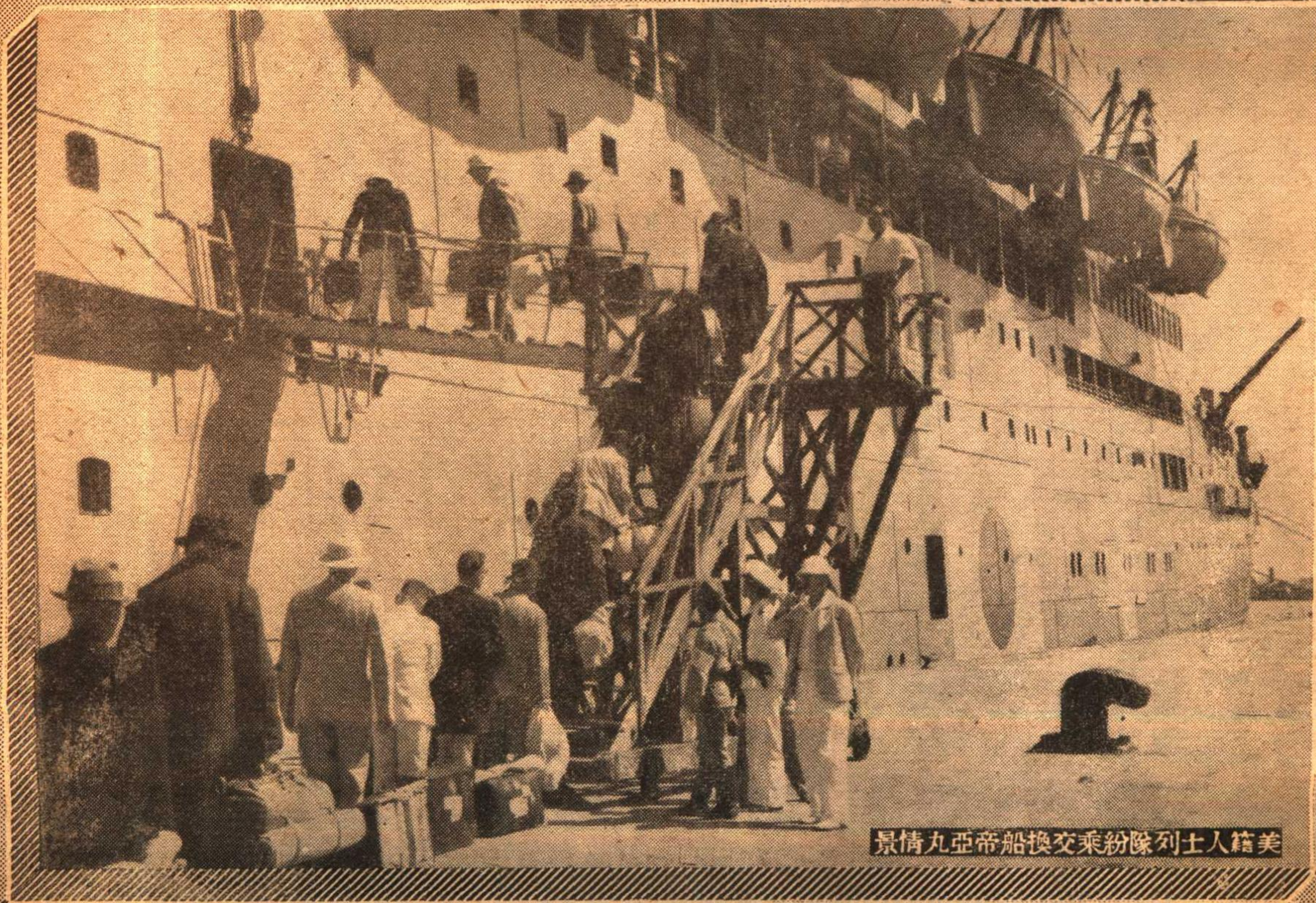


上月十四日，居留日本國內的美籍僑民百餘人，自橫濱乘第二次日美交換船「帝亞丸」，十八日夕晚抵達上海寄泊，一時華北，華中之美國僑民及其他特許之搭乘者，均乘此交換船，經華南，香港等地，赴交換地葡萄牙領印度哥阿（Goa）之瑪爾瑪貢港云。

日美交換船帝亞丸



人在海外灘等待乘坐交換船返國之美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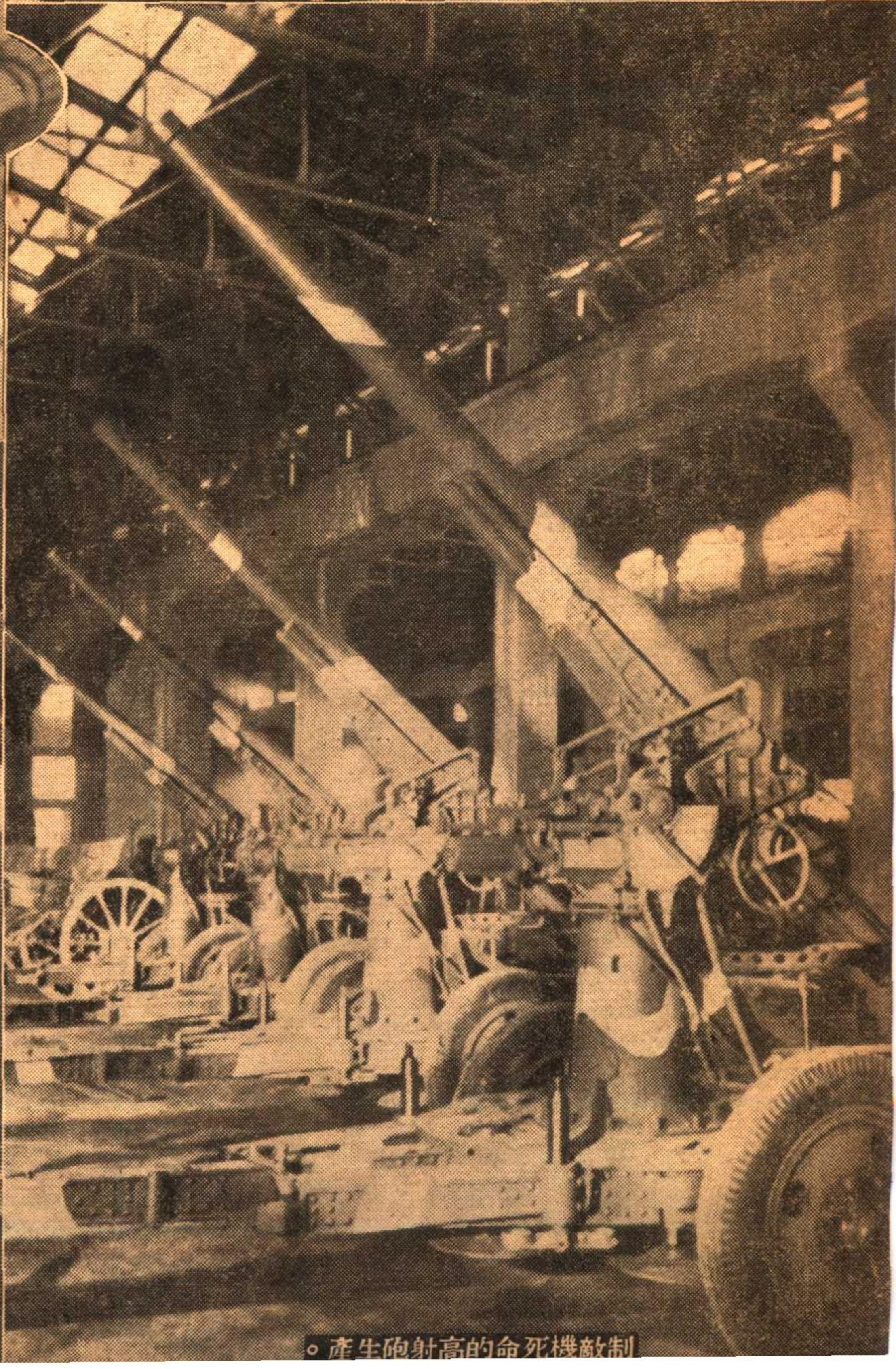


美籍人士列隊紛乘交換船帝亞丸情景

突飛猛管戰時日本



堆如山積的〇五二基羅的重磅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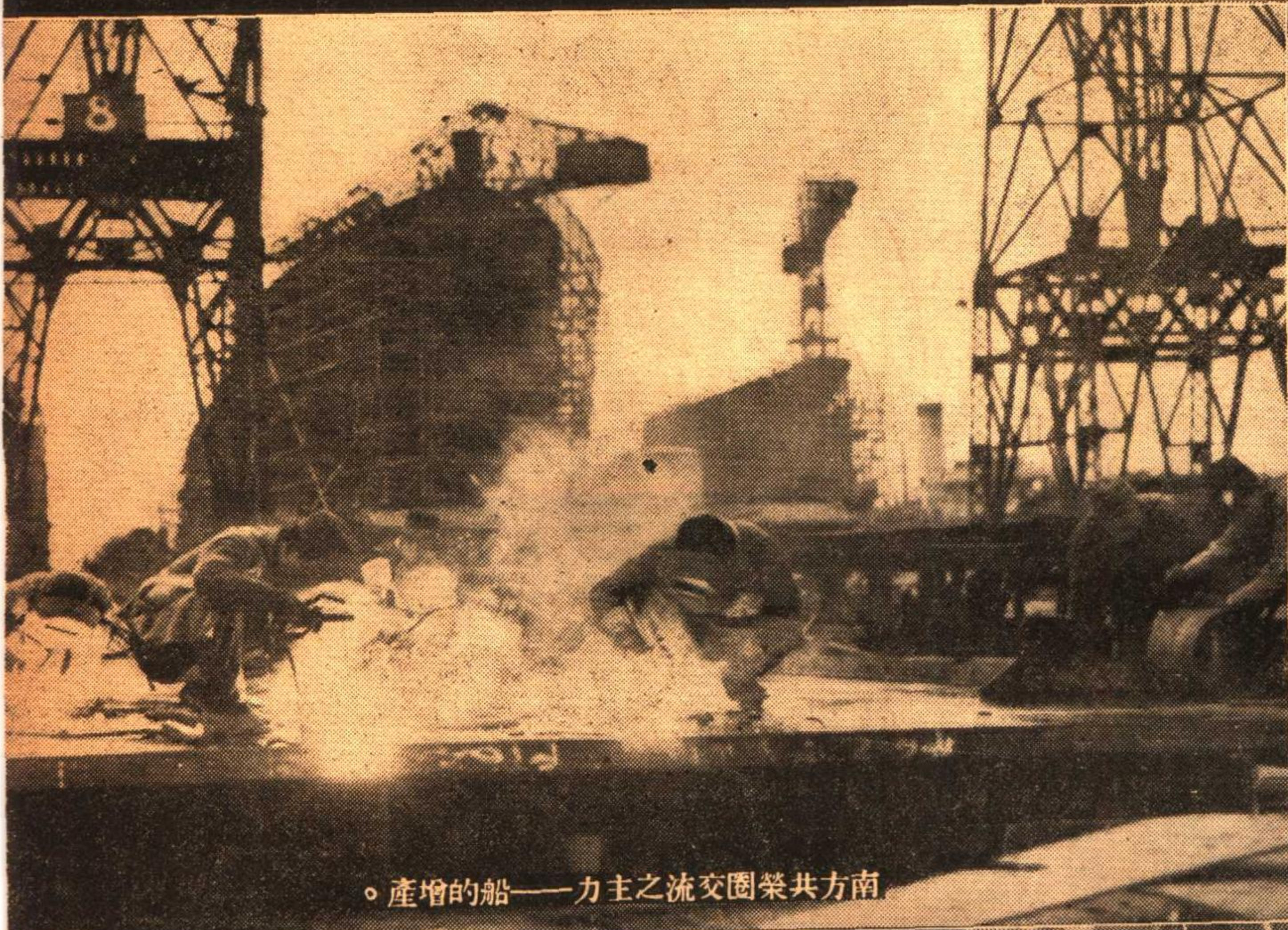
在大東亞廣域中之飛翔的飛機製造所。

。敵機致命的高射砲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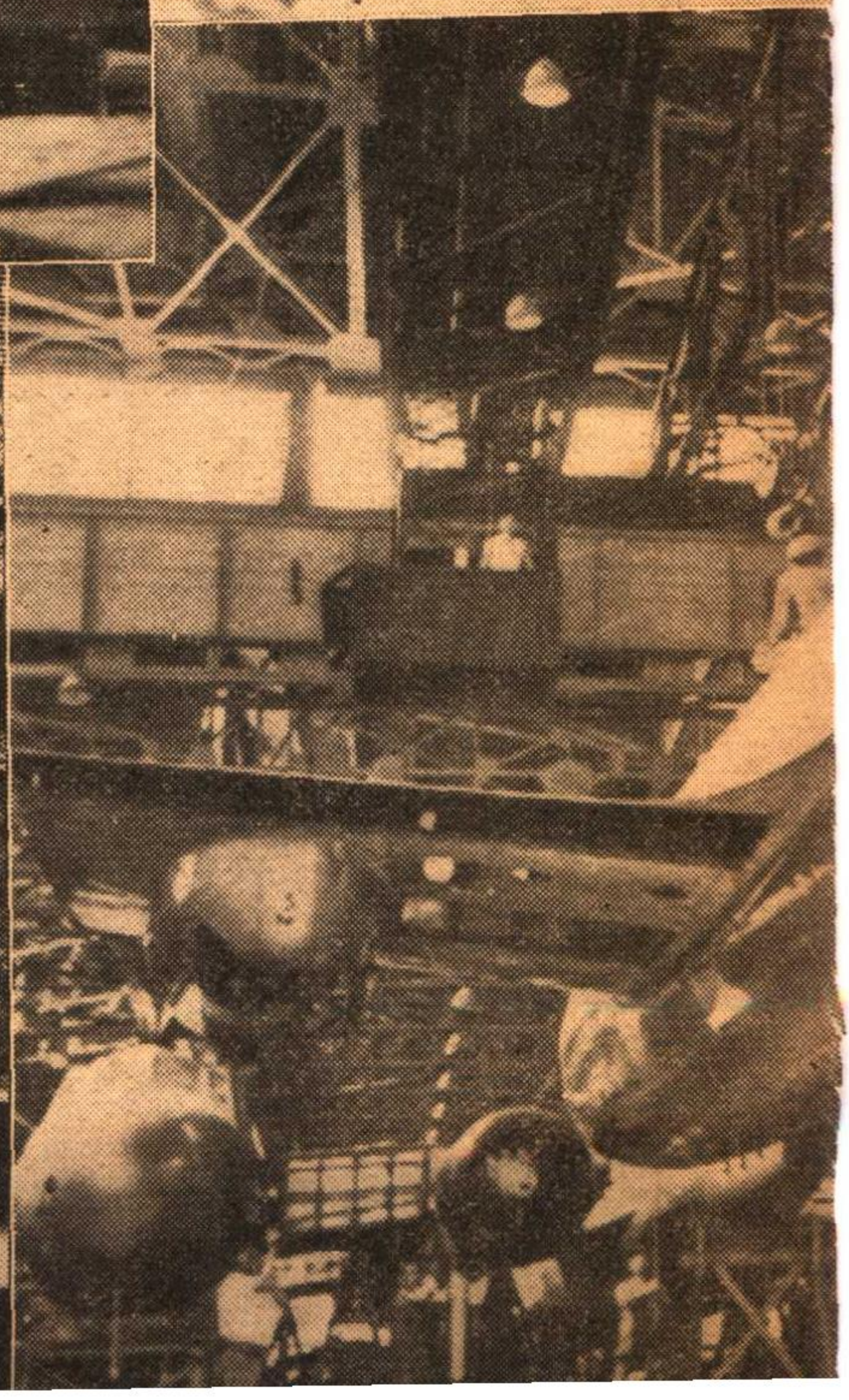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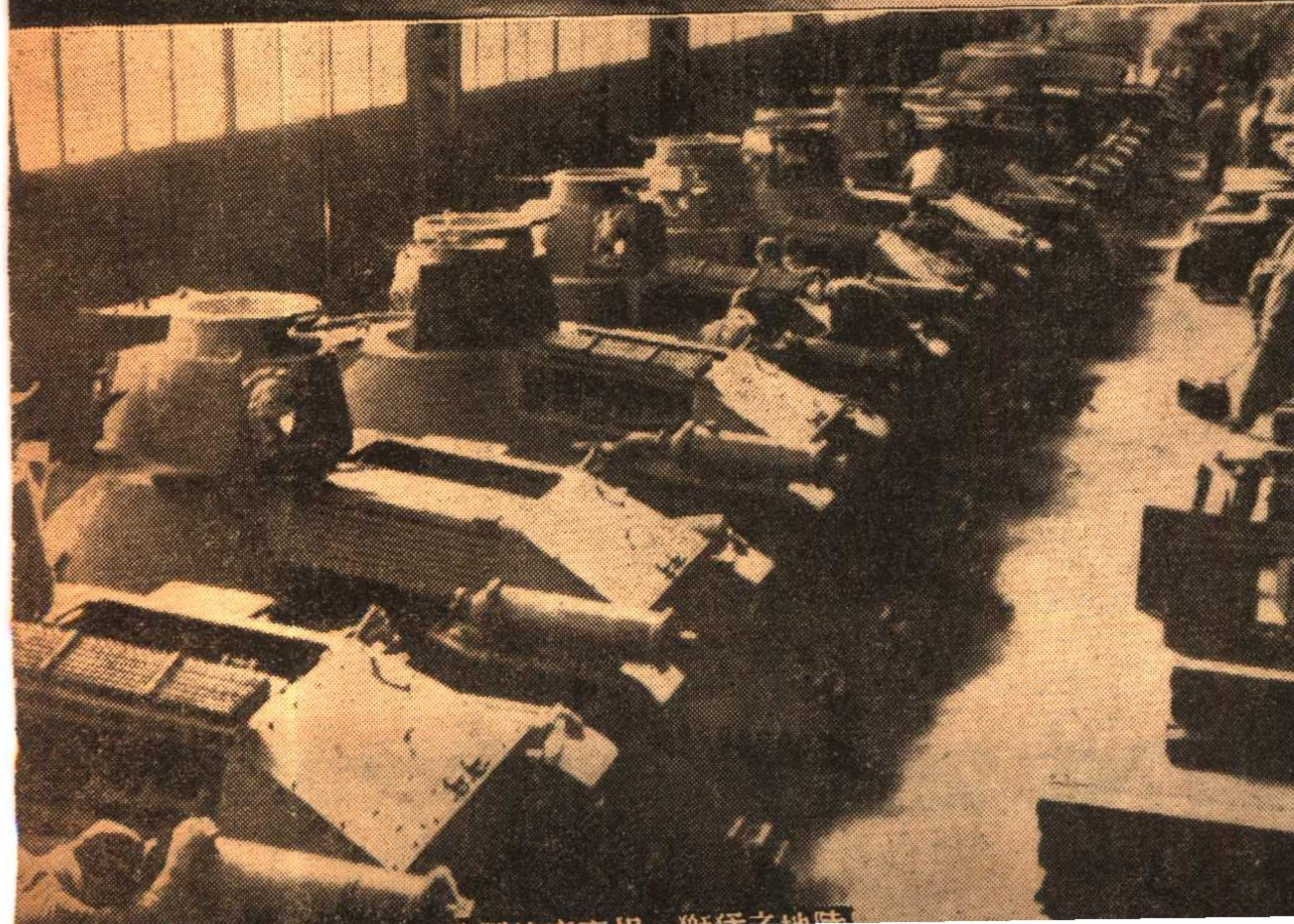
國內輕重兵器工業

近代戰爭之主力，除了人的資源外，物質

實佔首位，在千百萬種物質中，兵器製造工業又居圭臬。在昇平之世，世界各國莫不秘密擴充製造，值此戰氛瀰漫下，兵器生產業的多寡，實有制勝負之關鍵。在友邦之日本為確定大東亞建設不敗之態勢，所以全國上下一心的日夜不懈的努力加工的在生產。俾能担負這次大戰爭的消耗，在這龐大怒吼的機械聲中，烙熟的大洪爐前中，閃閃的氫氧火焰中，這是如何的教我們憧憬，每個工作者緊張的面部嚴肅的表情，而使人欽佩敬慕，這默默無言的工作者的偉大！



。產增的船——力主之流交圈榮共方南





養營

腸胃

素

者

法西斯運動的回溯

黃 明

這次意大利的變亂，由法西斯獨裁政權而變成反法西斯的巴特里奧政權，但接着在意大利北部又有法西斯政權的出現，且墨索里尼亦已被救出險，將去主持政務。今後法西斯政權之存變，將由戰局的結果而定，現尙難以預言。惟法西斯運動曾經喧赫一時，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目，頗值注意，因特回溯如後，以供關心國際政治者的參考。

一 法西斯政團的起義

意國的法西斯運動，是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三日開始的。那時有所謂「意大利法西斯門上」結義起事於米蘭；目的在求改革右翼政黨的守舊政策，和防止左傾政黨的破壞危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議會選舉，社會黨獲得勝利。當時，法西斯政團，成立不過數月，也勇敢地參加選舉，得到四、六、五七票。

社會黨的勝利，使意國政局陷於極度混亂。在此混亂的政局中，法西斯政團藉其堅強的毅力，繼續奮鬥着。

在一九二〇至二二兩年裏，法西斯政團差不多不斷地和社會黨，共產黨，以

及其他從事搗亂的政團相鬥爭。一九二一年再選舉，墨索里尼得一二四、九一八票，進下議院做法西斯政團和其他右翼國民實力份子的領袖。六月廿一日，墨氏以議員資格，作第一次演說。

二 法西斯黨正式成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法西斯政團開會於羅馬。議決將法西斯政團改組為一個正式的政黨，定名為「國民法西斯黨」。於同年十二月廿七日，公佈黨綱黨規。

一九二二年，鮑尼米 (Bonini) 內閣遭遇危機。國王於二月四日第一次召見墨索里尼。同月十七日，內閣受下議院抨擊。廿六日內閣解散。翌日，法克答 (Luigi Facta) 奉命組織新閣，任首相職位。不滿五個月，於七月十九日，也受下議院的責難。此時墨索里尼以議員的資格，發表最後一次演說，宣佈法西斯黨員退出議院。當內閣這次第二次回危機正在開展的時候，國王再度召見墨索里尼。八月一日，法克答重新被任命為首相。

在這樣嚴重的時局下，反法西斯主義

團體宣佈全國總罷工。法西斯黨立即動員實力，防止各公用事業的中斷。八月九日，時局恢復常態，法西斯黨乃下令復員。八月十三日，法西斯黨議決，向政府提呈幾項堅決的請願。政府沒有滿意的答覆。墨索里尼乃於九月廿日發表演說，第一次宣告將「進軍羅馬」，此後於九月廿六日和十月四日，又續發兩次同樣意義的重要演說。

三 進軍羅馬

十二天後，墨氏在米蘭專誠召集法拉 (Fara) 將軍、蓋里尼 (Ceccherini) 將軍、法西斯民團的三位總司令台鮑諾 (De Bono)、台凡基 (De Vecchi)、巴爾鮑 (Balbo)，和法西斯黨秘書長皮洋基 (Michele Bianchi) 等幾人，共同縝密商討組織反政府的行動。依台鮑諾、巴爾鮑和台凡基三人的意見，議定於十月廿一日到鮑地蓋拉 (Bordighera) 再度集議，商決進軍羅馬的詳細事項。此外定於十月廿四日再到那不勒斯集議。

十月十八日，法克答首相和笏台意 (Taddei) 部長二人在接見「意大利日報」記者時，承認法西斯黨的力量，並表示在內閣中有加聘法西斯黨代表一名的必要。可是這個政見發表的太遲了，而且擬聘的代表人數也覺太少。

三位法西斯民團總司令在鮑地蓋拉集議後，復於十月廿三日到那不勒斯和皮洋基開會。他們四人其後便成爲一種所謂「四執政」。四執政在各地督察官和各路指揮官面前議定，決於十月廿七日

宣佈法西斯黨動員令。

十月廿四日，法西斯黨按照預定的日程，集會於那不勒斯，墨索里尼發表他的著名演說。廿五和廿六兩天，法西斯黨全國參議會亦開會於那不勒斯。同時廿六那天，法克答內閣開緊急會議。各部長都對首相表示辭職的意向。

十月廿七日，四執政發表宣言：飭令法西斯黨全體黨員在意大利全國各地動員；宣佈四執政奉領袖命令執行獨裁權；代表法西斯黨對上次大戰從威乃篤 (Vittorio Veneto) 凱旋之英勇軍隊表示敬仰，不過請他們勿干預這次法西斯黨正將進行的鬥爭。這天晚上，國王乘火車回羅馬去。在車站邊，立滿法西斯黨員和國民派人物向國王熱烈表示忠忱。一小時未滿，法克答首相率內閣向國王奏請辭職。

十月廿九日，國王拍電報至米蘭，令墨索里尼到羅馬組閣。墨氏就在當晚動身。

四 法西斯政府成立

次日國王允准法克答內閣辭職；正式任命墨索里尼組織新閣。這天下午七點二十分，墨氏提呈新閣員名單，當經國王批准。墨索里尼內閣於焉成立。共計閣員七人，內五人不屬於法西斯黨而屬於其他各派。

卅一日墨氏和閣僚在國王面前宣誓。午後墨氏兼任代理外交部長。四執政至此發佈意大利全國法西斯黨員復員令。法西斯政府成立後，逐漸創立法規，使意大利成爲一個「組合同」所謂「組合

「國」，是既不採取剝削羣衆利益的資本主義，亦不採取不合東歐理想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爲本，揚棄兩者之短，採取兩者之長的一種制度。

五 法西斯體制下的國王和首相

法西斯組合國的政權，操於國王手中，分爲司法權，行政權和立法權。

依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的法律，行政權由國王委任政府執行。政府的首腦是首相，由國王任命或罷免。他對國王負責政府所施的一切政策。指揮並協助各部長的職務。裁定部長間或有的不同政見。召開內閣會議，並任閣議主席。任何法律案或動議，未經他同意，不得提出於任何議院。

六 法西斯大評議會

所謂「法西斯大評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專司協助和充實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所產生之政制的一切工作，大評議會主席由首相充任。主席認爲必要時，得隨時召集開會。依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的法律，該會在這條法律所定各項情形下有評議事項的職權。同時倘遇主席命令，對於其他有關國民利益的一切政治、經濟或社會問題，也有發表意見的權力。國民法西斯黨秘書長是該會的秘書。上議院議長，法西斯及組合議院議長，外交部長，內政部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教育部長，農林部長，組合部長，翰林院長，法西斯黨正副秘書，衛國志願民團總司令，全國農工聯

合會會長等，在其任期內，也都是大評議會的當然議員。大評議會的議員，不支俸給。

關於後列事項，必須徵詢大評議會的意見：王位繼承案；國王權限和特權的賦與案；大評議會，上議院，法西斯及組合議院等的組織和職權分配案；首相之權限和特權的賦與案；政府發佈法律性質規章之權力的規定案；同業公會，職工會和組合所的組立案；國家與教廷的交往案；變更或放棄本國及殖民地領土的國際條約案。大評議會遇首相提議時，得擬選並在英皇國王前隨時改換首相候補人選的名單。不過首相的選定，仍然是國王的特權，所以人選不限定於上述名單中所圈定的。

七 法西斯及組合議院

依據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的法規，所謂「法西斯及組合議院」的成立，是代替以前的下議院的。

依據同條法規，上議院和法西斯及組合議院，兩者協助政府同擬法令。該新議院是由法西斯黨全國參議會和全國組合參議會兩者所組成的。全國組合參議會是一種純粹關於經濟的機構。首相和法西斯大評議會的議員，依法是新議院的當然議員。全國參議會議員的最低年齡，限定二十五歲。該項議員在全國參議會裡的職位停止時，便同時在新議院裏停止爲議員。任何人不能同時做全國參議會議員和上議院議員或王家翰林院學士。

的全體大會，總預算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行使的。遇某幾項特種問題時，可以另組委員會。凡含憲法性質或對國家關係重要的法律案，當於全體大會之前，先由該議院和上議院和上議院審議表決。表決應常用公開投票法。其餘法律案則由議院的立法委員會和上議院會同審議。法律案經過後，由該議院的議長室傳遞到上議院的議長室。再經審議通過後，這法律案乃呈交首相。由首相慎重奏呈國王裁定公佈。

以上爲法西斯政府之簡史及其組織概況。此次意大利政變，巴特里奧閣後，法西斯政體即被廢棄，但不久在意北，部又有法西斯政府之成立，其組織情形已略有變更，惟不詳細。但無論法西斯的命運如何，而法西斯政府在歷史上的地位終不可一筆抹殺。因特加以追述，以備後人的參考。

裏有一個「大學法西斯團」凡「青少年及婦女的法西斯組織」則附屬於當地「法西斯鎮黨部」

國有法西斯黨的一切活動，是受領袖指揮並依大參議會所定的方針進行的。黨內的組織系統如下：國民法西斯黨秘書長，國民法西斯黨全國指導處指導員；聯合會秘書，聯合指導處指導員；法西斯鬥士秘書員。大學生機關內容如下：國民法西斯黨全國指導處國民法西斯黨全國參議會，法西斯鬥士聯合指導處，法西斯鬥士指導處，區團理事會，法西斯黨大學生隊指導處，下級理事會。

(完)

電發光
省光度
耐用
瞭確

不夜牌燈泡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營業所 上海廣東路二〇九號亞東海運大樓五樓
電話 二一六二九一 三九七〇

工場 上海楊樹浦平涼路五〇九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電話 二一五二二二 (呼)

梁楷的藝術

鄭秉珊

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文學家，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他能繪畫，普通人却不十分清楚。他去年出版「東西六大畫家」一書，便是繪畫的評論集，集中收東西畫家各三人，東方部分是日本的富岡鐵齋，雪舟，和我國南宋的梁楷。書本的裝幀，也出之於自己手筆。他又集合歷年所作的畫幅，附以論畫隨筆，精印三百部行世。本年四月來華，在中央大學演講，題目是梁楷的畫，筆者擔任紀錄。他又在無線電臺廣播，題目也是關於梁楷的藝術。他又在中日文化協會，當衆揮毫，對花寫照，與致很高。本來詩文美術，都是情感的產物，其共通的地方，是在觀察的精密。古語說：「詩爲心聲」，又有「畫爲無聲詩」之說。蘇東坡稱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中國擅長詩書畫三絕的，自唐鄭虔以下，歷代名家，指不勝屈。印度詩人太戈爾，也能繪畫，武者先生的擅於文學美術，是堪與太戈爾媲美的。

文

友

關於梁楷的生平，各種畫史上記載極簡，據式古堂書畫窠考云：「梁楷號梁風子，嘉泰間書院待詔，賜金帶不受。東平相繼後人。」

(31)

他的畫蹟，箸錄的也極少，式古堂書畫窠考僅錄一幀，名曰「右軍書扇圖」，是一小手卷，後入清宮，現有影本，其上有趙孟頫題云：

「畫法始從梁楷變，觀圖猶喜墨如新，古來人物爲高品，滿目烟雲筆底春。」

明天啓丁卯年，課花外史題其後云：「梁楷東平相繼後，嘉泰年（宋寧宗年號，公元一二〇一——一二〇四年）書院待詔，賜金帶不受，掛於院內。嗜酒自樂，亦號梁風子。但傳於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今觀此水墨題箋圖，所作右軍立枯柳傍，丰神俊邁，筆意蕭爽，老嫗持扇俛僂，有欣悅之狀，是寫實扇後復來耳。畫在白紙上，闊二尺許，高不盈尺。」

清宮還藏有梁氏十六應真像長卷，後有「金門待詔」及「梁楷」朱文兩方印，現有影本，吳其貞書畫記云：

「梁楷白描羅漢圖，紙畫一卷，紙墨如新，人物衣褶，皆爲釘頭鼠尾，有一衣巾老人，作迎送之意，膝下拖出一尾，是爲龍王也。」

宣統間李文石無益有益齋論畫詩云：

「馬如韓幹象饒骨，牛似歸真恰有神，妙蹟定名梁待詔，可知江上眼無塵。註云：梁楷放牛歸馬圖，紙本長卷，純川水墨，草草而成，而奇氣噴溢，動魄驚心，舊無題跋，宣江上侍御題爲待詔筆，信精鑒也，今藏陶齋。」陶齋即清末兩江總督端方，爲當時大收藏家，距今不過三十餘年。端氏在辛亥年殉難，書畫金石俱散失，此畫未見印本，不知現藏誰氏。

民國二十三年，吳湖帆氏得到梁氏的睡猿圖，影印行世，吳氏題記云：

「宋梁楷畫睡猿圖真跡，白鏡面箋本，高五十一寸，寬十八寸，上有廖瑩中題字。廖氏精鑒別，富藏弄，且距梁不遠，題曰神品，可知此畫六百年前，早已連城聲價矣。又有元明畫家朱澤民朱芾二印，及「黃羊大夫之裔」一印，惜未詳何人。紙本整潔如明鏡，筆墨亦飛舞動人，精光射十步外，洵宋畫中無上劇迹也。下角有先憲齋公（即吳大澂）鑒藏一印，悉爲吾家舊物，乃以重值易歸，什襲珍藏云。甲戌九月，吳湖帆識。」

又有葉恭綽題云：

梁風子畫，真迹傳世極稀，故宮所藏右軍書扇圖小幅，已爲僅見之品，去冬觀此睡猿圖於吳氏梅景書屋，紙瑩如玉，墨黝如漆，光采竦異，精妙入神。昔爲廖氏世探堂舊藏

，藥洲神識，尤屬罕觀，若使藏書家見之，尤不知如何顛倒也。因從惠湖帆付印，以廣其傳，且使藝林得沾法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志之後學，當不驚爲河漢。二十四年一月，番禺葉恭綽識。」

按廖瑩中字藥洲，爲賈似道的門客，替賈氏鑒別書畫。賈氏是一代權相，收藏極富，無不精絕，可見廖氏鑒別眼光的高卓。廖氏刻有世探堂韓昌黎集，爲世所珍。廖氏去梁氏不過二三十年，已題曰神品，當爲梁氏的傑作了。

此外，便是日本松平直亮伯爵所藏，武者先生述及的諸幅了。一是李太白像，金原省吾的支那繪畫史題作「太白行吟圖」，一氏義良的東洋美術史題曰：「醉太白」，大塚巧藝社支那名畫集，題作「李太白像」，用他獨有的減筆畫法，寥寥數筆，把那縱酒狂放的大詩人飄然超邁的風度，充分的表現出來。一是六祖圖，雙幅，一幅作蹲着截竹的形狀，六祖手握刀子，努力斫竹，頭髮稀禿，後面有一棵松樹，樹幹上纏着葛蘿。一幅是宋六祖在那裏撕東西，表現發怒的情狀。都是川減筆的技巧，恣意撇捺，而精神躍然紙上，俱有影本。

按所謂六祖，是禪宗在東土的第六祖慧能。俗性盧氏，少孤貧，採薪販賣，養母，一日聞人讀金剛經，忽自省悟，謁蘄州黃梅山五祖弘忍禪師，五祖知道他是異人，使人碓舂米，後來五祖使衆徒弟各以心得書偈語，上座神秀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

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便授以衣鉢。後來到南海，居曹溪，唐開元元年圓寂，留有肉身。元和十年，敕謚大鑑禪師。梁氏便採取他的故事，作為創作的題材。

日本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云：「梁楷辭金帶不受，而挂之於畫院之柱，其所作之釋迦出山圖，有御前圖書之款記，早為傳入日本之絕品，可以一窺其筆力也。其所創水墨減筆描法之人物遺作，日本亦不少」。釋迦出山圖，為日本著名的劇蹟，但其用筆構圖，莊嚴精整，不如李白六祖諸圖的川減筆法來表現。

又據武者所說，還有一「布袋和尚圖」一門雜圖。日本酒井忠道伯爵還藏有梁氏的冬景山水圖，二三老樹，支持於畫面，以見歲寒的勁節。現存梁氏的遺作，也許還有多幅，但稱得到代表作品的，當不出此數幅了。

梁楷的畫，是南宋畫院中蒼勁的一派。原來宋代設有翰林圖畫院，裏面有待詔，祇候，藝學正，學生，供奉，諸名目，廣羅一班畫家，在裏面研究畫學。到徽宗時，因為他極愛畫，自己所畫也極精妙，所以特立畫學，考試四方畫工，錄取的得入畫院肄業，月有俸給，並且時常考績。到了南宋，仍舊有畫院的設置。畫院中的畫派，因為供奉皇帝的，大概都是崇尚富麗精緻。現存的北宋院體作品，花卉翎毛，其構圖設色，栩栩若活，山水中的樓臺殿閣，千門萬戶，一一折算無差，尤稱絕技。但是到

了南宋時，畫院中的作風，劃然分為兩派，一派是承襲以前細緻的畫風，如劉松年等。另一派是崇尚水墨，用筆挺拔，而構圖出之以奇特險峻，其中傑出的畫家，早一點的是李唐，後一點的，便為夏珪，馬遠，梁楷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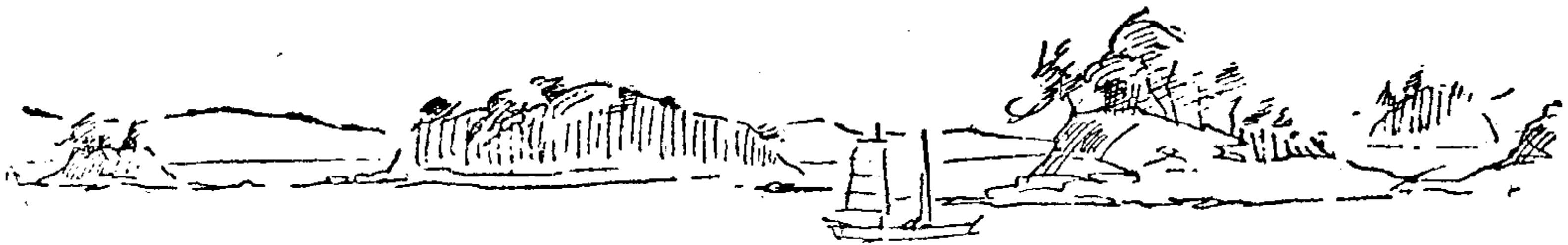
李唐在徽宗時已補入畫院，南渡後復職待詔。他的山水，起初也學唐代李思訓，細密巧麗，後來變化而成獨特的風格，其皴法和畫水法，皆予以革新的手法。饒自然說：「李唐山水，大斧劈皴帶披麻頭各筆，作人物屋宇，描畫整齊，畫水尤覺得勢，與眾不同。南渡以來，推為獨步，自成家數。」夏珪馬遠，便是學他的畫法。董其昌說道：「夏珪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其意欲盡去模擬蹊徑，而若減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為圓，此則琢圓為觚耳。」格古要論云：「馬遠師李唐，下筆嚴整，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帶水墨皴，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峯直立而不見其頂，或絕壁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山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總之，他們的畫風，色彩方面，棄顏色而用水墨。用筆方面，廢圓渾而趨方折，由繁複而趨簡單。構圖方面，亦不用正格而用奇特，集中焦點於某一角，所以後來有譏為殘山剩水的，但這種精神，確是革命的，創造的，風靡一時的。

梁楷與馬夏是同時人，所以作風也是以減筆蒼勁為尚。據他的遺跡看來，他是專以人物動物著名，把山水的革新技巧，應用於人物方面，因此在馬夏之間，能別樹一幟。他們是畫院中人，朝夕研究繪事，先由精工寫實入手，所以基本是極好的，等到功力湛深，則把不需要的線條，刪除淨盡，獨注意於大體的描寫之上，表現物體的特點，而出之以剛勁的筆觸，所以雖似用筆草草，但生氣遠出，尤在精細描寫之上，這由繁返約，由華入拙的工夫，便是他們藝術的真價值。梁氏自號風子，縱酒狂放，性格和唐代李白的斗酒百篇，遊俠不羈相似，所以他的太白行吟圖，發揮個性，畫得最為神妙。六祖與布袋和尚是深會禪味，樂觀任化的人物，用他超脫而帶有諧趣的筆觸寫出，也是極為適合的，所以也成為他的代表作。至於釋迦出山圖和羅漢圖，則用筆沉着緊密，可表現他畫學基本工夫的充實，他不用減筆寫出，則是因為墨戲之作。雖為巧妙，究竟不適宜於作釋尊和羅漢等莊嚴的寶相的，但在羅漢圖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個性的狂誕。清劉熙載的「藝概」，批評米芾的字，含有諧氣，吾以為梁氏的畫亦然。米芾人稱米顛，梁楷自號風子，有一樣的特殊性格，形之於筆墨，便成人所莫及的藝事。

馬夏梁楷等一派畫院作品，在中國歷來畫學批評家眼光中看來，估價是不高的，因為正統派批評家守着道與藝的一貫性，所謂「藝能進乎道」。一道是怎樣的東西呢？便是和乎中正，溫雅敦厚，拿這尺度以衡量他們的作品，自然不

會有好的批評了。又，他們的畫風，後來便成了一種型式，明朝的吳小仙張平山等人，那是這一派，末流之弊，確有只看見劍拔弩張的態度，而沒有優美的感覺，因此被罵為野狐禪的。明末的董其昌主張畫有南北宗，其實就是士氣作家之別，他們的畫就被劃為北宗一派，非常卑視，因此在清朝二百年中，這派畫可以說是在中絕。但馬遠夏珪的山水，梁楷牧溪的人物，以及其他南宋院體之畫，早有傳入日本，且數量甚多，這是因為足利時代有遣明船之故，因此這一派畫，却給與日本繪畫以極大的影響。大概日本在明治以前的繪畫名家，幾無不由北宋人手，後來雖然也知尊崇兩宗畫，但北派的用筆氣息，即在現代的大家很川合玉堂等深受西畫洗禮的作品中，仍多保存着，無怪馬夏梁楷的這些遺作，他們仍是十分珍重，屢次翻印不衰，而武者先生尤有獨嗜了。

清代三百年來的畫學評論，都重南宗，輕北宗，鄙作家氣而崇士夫氣，但近三十年來，研究繪畫的人們，對於南北宗的分別，頗多表示不滿，且因而畫理論的輸入，對於馬夏諸人的作品，也加以新的評價，如康有為氏在其萬木草堂藏畫目中，深斥中國文人畫之非，並推重院體的精麗工妙，以為足與歐西美術媲美。他又以為若要使中國美術復興，非取法於院體，重視寫實不可。近代印刷術日益進步，公私家所藏宋代名蹟，印刷者日多，那流傳海外的東西，如梁楷等等，也可得以摩娑欣賞，所以研究宋畫的風氣漸盛。目前中國的繪畫，已有若干新的趨向，但這個趨向，是由本國宋元名畫的啓示而得種種新技巧，並不是接受西洋畫的作風，却是很顯然的。



然 越 周 談 閒 游 東

我於九月十五日出國，直至十月廿一日歸來，路程約計一萬餘里，經過或停留之處有長崎，博多，唐津，下關，東京，名古屋，宇治山田，大阪，奈良，京都，釜山，新京，吉林，北京，南京。東京係友邦日本的首都；我所居留的時間最長——幾幾乎兩星期。除了九月廿五，廿六，廿七日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外，其他諸日都消磨在「見學」中。我所見學者甚多，茲當擇要在本篇言之：

(一) 最足驚人的，最合近世科學的，是那個每日天文台。我們於九月廿四日下午三時往觀。其時天氣正熱，所以他們特為我們開放冷氣。

我們坐定後，即聞得極幽雅之音樂。電燈光漸漸地熄滅了；四週牆上所繪之畫，在影影約約中，變成了東京全市的天然景緻。於是，星辰來了，月亮來了。……說明者及繙譯者，言語清楚，使聽者不倦。最後，東方發白光，天明了，太陽來了。我們拍手而散。

那種天文台，建築不易，費用極大。除了日本德國有類似者。據書本上說，希特勒喜靜坐而觀這種人為的天象，不知確否。

我國對於天文學，似乎太無研究。其實，天文學與航海，飛行，都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應該效學日本，從速設備。

(二) 第二是士官學校。士官學校在相武台前，離東京不遠。我們於廿八日十二時一刻乘小火車而往。我們所乘者，係專掛之「花」車。司機者唱一種口令，其音似為「要西瓜」。我不知其意；問之東友，亦云「不明白」。

士官學校，除航空科外，分(一)正科，(二)預科兩大部。東亞各國，如泰國，朝鮮，滿洲國，中華民國，均派遣學生在內學習。中華民國的學生，現共四十六人。校長為牛島中將。

士官學校，由表面觀之，似乎平凡，實則設備完全，為大東亞最精陸軍之發源地，並且受全世界之尊視。我在答辭中，有下面的要點：

「我在四十年前，已經知道士官學校了，知道牠的工課嚴謹，成績優良了。我自己也有意志來此學習，不過因為我幼時身體瘦弱，為家庭所不許。今天我親眼看見我理想中的陸軍學校，豈不大幸麼？」

我雖然自己沒有來念過書，學過陸軍，但是我認識兩位會

在貴校學習的人。那兩位都是中國國民的名人——偉人。一位是吳祿貞。他在前清末年，是一個多學多才，有作有為的少年將軍。他富有思想，富有革命的精神。可惜有志未遂，被人暗殺了。

另外一位是蔣介石。他有志氣，也有人格。目下因為種種誤會，種種包圍，不能與日本合作。我希望在不久之將來，全面和平告成。我希望在不久之將來，他和我們連合起來，共同消滅英美思想，建設東亞文化。」

我們全體代表，於九月一日晨九時離別東京而往名古屋。抵達之時在下午三時後，即用新式大號汽車往三菱飛機製造廠參觀(見學)。廠基之大，總在一·二八前關北商務印書館十倍以上。該廠所用機件，不似美國福特(Ford)廠之全屬改造者。牠所用的，都是專製者。所以每日產量超出福特廠數倍。廠中有的材料，有的是工人。據說，我們在廠中所見者，即本國的大臣，非得特許，亦所不能見，未知確否。

晚間，廠中派人來囑我們題詩或題字，我所題者如次。「得之者興，失之者亡。防空最要之工具，飛機也。日本其得之矣。」

現在日本人透其子女入廠學習造機，或入校學習駕駛者，為數甚多。照此推計，日本的空軍人才已經在美國之上了。我們於二日午後離名古屋而赴宇治山田。翌日往大阪。四日到奈良。五日到京都。八日晨過朝鮮，陰雨。九日下午八時抵滿洲國新京。在大阪曾參觀幣廠，在奈良曾見神鹿。神鹿之數，約計一千；其性極馴，我們可走近它們的身旁，用手摸它們，撫它們。我在那些地方所見的奇事奇物還多哩，不過因為本刊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詳述。

我們於九月九日下午八時抵新京。十日參觀建國大學。建國大學，非獨校基大，並且課程亦極完備。我國類此之學校，至今尚然無有。牠的歷史，不過六、七年，然而已經有了這樣優良的成績。可見辦事不在多言，不在吹牛，不在唱高調；總要實實在在，真真心心地幹——幹。

新京的新建設甚多，我們因為居留的日子太少，不能全去參觀。十一日偷空到吉林去看水力發電廠。廠在小豐滿，其工程之偉大，除了日本之外，決定是東亞之冠。據說，本年底，該廠足能供給全國的電力。我國揚子江，黃河，淮河的

九月十二日正午陳大使招宴後，我們即離新京而往北京。北京為我國舊時的首都。公園極大，宮殿也大。在前清中

我的偶感

魯風

這次到日本去有機會和日本文化人，特別是文化人中的文學工作者，作一種非常自然的接觸，實在是行最有意義，而且也是最使個人愉快的事。我們在公式的會議，公式的座談和挨拶之餘，一有空暇，我們彼此就找一個清靜自由的場合讓彼此的心境，溶化在坦白真誠的交流中，在這樣的場合中，覺得什麼話都可談，什麼情緒都可發洩，什麼隔膜也都沒有了，實在是最痛快的事。因之，我對於日本文人的性格，也發生很濃厚的興趣。

當我們這次赴日，由長崎經下關抵東京的第二天，文學者大會預備的議會，日本文藝春秋社社長菊池寬先生，以個人的資格，請各代表在山水樓吃

中國菜，當天晚上人到得很多，有不少日本第一流明星參加，場面很偉大。在酒過三巡之後，菊池先生以主人地位站起來作簡單的致詞，他說他向來不會說話，也不願多說話，不過今天爲了招待老遠來的文友，是十分願意說幾句話的，而他是完全出于內心的至誠。繼續他說，這次各位老遠的到日本來，最重要的要用心來了解日本，把彼此心的溶合，來增進人民與人民，文人與文人間的了解，至于形式，諸位是大可不必太注意，祇少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此。比喻，大會在一兩天之內便要開幕，大會的節目非常多，情緒亦非常的緊張，而各位則剛從遠道跋涉抵此精神肉體一定兩均疲乏，所以，如果不是十分的必要，諸位對

大會，所訂的節目，不必太忠實的履行的，比方上午參加會議太疲乏了的時候，下午儘不妨在旅邸的床上躺着休息，休息——。菊池先生說這一段話的時兒，充分流露出一位長者對異國文化友人的愛護與體貼，而且，他的言語之間是充滿着情感的。大家都很感動，一致報以熱烈的掌聲。

在大家鼓掌的殺尾聲中，日本文學報國事務局長久米正雄先生立起來致詞，他首先聲明他，亦是以個人的資格說話，不過，對菊池先生的話，他希望有一些修正，他說菊池先生剛纔的話，是出于一種最熱情的衝動，他對大家愛護之深，是應該感動的，不希望大家也不要太履行了菊池先生過份感情的話，因爲目前是在非常

的時期，爲了民族，爲了國家的時兒，爲了大東亞，對於大會的紀律，也希望盡量遵守的——。久米先生講完之後，大家也報以熱烈的鼓掌。當久米先生坐歸原位的時候，菊池先生很自

然地向久米先生伸出手來緊握了。並且說：「久米君，你的話亦很對。」于是大家熱烈地乾杯。

在大家乾杯之中，有一部份人正在想，菊池先生和久米先生正表現了現在日本文人的兩種典型，這兩種典型在表現的過程中，初看起來，或者會被認爲是種矛盾，然而，我却認爲這正表現了日本文人矛盾性格的統一。使我們了解，日本文人有着最自然的豐富的熱切的自由情感，而現在的日本文人，爲了配合這非常的時期，把這種豐富的情感，更使它醞蓄得深刻化，把個人的感情自由仰止着，而轉變爲統一的，爲國爲民族的感情，這是一種發揚是一種可寶貴的矛盾的統一。

而且，事實上，我們大家，一方面接受了菊池先生所給予我們的熱情與愛護，另一方面我們大家應當以最大的嚴肅與熱忱完成了這一次大會的使命和任務。

葉，我家以北京爲家。我的本身父生於北京——他的乳名上一字爲「京」，下一字爲「生」。大伯父小帆公服官刑部數十年，告假南來之時日極少。我的姪子，一口北方話，至今還以北京爲家。不過我到了今年五十九歲，始到北京；族中的人都說「奇怪，奇怪。」北京的偉大，我不必細說了，因爲南方人到過的爲數不少，緣故。簡而言之，我們非費一個月或兩個月的工夫，決然看不盡牠的風景和古物。

我在北京時，有兩件事，最使我注意：(一)浴德堂的香妃圖及其浴室。小說上常常提及香妃，然而也有人說世上實在沒有香妃其人；香妃之名，是小說家虛構的。今在北京親見其圖，又見其浴室。那末，香妃的歷史，決定是真的了。

(二)文華殿旁的洪憲物品。其中最要有的有(甲)國旗(黃，紅，黑，藍四色，作長方形)，(乙)扁二方，一題「天與人歸」，一題「天子萬年」，(丙)燈彩車轎等雜件。

我們在北京時，王委員長(克敏)會親自在所謂「外交大樓」者接見。十六日五時後，蘇督辦(體仁)，管局長(賢)親來旅館，與我們談話約一小時。

十八日十時搭車南下。次日抵甯，即往官部報告。浦口下車渡江，最不方便。是日承龔司長來接，一無困難，不勝感謝至之。

記胡適之

禪聲

提起胡適先生，真也毀譽不一。大家都知道，他是因為學

農不成，改習哲學，而馳名中外的。他在哲學上，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因此，若干年來，就很受了一番奚落與抨擊。據着「新哲學家」的盾牌，在文化界衝撞的葉青，奚落之不足，還要堂堂正正地出版了一本「胡適批判」（辛學書局版）作為抨擊。同被批評的，還有中國的另一哲學家張東蓀，葉青先生的批判並沒有擊中胡張的要害，而他本人倒踏人名家之林，連有名的「十大教授宣言」也一部份由他執筆了。

有一天，胡張邂逅，既同「病」，自相「憐」，談不幾句，就談到兩人同被批判的一件事了。

「真缺德，葉青的滿紙胡言，看了又好氣，又好笑，實在不值一駁。可是，沈志遠和艾思奇兩人的意見，不無商榷之處，你看怎麼辦呢？」先提起的是張。

胡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看還是冷冷的好。這班後生小子，氣焰雖盛，其奈吾輩不理何。」

經過這一次的晤談，胡張的對策總算一致了。於是，逢到以此見詢的友人，就儼然以「前輩學者」的口氣說道：

「對於葉青等輩的所謂「批判」，是不值一駁的。我們（代表胡張兩人）若寫上數十字的答辯，就夠他們以夜繼日地寫上一大本書了。倒霉的是書店老闆，冤付稿費，青年讀者徒受欺騙，而所謂「批判者」，落得名利雙收。若說中國的文化出版界，也是冒險家的樂園，請以葉青為例。」

話得說回來，胡適先生也曾盡了他對於時代的任務。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先驅的硬漢，更是白話文學運動的中堅份子，與陳獨秀等創辦「新青年」雜誌，為中國啟蒙運動的第一種刊物，對於全國思想界的影響極大。他在民國六年

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中所主張的八大事：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務去爛調之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這個有力的主張，不啻是對於中國文學投下的第一個炸彈，也就是使中國的死文學變為活文學的開始。嗣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等文，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的豐碑。

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是在一種「文字之獄」的迫害下進行的。胡適等也就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取締新思想」的議案竟在國務會議中通過，報上且刊有驅逐胡適等出京的電文。胡適的態度頗有足嘉，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的「努力週刊」上寫道：

「我是不跑的，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眼裏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裏去唱高調，那是我決不幹的。」

爲了「胡適文字」的禁賣，他曾於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寫信給當時的國務總理張國淦，嚴詞責難：

「……我想再奉託先生問一問，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麼機關作主？究竟我的書爲什麼不許售賣？禁賣書籍爲什麼不正式公佈該禁的理由？……這種荒唐的禁令實在太可笑了。我連帶說及一句，很盼望先生們能設法銷除這種笑話，不要丟中國的臉。」

當時的胡適，除了要防備當局的迫害之外，還得參加筆戰，章士釗（行嚴），就是一個大敵手。章在所謂「老虎報」的「甲寅週刊」上先後發表了「評新文化運動」與「評新文學運動」兩文，胡適也曾對兩文答辯，「國語週刊」爲了他出了一個「老章專號」，開卷的第一篇就是胡適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倒也一針見血，適中要害：

「……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却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變成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

這一「專號」裏，還有一篇妙文，不可不錄，即吳稚暉的「友表」文曰：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

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殮，違古心表，既（非苦）塊皆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有這兩篇文章的一張一弛，可謂極盡笑罵的能事了。

× × ×

由於胡適的提倡白話文學，就很有些人出言中傷他，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直到現在，還不見下卷的出版問世。亡師戚師牛先生（別署飲牛翁）曾對筆者說過以下的一段話：

「胡適的提倡白話文，是因爲他舊學根基尚差；有章太炎先生在，那是很難出頭的。只好標新立異，另闢蹊徑了」。這是戚師故意說的一句笑話。白話文學運動自有其歷史的來蹤去跡，把胡個人誇大，那是要不得的。然而，胡氏的提倡白話文，其聲譽竟遠播至歐美文壇，碧眼黃髮，且尊之爲「中國新文學大師」。……

有時與戚師談到胡適的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直懸在半空，不見下卷問世，總歸不是辦法。戚師的口吻，就不是講笑話的口吻了。他說：
「胡氏家學淵源，藏書甚夥。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言」裏也寫過：「適之先生於世傳漢學的續深

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材料，還是他老頭子的「私底子」，至於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代，恐怕雖竭胡適的學生之力，也難望實現了。」

如今，戚師作古已七八年，除胡適先生直白自認外，這句話恐難證實，不過，胡先生自己已在給疑古玄同先生的信中，曾經有過一句戲言：「且把上卷結果付印，留待十年後再續下去。」這句話，至今不覺十三年，而我們的胡先生已在仕途上翻了一個筋斗，即使他確有續者的功力，我們也不必再癡等第二個十年了。

胡適先生把他在哲學上的實驗主義應用到政治主張上，起於一九一九年中，陳獨秀被捕，接辦「每週評論」的時候。他在第一次的政論中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來又到上海主辦「新月月刊」，先後發表「人權力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我們走那條路等文」主張中國應當實施德謨克拉西（民主政治）。當然，一同出陣的有羅隆基教授，曾因撰「我們需要怎樣的憲法」一文，在吳淞中國公學被捕。從此，大享盛名，受聘為「益世報」總主

筆。（該報係天主教背景）連「莎士比亞研究者」「人文主義者」雙銜的梁實秋，也大談「好人政府」了。

我們並不非議一個哲學家談政治，哲學重在實踐，而且，感深思如哲學家，豈可不談。但是，胡適自從發表政治主張以後，就開始放棄學術研究工作，熱中於仕途了。「新月月刊」是他踏上仕途的「腳蹬」，一腳沒有踏上，再來一個「獨立評論」經常執筆者有翁文灝，蔣廷黻，何廉，（以上三位都在胡之前踏上仕途）任鴻雋，陳衡哲，顧毓琇，潘元旦等。

「獨立評論」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胡適先生出席太平洋會議，由美返國的次日，被冀察當局勒令停刊的。

這裏先記一段趣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胡適先生出現於上海公和祥碼頭的日本皇后輪，歡迎的男男女女，都脫帽揚手，表示歡迎。他也點點頭還禮。船近岸了，他拉着嗓子，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

「我太太來了沒有？」

這是胡先生旅外四個月，回國後的第一個問題，各人都被

引得發笑了。歡迎者之一的張慰慈說：

「太太雖沒有來，電報可來了。」

這時，大家看看胡適，他似乎對於這個答案有點不滿。沒有多久，歡迎的人都擠上日本皇后輪，同他寒暄，張慰慈便把稱是胡太太的來電交給他，他便迅速地打開來看，情緒頗見緊張，結果，所看的是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的歡迎電，他笑着說：

「嘿你們在開我玩笑！」

接着，劉馭萬真地把胡太太的電報交給他，才欣然一笑，無非是記掛着他，盼他早日北返。

當晚胡適下榻國際飯店九〇四號房，據說第一件事就是給北平的太太打了一個白話電報：

「平安回來了！」電文採用白話，而且出於一個白話文學提倡者之手，一時傳為佳話。

話又得說回來，「獨立評論」的被勒令停刊，起因於張熙著的「冀察不應以特殊化自居」一文，（原文刊於該誌第二百二十九期），其次，二百二十八期上周炳琳的「冀察現局」，也是致命的一傷。據筆者記憶所及，川人海戈，曾撰一詩：「聞獨立評論被封」，刊

於立報言林。

胡適一方面發表「引以為榮」的談話，一方面給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德純發了一個電報，全文如下：

「北平秦市長從文先生：前日歸國，星期一返平，「獨立評論」一切責任，應由胡負，返平後，當面領教益。胡適。」

胡適返國後，就有當局借重，擔任駐外使節的謠傳。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奉蔣之命，到滬歡迎，與胡密談良久。據說，蔣氏曾於某次私人談話中，對胡適表示過：

「胡先生「發憤」談政治，對中日問題，尤多高見，那麼，就請胡先生擔任駐日公使，果能實現你的主張，我們所盼望的。」

蔣氏弦外之音，無非要胡不必多言，果以對外折衝一職見託，諒他也不敢接受。

豈知我們的胡先生，却早就熱中於仕途了。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粘嶺圖書館裏舉行廬山談話會，胡適先生也是參加者之一，而且代表來賓致答辭，他說：

「會場中所表現的，定以代表全民族的一致，今日國是，國家高於一切，談話會中各方面所表示的見解，皆能由此共

同之點，而成爲全國的一致。」

「嗣又對國防教育，教育中心目標，天才救濟及教育獨立諸問題發表意見。胡適在廬山及南京，數次由蔣召見，胡力陳國民外交的重要，於是，在蔣的同意，胡再度赴美，組織國民外交協會美國分會，並自任會長，副座一席就是後來出任駐渝大使的高琪。最有名的「一碗飯運動」與「救濟難民運動」都是他們二人策動的。

胡氏的出任駐美大使，據說是宋美齡的牽線。他在美國替宋美齡大事宣傳，宋由美返國後，就替胡在蔣前力爲掄揚，於是，就在蔣一聲「試試看」的諒解之下，我們的胡適先生真的得償夙願了。

豈知仕途多變，好景不常，以一純粹的學者，而折衝國際的坵壇，倒底有點牽強，終於，因爲借款不力，被逼提出辭呈了。

卸任大使，長駐異邦，總不是一個辦法，重慶政府照例給他一個外交部顧問的空洞名義，於是，只好稱病，在美國做寓公了。

宦海升沉，如此而已。

波蘭作家顯克微支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小說：「往何處去？」這倒是我們的「學者大使」胡適今日的寫照了。



日本印象記

顧鳳城

我從日本回國已經好幾年了，回來以後本來是想再去的，不料爲塵事所阻，繼又發生了中日事變，以致不能如願，但在日二年的生活，使我永遠不能忘記。這裏所記的是我旅日生活的片斷加上我個人的感想，不能算是了解日本，祇能作我私人的觀察與體味而已。

一 日本的生活

我很愛日本的生活，尤其是住在東京的郊外，既有大都市所具備的種種便利條件，但沒有如上海大都市一樣的煩囂雜亂而緊張的情緒。在日本，可以費了很少的錢，而享受到合理而舒適的生活。使一個異國的旅人，不覺得是在作客，而感受到好似住在自己家裏一般的親切而恬適。

不像中國的房子不是西式的抽水馬桶就把木製的馬桶放在房間中，除了資產階級可以享受抽水馬桶外，一般的人民祇能在房間中作爲便所，這是何等不合理而不衛生啊！日本的煤氣設備也是很普遍的，差不多家家都有，不像上海一樣一幢房子中有十七八只煤球爐子，弄得烏煙瘴氣，窒息欲死！因爲他們房屋建築的比較合理，因此住在那裏。精神方面自然比較舒服。尤其是一個異國的學生，住在日本人的家裏，語言既隔膜，生活又不慣，幸而得到他們的親切的招待，可以忘去置身異國的種種不便。你如住在他們家裏，就當你是他們家庭的一員看待，非但供給你生活上一切需要的東西，而且代你洒掃房間，舖牀疊被，代你接待客人，敬茶敬煙，你如吃得來日本飯的，也可以將伙食包給他們，一切都使你便利舒服。記得我住在東京郊外

東中野汲泉寮將近一年，女主人是在上海日本尋常小學當過教員的，因此特別了解中國人的性情，沒有事的時候，她常和我們在一間食堂兼客室的房間中談天，有時看看報紙，我並不覺得住在異國的鄉間，覺得好像住在自己家裏一樣。

日本人是好清潔的，他們的房子掃除得十分乾淨清潔，尤其是他們洗浴的勤而普遍，也是使我們十分舒服的。他們比較寬暢一些的房子都有浴間，而外面浴室之多，簡直是五步之內即有一家，化了五分錢（不知現已加價否？）即可洗一個澡，自備毛巾及肥皂，既經濟，又清潔。

他們的食物當然沒有中國人的考究，但是簡單而衛生，合於節約的原則。中國人在吃的一方面似乎太奢侈而糜費了，對於物質的消耗太過份，我們看到日本人的那種省儉的吃法，我們是祇有慚愧。日本的大學生多數是在學校附近的食堂中吃「定食」，祇是一碗飯，一碟極簡單的菜，爲豆腐或烘魚等等，這些份量在中國人一定是吃不飽的，但日本人從來不大看見吃二碗的，然而他們的身體很結實，很耐勞，可見多吃是沒有什麼用的。

二 日本的風景

日本的風景，真是秀麗極了！我們從上海到東京時，中間經過長崎到神戶的一段，船在日本內海（瀨戶內海）中行駛，風平浪靜，如履平地，兩岸青山綠水，港灣相接，景色明朗而秀美，自然而富有詩意，幾如置身於畫圖中一般。

我在日本二年，旅行的地方不多，使我印象最深的風景地方，是日光的紅葉和熱海的溫泉。

我到了日本第二年的晚秋，學校方面預定到日光去作一次修學旅行，我們一行數十人，在早上七點鐘就從東京淺草驛出發，迎着季秋的曉寒，心境是爽適而明快，途中經過了不少的阡陌原野，著名的日光是

在眼前了。日光的地理是比東京高，所以氣候也比東京冷，我們身上雖然有些冷，但是我們心中却燃燒着對於日光的熱情與渴望。

車子停下來時候，那漫山遍野的紅葉已經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那真是從未見過的奇觀，整個的原野是紅的，整個的山也是紅的，我們乘了汽車上山去，俯視山麓，一座山好像火燒的一樣，真是無比的壯

觀！日本教授領我們走上了日光的頂巔，有名的中禪寺湖就在那裏，湖水澄澈，清可見底，山頂湖水的潔白，山上紅葉之深赤，象徵我們一羣年青人的心！

那時時間已近午了，我們走進了一個神社去休息，各人拿出帶來的「辨當」當飯吃。飯後，各人自由賞玩。同學們有的攀上樹去折了一枝紅葉插在口袋裏，女同學們却集在半山看那有名的日光巖下的瀑布。祇有我一個人在中禪寺湖的旁邊，看看湖面上反映出來的紅葉的影子，心上引起了莫名的惆悵。紅葉是美麗的，那時我的心境是寂寞的。

熱海是以溫泉著名的，又是日本男女常常發生情死的地方，所以在東京的中國人常常到熱海去觀光的。

熱海溫泉又有奇怪的風俗，就是男女同浴。衣履雖然不在一個地方脫去，但却同一個池中洗澡。初去的時候不免少見多怪，但自己浸在溫泉中的時候，倒也覺得平淡無奇了。熱海的風景十分雄偉美麗，山對着海，遠望海天一色，景色奇麗險要，難怪許多人選擇這個地方來尋死。奇麗的風景有時對於人也有死的誘惑的。



隨園坊日記

陶晶孫

有一天，我的蘇高子居來了一個賓客，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說：他在W辦一個教育機關，近來發起一個衛生實驗模範區，要請我去當主任，本來他先找到一個某醫師，某醫師從前為他們講演過醫學的，他說，你們家鄉有一個人在上海，可以把他請去，那就是我。

從此我在W當衛生區主任了，小小衛生區，我每星期去巡視一次，我請着一個很有力的醫師，他是我的學生，還有二個女醫師。一個愛他，一個愛我。

有一天，我和她走在南京的西城丘陵之上，周技正招待我們，對南北東三方望見風景，技正說：「此地從南至北多樹木，這整個西城已都是英美的勢力了，前天我們的大前輩接收鼓樓醫院為院長，今撤退了，從此以後我們人才恐怕再不能在社會上了。」

我們無然的回到旅舍，那時候已經有某旅舍建築正好，我們能夠發展我們的友情，我安慰她從生已有的沉悶，因為她出生就死了母親，換言之，母親為她的生產而死的，所以她在恨男子，悲女子，沒有看見或模倣女子的溫柔，只見繼母之可恨，女子之可憐。

我帶着她，指點她看我第一次到南京時候的，竹林，馬車路，鼓樓，夫子廟，孝陵。而因為那時候已經有自來水，貯水池在清涼山，所以我們走到清涼山而再五台山，忽在山之裏角之處，發見了一個木柵門，或可說小牌樓，那就是袁隨園之墓，我歡喜極了，穿過草叢上去，化了很多工夫在五個墳墩中找到中央一個為隨園之墓，但從山下來，我們又忘去隨園了，因為我們又談戀愛的緣故。

南京去過二次，初次見到者為荒涼和一個學者，二次見到隨園及女子的友情，沒有預備

第三次去。

可是第三次，我走進的是名叫隨園坊的一角，這給我歡喜了，我憶起隨園之墓，少女之愛，少女至今仍不變之愛。

可是這一次隨園坊之四客不是女子而是男子了，一個是我，一個是病理學家，一個是公共衛生學家，一個是細菌學家。再加有一個文學家客串。

這四個大學教授的宿舍，共有二室三床，四個大人不能住在三張床，因此每到夜時，我坐洋車到某官邸去歇。

一早，到隨園坊，三個高級醫官在吃豆腐漿大餅了。

“Par aspecta ad astra”

「你這話不是現在說的，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講五教授將被撲倒的問題」，病理學家說。

我偷看斤水的太太給他的信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我說，太太不能「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他承認了。

走出大門，門房起立敬禮，不自由極了，走入大門，執鎗者又敬禮，敬禮有各各程度，又苦極了，路上遇學生，有的敬禮，有的裝作不見，不知誰規定的，人和人須要招呼，因此發生很多困難，和洋人的習慣須要握手一儀，叫人在社會

上過活苦極了。

一天工夫，表示恭順，秉承

之後，回到隨園坊，憶起來一天工夫的成績，沒有辦出什麼東西來。連最有耐心的斤水君都有些灰心了，他草了一文，說我們要辭職了，他說：明白地他們在不要我們，在另外組織，組織不成，所以遷延。

此刻客串的冰冰來了，他說：「現在時期，不應是別人來請的，要是你去要的，一張功課表，要是許多人去分着點功課講講，假如像你們，要等別人來請，來請又要講條件，那簡直辦不成，事體不過做到那裏就那裏，你們要講將來，那簡直不必在此。」

我們徹夜的再談我們的話，因為這「我們的話」是我們從前的議決，各各立在自由的立場，同時相互連絡，有事體時候，可以在可能範圍相互幫忙的，我對於「我們的話」中加一句說大學教授三被斥，在世界上很多，從歐洲而美國，從日本而德國，日本而美國，吾輩為學生要誠實，為醫生要切實，為研究家要忠實，誠實和切實是一義的，忠實是多義的，能履

qu'ai-je fait pour mon instruction?

qu'ai-je fait pour mon

Paye? 者頗多，但能說

J'ai fait ce qu'je pour,

者沒有。

亦大也贊成了，我們覺得我們內容是豐富。

我們走出隨園坊，我憶起隨園應有小倉山房，小眠齋，綠曉閣，雙湖柏亭，雲含書齋等等東西，可是當然現在不能考查了，連大學生也全然不知道隨園是誰或者是什麼，我想，小眠齋或許是那棵槐樹之下，可是槐樹之下，似穀樹旁繫着一匹馬，正在養他的胸前的革傷，這個「立而睡」者也不知道隨園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小眠齋在什麼地方了。

學問要圓滿而普遍，亦大有最好的精神，精微的觀察，深遠的學識，我們談到怎樣要把近時的餓死人的病理學做調查，再談到怎樣可以實行最多的病理解剖，他說不難每天做二三十的病理解剖，他談到解剖後應用之棉花不足，我說可用泥灰以代之，這一點他沒有想到，將來大概大家也會想到我的方法了。

斤水有個愛妻在山東，他天天在念愛妻，我發見幹國家大事時，不可受女子的影響，醫

(接次頁)



潮

漫

憶

張 葉 舟

往事如昨，舊夢如煙，一縷縷，一絲絲，迴繞我心頭。夢見錢塘潮，醒來思如麻；不知是悲是喜，且從頭細說：——

錢塘江潮甲天下，八月的秋潮，更是千古以來稱絕，俗傳農曆八月十八日為潮神誕日，為確保沿江區域的安甯，是日有盛況空前的祭奠；投機者即以是日前後為「觀潮節」，擴

大宣傳，外地人士不知底蘊，成羣結隊前來，觀潮專車，觀潮團，觀潮台，使寂寞的古城海甯，一年一度繁榮，商販莫不利市三倍。其實呢，江潮以七月最大，向有「鬼魂潮」之稱；八月以後，其勢逐漸減弱，八月十八日雖為潮神聖誕，論潮反不及中秋日的可觀。所以本地人觀潮是在七月，觀「人」則在八月，因外地人士奇裝異服從四方畢集，的確能使見聞孤陋的鄉民一開眼界呵！

八月的秋潮，每年有千萬人來觀賞，每年當然也有千萬人失望歸去，鍾敬文先生曾寫過一篇錢塘江的夜潮，他嘆惜着說：「我不覺失望了！我以為這自唐以來，給文人士大夫所歌咏觀賞，百姓父老所樂於津津傳說的錢塘江秋潮，至少應有些驚魂攝魄的奇偉氣象，原來是這樣沒有什麼出人意表地的平常！我們在上海從歷過如山岳似的驚濤駭浪的人，對於這個有什麼希罕？便是我故鄉沿海一帶終日不息地一來一往衝激着的閒浪潮，也不見得比這遜色多許呢！也許是今年我所見的，潮勢比別年特別的低小，但在我總算是很掃興了。並且，我想就儘管來得大些，也不見得如人們所得吹的

那麼奇觀，自己從前所幻想的那麼奪目呢！」

鍾先生的話是對的，但是，千萬失望者中道破這「隱謎」的，不過是鍾先生一人啊！正因為大吹大擂的人們太多了，連鍾先生也深自懷疑：「也許是今年我所見的，潮勢比別年特別的微小？」雖然他已明白：「儘管來得大些，也不見得是怎樣的奇觀，與從前幻想的那麼奪目？」不過，鍾先生一人的「反宣傳」力量有限，錢塘江潮還是被人們津津傳說，歌咏觀賞，我從能夠記憶的幼年，直到拋離故鄉的那年，沒有一年的觀潮節，不是人山人海擠個水洩不通的！

這樣，在我的生命史上，每年的觀潮節，就像每年的元旦，清明，中秋，除夕，生日，國慶日……一般的劃出鮮明的烙印，不論是喜是悲，是好或歹，足夠我一生的追念憶想。

就從略懂人事的髫齡說起吧：因為我父親有一個朋友，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做幹事，每逢觀潮節，該會會員組織觀潮團到海甯來，一切招待事宜是全由我父親「包辦」的。我記得，事先有信通知來觀潮的人數，由父親預雇十多艘大客船，插上了雪白的小布旗，上

如羅利希，他在他的臨終時，他令眼前環圍着許多弟子，日本的秦博士在內，並叫夫人彈琴，他的耳朵在聽着夫人之琴聲，眼前見弟子們，可是夫人不能見其臨終，不得不按着琴而心急，這個夫人，是個隱在後面的內助，可是我們知道，竊利希視神經麻痺之後，僅有他的聽神經還在作用，這不是最好的送葬麼？女子結婚後獨立獨行者必亡，有愛妻者最為幸福。

隨園坊的新式宿舍可是沒有隨園的遺風了，一句話說，全沒有，僅有教會派之建築，成羣的樹木，其中的土磚之屋，土磚之屋上面有二三象徵，你不知英美人之殖民地，土人必戴一個土人之象徵，如安南頂，印度頂，中國鞋等等麼，所以宿舍的屋上也有中國象徵，令人覺得自己仍是中國人而借着洋氣，可不必全改為西人之生活。

下午三時，我們乘四部黃包車，告別隨園坊，向北駛走了，有個忠實助手在後面與我們招呼，我們感激他。

在馬路上駛了一刻，後面來了一部馬車，見上面一個小姐，和端正長衫之老人，一看知秘書長也從隨園故蹟之一角向

北而走，大家欲去坐四時之火車，離此煩惱之都。

我寫一字條曰：

「諸君，吾老朽矣！諸君將能有最好之導師來矣。吾醫界，人材多，人材均為吾友，誰來都是你們的師長也，早些忘去老朽可矣。吾輩去矣，吾輩為你們有為青年往還徒然，均情之所願也，曝屍任你們鮮屍，亦情願也。希望你們對己誠實，對人切實，對民族忠實。」

吾愛吾在隨園之坊住着一星期。在這煩惱之都，吾還得綠蔭，是最至幸。火車開了，獅子山不見了，北極閣不見了，我們離此煩惱之都。

(完)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書「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觀潮團第X號」等字樣，浩浩蕩蕩出發到斜橋或長安去迎接；一面家中的客廳等都打掃清潔，以備觀潮團員們住宿，人數過多時還向鄰家暫租房舍應用。早晨的麵，午夜兩餐的飯，夜半的點心，都是特別雇用廚司，忙碌的情況很像喜慶人家；在江邊，也預先搭好了觀潮台，這樣忙過三天，觀潮團回上海去了，父親也笑顏逐開的告訴母親，賺進的一筆錢，足夠數月的家用了。那時我還是孩子，什麼都不明白，但我似乎也十分興奮，覺得這許多體面的上海客人，能在我家住下，真是十分的光榮！他們走了，我就領導小弟妹，組織一個「拾荒隊」，什麼燒剩的蚊烟香，空了的麵包盒香烟壳，錫罐子，橘子皮，件件都是「寶貝」，能夠發現半塊喫剩的蛋糕，或是半瓶牛乳或果醬，那更是欣喜若狂了，這樣有好多年我比父親更來得熱誠地歡迎觀潮客；但等到年歲稍長，就逐漸的對於他們表示厭惡了！

十四歲我進了當地的中學，讀的是商科，因為我父親專心一意預備栽培我成功一個商人的。學校當局，每逢觀潮節，總是組織臨時商店，借海神廟的一角，出售海甯土產。在事先，由擅長文藝繪畫的同學，製就巨幅的廣告畫，張貼在臨時商店的左近，以便吸引顧客。我那時對於文藝已很感興趣，却從來沒有發揮的機會；却巧就地的張園農場，送來了數百罐白菊花，於是，急需草機一個廣告圖案，記得一位姓李的同學，已在數分鐘內繪成一個雄糾糾的童子軍，手持大喇叭，朝天吹奏着，照他的意思，能夠吹出幾句簡單的宣傳話，一幅廣告就可完成了。當時有許多同學在低頭沉思，却被我搶過筆來，寫上了二十個字：「君從海寧來，應知海甯味，送禮何所有，白菊最相宜。」

後來，這幅巨幅的廣告發揮了極大的功效，進出海神廟的觀潮客，均被牠吸引住了，終於購買了數罐白菊花回去，三天內售去了二千多罐，替張園農場的白菊花傾銷一空，學校中也賺了不少錢。

後一年的觀潮節，在上海醫院中服務的姊姊，寫信到家中來，要伴同幾個同事來觀潮；這使我的夠興奮了，因為這次來的觀潮客，不是漠不關心的青年會會員們，而是我的姊姊的朋友啊！這次我親自乘車到長安去迎接，雖然接來的人們一樣的在我目中是「奇裝異服」，我不再憎厭他們，反而覺得自傲，因為姊姊有了關練的朋友，自然也是做弟弟的光榮！

又隔了數年後的一個觀潮節，我開始忙碌着招待自己的朋友了！預備來觀潮的是杭州省立高中的同學，有男的，也有女的，特別使我起勁的，當然因此中還有數個女同學，總覺得能夠招待女同學到故鄉來觀潮，是萬分榮幸。我像父親似的，替他們安排好了一切，雖然他們都是換穿了華麗的服飾，我不過穿了一身樸素清潔的學生裝，但他們一個個和我握手，隨着我的導引到各處遊逛，女同學們更問長問短的要我講解一切，我覺得這比父親當年答復青年會團員們問詢的時候，要有意義的多了。

是八年前一個觀潮節，也便是我在故鄉所度過的最後一次觀潮節，那時我伴同的是一個從未觀過潮水的蘇州女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妻。我倆是一對人間的驕子，漫步在海濱的石塘上，故意的遠離喧嚷的人羣，目的是找尋僻靜的所在可以談心，愛情像蜜糖一般的流遍我倆的心裡，這一個觀潮節也是過得最甜蜜啊！

當觀潮客們紛紛散盡的時候，我倆也預備遠別這江邊的古城，到南京去摸索我們「幸福」的前程；故鄉幾個朝夕相處的朋友，黯然地就在這江邊送行，海潮似乎在嗚咽，別意離情打動了我的心弦，我感覺一陣不可言說的難堪，預感着此次的分袂竟是：「永別了，故鄉！」

八年來的經歷是不忍訴說，無限的創傷，細數起來夠使人斷腸！結婚使我倆老衰，憔悴，戰火使我倆生離，流浪；重聚以後的歡欣，又抵消不過次子夭折的心傷！每逢秋風秋雨季節到來的時候，烏淒淒的天色，平添滿心之惆悵；朝憶故鄉，夜入夢裡，夢見故鄉依舊，錢塘江潮湧如昨，醒來一陣感嘆，更不知是喜是悲，人事滄桑，原是不堪常帶三分愁！

秋

歌青春

柔和的陽光徘徊在屋頂，
青青的小草匍匐在牆際；
蒼子裡雖依然是
幽靜的一片，
冷風中却意識着秋天的踪跡
未近。

秋雨瀟瀟，
似離人的淚水飄渺，
又如哀悼催人的年華
無情地隨流水只往不歸。
楞着牆外的黃叶下墜，
在秋風的懷中訴說秋意深了。

鮮豔的紅叶掛向枝尖，
嫩黃的叢菊盛開在籬畔；
薄暮裏，老年人
以低喟來追思消逝的童年。
寒江白露，
而秋天却又匆匆走了。



雨天小記

陸 琼

江南的雨，是浙浙瀝瀝的。如果讀過石頭記上「風雨夕悶，製風雨詞」的那一回的，大概總放不下那種淒然之感罷？而且又正是這種苦雨連綿的夜晚。

我會經神迷於白下的長堤，那種了垂柳的長堤。如果是正下着霏霏的細雨，江草迷離，柳穗低垂，我們從如煙如霧一般，遊絲搖蕩着的雨絲風片中看去，只有一片迷濛，可是多麼豐潤的一幅圖畫呢？天落新雨，走過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睥睨着身前的雨，彷彿由空中洒下一把長線。脚下膏油般膩滑。迎面衝來的是一輛汽車；背面趕過來的又是一輛汽車……這是都市中的雨景，這裏沒有河邊垂柳的水滴聲，幽咽而又淒涼。

寂寞的雨。他家的女孩子穿了件淡綠的夏裝，頭上梳了兩根辮子，在院子裏正玩着爸爸給新買來的小船。

「小芬，你家哈小姐呢？」
「她禮拜六纔從學校回家。」

「你奶媽王四老老呢？」

「四老老去蘇州看他兒媳病去了，明天纔回來。」

「你一個人守家？」

「不，媽在家，這會兒剛出去，有楊媽陪我。」

「你在幹什麼？」

「我在看雨，真是好長長的雨！天上雲裏霧裏的雨好像全落下來了。」

真是好長長的雨！

在中國的詩人，詞人裏，也大都對雨發生了感情。我們可以常常讀到寫雨景的小詩或詞。文人大多是多愁善感的，所以雨這樣東西也好像帶了點說不出的什麼味兒似的。

張志和的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帶給我們的是怎樣一幅圖畫？在山脚下，有桃花，有白鷺。當然這是春天，所以山也是碧綠的。一個老漁翁，穿了綠蓑衣，戴了青箬笠，在斜風細雨裏垂釣。在這樣的意境裏當然會感到「不須歸」了。

記得在美術生活上看到一幅照像，題了「斜風細雨不須歸」，材料是取的富春江上的一個漁翁。這不山人不記起「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的嚴子陵來，這漢朝的隱士。在這首詞裏，包涵了大自然寂靜的美。在這環境裏沒有人世的騷擾，惡俗。給人一種平靜的感覺。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陸放翁這兩句詩一向使我非常神往。不獨是那迷惘的徹夜的雨聲，更有那賣花聲，想來一定出自女兒之口，於是就格外的驚人懷想了。雖然在江南，可是在繁華的都市裏，這種雨聲，賣花聲是不易聽到的了。除非在馬路上有提了小籃的小販向你兜售「白蘭花要哦？」，但這已不是令人縈念出自女兒之口的那神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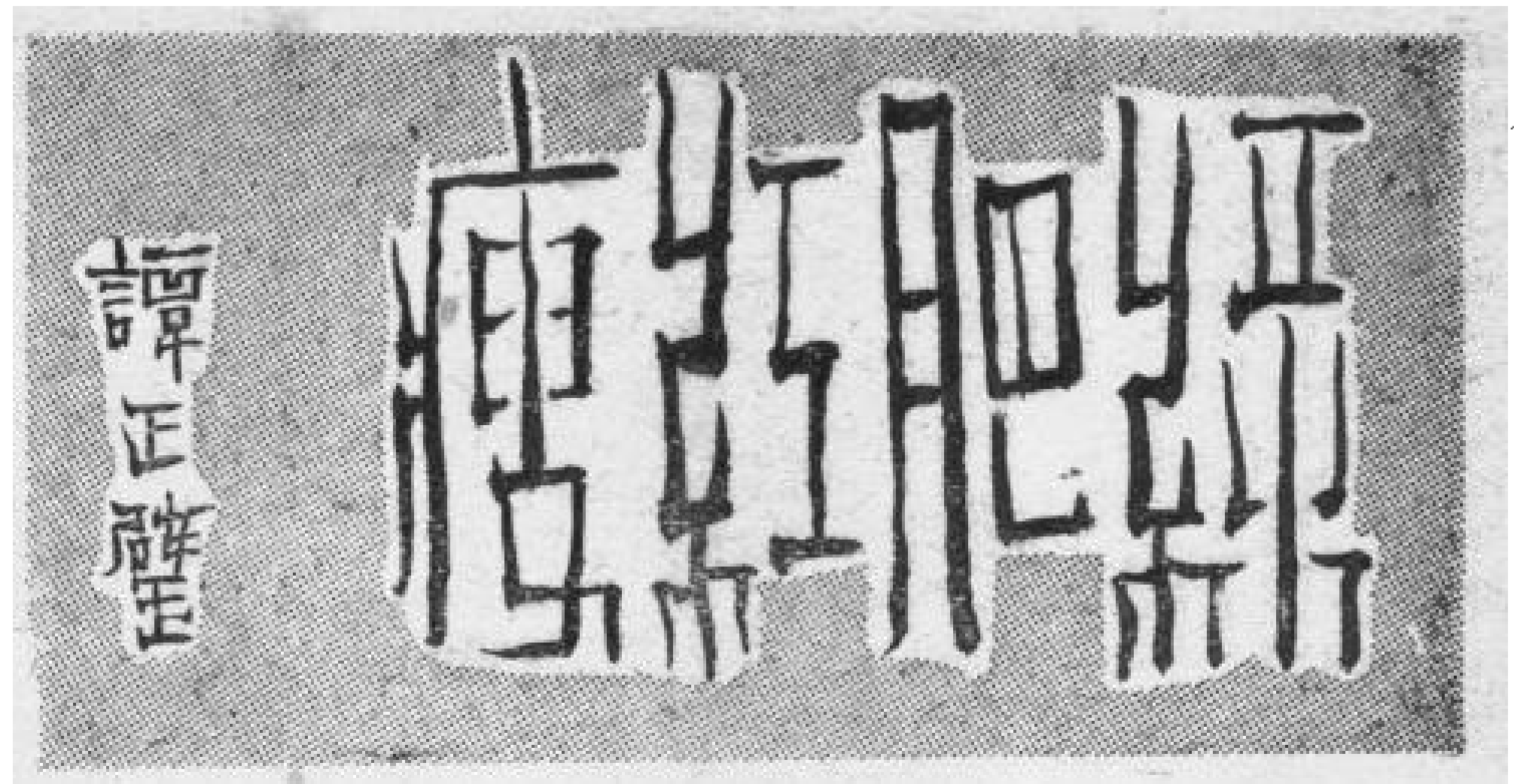
院子裏近來移來了幾棵楊柳，綠色的長條已經垂垂地了。這似乎是給我帶來的一種安慰。幾棵絲瓜已經爬了一架，並且已經有了幾個垂下來的果實了。我常常想這和「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的詩境相合，如果真的下着綿密的靜靜的雨的時候。要是真能有一個晚上，泡了茶和朋友們閒談着，在這境界裏，該也是人生快事吧？

李義山——依違於唐代牛李黨爭中的一個人——的那首淒涼哀婉的詩：「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風雨病相如。」一個失意的人想叫人家想念舊情重加錄用，其實這還不是等於棄婦的哀吟。「茂陵風雨」，我們現在讀的正是雨，並且是瀟瀟的雨，所以也把他收在這裏了。他的另外兩首詩夜雨寄此：「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與宿駱氏亭寄崔雍崔雍衰：「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也都帶着點感傷氣氛。

尤其讀了「留得殘荷聽雨聲」，這被林黛玉會賞識過的句子，更容易感到寥落的味兒。

我常常在中國的文學中應有一種「文學用語」的東西，如果有，那「雨」就該是個好例子。近來無事翻翻舊籍，還有「雨」字樣輒加以記錄，雖然只幾天，然而已經有了不少。以前見過未加錄下的，想想不知有多少。但就這些之中看來，「雨」境的佳妙也可稍微領略了。如溫庭筠詞「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皇甫松憶江南詞「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辛棄疾「柳暗波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南唐中主：「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株吹徹玉笙寒。」李後主「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溫庭筠「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

這些句子都是那麼清麗，雖然有些是帶着感傷的味兒。「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單這兩句就覺得這境界為南方所獨有。而「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株吹徹玉笙寒」是早就被人稱讚着的了。那杜工部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和孟襄陽的「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又何嘗不是饒饒的好句子呢！



濃，驟風疎雨昨夜
 捲問試。酒殘消不睡
 舊依棠海道，人簾
 是應？否知？否知。
 ！瘦紅肥綠
 詞令夢如照清李

時間在這裏比一切地方都過得慢，尤其是這幾天，一打上課鐘，便好像放鴿子斷了綫似的，再也不聽見續打下課鐘的聲音。

肺病已到了第二期的秋生，架着他一身外面幾乎只贖了一層皮的瘦骨，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每天按時地到頓西中學裏去上課。

在戰前，他每天只任課三小時，所得的薪水便足供他一家三口的衣食；這七年來，所担任的鐘點在一年一年的增加，家用反而一年一年地不夠。到了最近，他簡直將要沒法維持下去了。因為他已上足每天六小時，而所得的還不足家用的半數。這怎麼辦呢？

如果他是一個囤貨的商人，這時他早已住到醫院裏的頭等病房裏去了。可是話總得說回來，如果他真是一個囤貨的商人，他用不到每天一天到晚的吸粉筆灰，也決不會生這窮人絕對生不起的病來，也用不到住什麼醫院呢。

講到朋友和親戚，窮的人往往只有窮朋友，窮親戚，縱然同病相憐，只有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萎頓、憔悴下去，誰都

是愛莫能助。什麼補助金，什麼醫藥捐，從不懂得真實的痛癢的人手裏吐出來的一絲兒，還不如索性去做乞丐求乞的好，因為他根本補助不了你什麼。倒不如一個做乞丐的，只要他面皮老，不貪懶，他總是很容易地一天一天生活過去。

秋生常是這樣想：要是世界永遠這樣地綿延下去，總有一天，一大批一大批的人會同時餓死，儘管糧食並不發生恐慌。

而且，他一回家，照理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了，雖然還有課卷要改，但是忙裏總可以偷得一些閒，來吐吐他疲勞了一天的悶氣。可是，不幸是他又發得了一位太賢明的太太。她一看見他，不知從什麼地方去學來的，便是嘖嘖叨叨的一大套，說什麼人應該吃些油水，我們為什麼油已有好幾個月不進門了？又說什麼從前我們是每天喫肉的，現在為什麼索性連肉面也已好久不見了？還說糖沒有了，應該設法去買些來呀！理由自然不能算不正當，可是這正是最使秋生聽了頭痛的話。他那裏不希望吃油，吃肉，吃糖呢？可是……

可是他每個月把他賺來的薪水一齊交給她作家用，無論怎

樣，她總得扣除十分之一作為她的酬勞，寧願不夠用時叫他丈夫去舉債，而借來的錢他也照樣地要扣除十分之一，她絕不願放棄一絲一毫她應得的利益。

秋生呢？總是愛在沒辦法中找出辦法來，但不找辦法又怎樣呢？這幾天，他曾請人介紹成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每天學校散課後，他去授得一小時，所得報酬，可以抵得學校一天的報酬，秋生自然是歡喜，而他的太太更歡喜，因為這樣，又可以增加她的扣得的利益了。

可是，他的身子從此更萎頓，疲乏了。他每晚一上床，便想最好永遠不要天亮；而到了天一亮，他却希望黑夜立刻到來。誰能領會他過着這樣生活的人的真實心境呢？除非做着同樣工作，有着同樣遭遇的人。

這一天，他等學校裏一散學，便急急到他做家庭教師的人家去。那家是個暴發戶，主人是做顏料生意起家的。他家裏已有一妻二子，但他整天住在另外一所公館裏，和一個姨太太一天到晚的廝混。他根本不懂得子女教育的重要，因為他看見有錢人家都請家庭教師替

孩子補習，他現在也是一位有錢的人，所以也照樣地來點綴一下。

今天秋生一到那裏，便見他們家裏情形大變，把一切東西都裝紮好了堆在一角，像要遷出似的。而全家的人都垂頭喪氣在議論着什麼。他一直走到他平日授課的那間屋子裏，他的一個學生便進來告訴他：

「先生，我們都要回到鄉下去了。」

「幾時回來呢？」

「據媽媽說：這次回去後，不再出來了！」

這却使秋生意外地吃了一驚：

「為什麼？」

「先生沒有知道嗎？爸爸說：他因為做生意蝕了本，我們住在上海，他開銷不出。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他要陪我們一同回去了。」

他今天當然不必也沒心緒再行使他的職務，但他必須明白究竟。正在這時候，另外一個學生也走進來，遞給他一個信封：

「這是本月份的薪水，媽媽叫我送給先生的。明天起，先生可以不必來了！」

他還有什麼話可以和他們說呢？接了信封，沉吟了一下，

便將信封下了袋，告別回去。兩個學生倒有些依依不捨地送他到大門外才道別。

他一路上昏昏沉沉的想，此後生活又成問題了，用什麼方法來彌補呢？方法沒有想出，頭重得像要倒垂下來了。

到家一進門，他的太太並不在，只有孩子在一個木人玩積木。

「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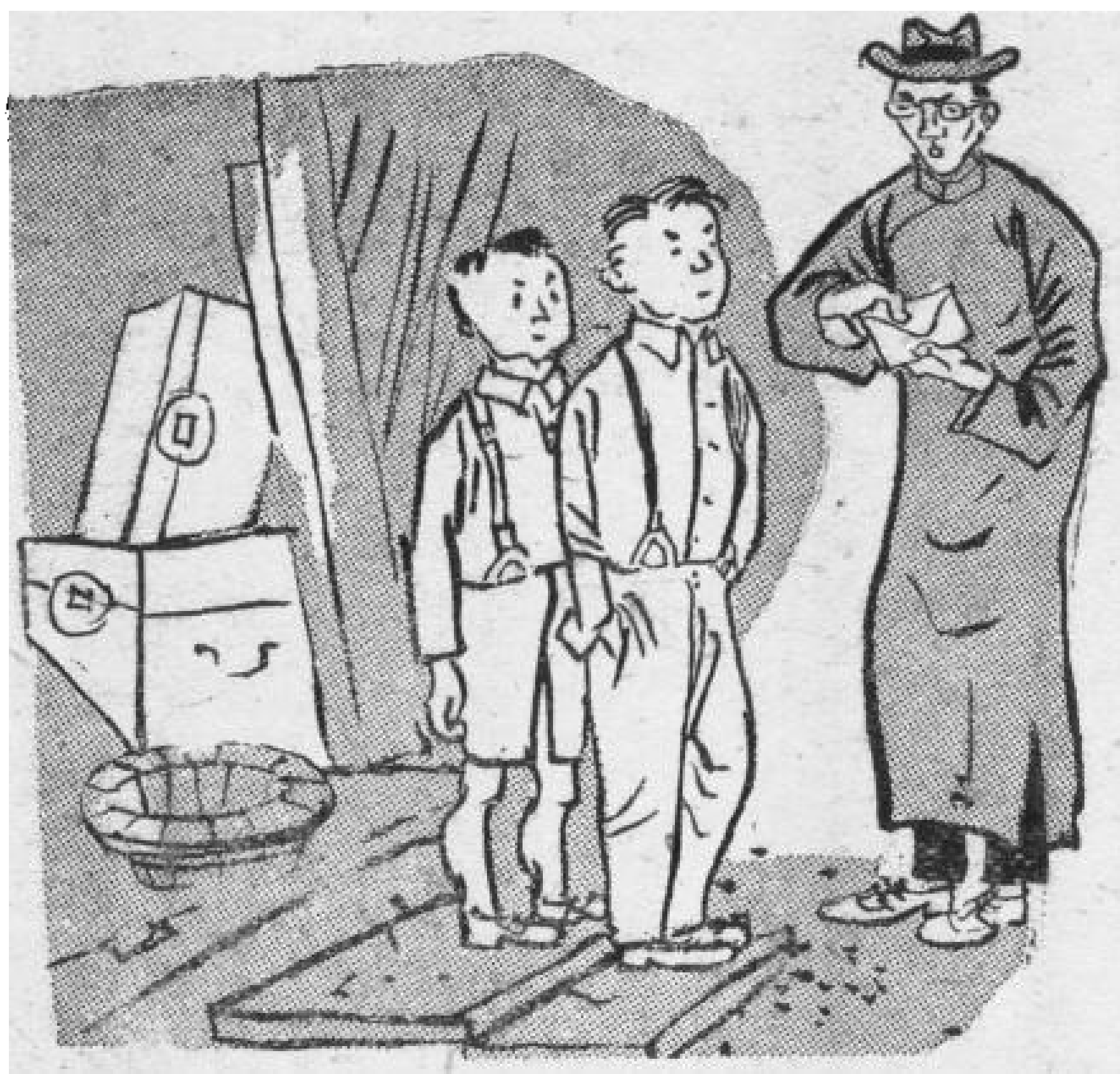
「媽呢？」

「媽呢？」

「媽呢？」

「媽呢？」

「媽呢？」



(。了別告然恨便，下一了思沉，封信了接他)

肥飽了她一個人。

想到這，却引起了在他心裏從來沒有引起過的憤慨，反而把剛才所担心的，此後生活如何解決的問題暫時忘記了。他覺得他們中間所負的責任太不平衡了。在平時「男女平等」的口號喊得應天響的她，到了

在他的腦中顯現，想來想去，他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他才好。

一陣脚步聲直衝進屋子裏，他的太太又是大包小裹的買了許許多多的棉布從外面回來，而且面上露着從來不曾有過的高興：

「秋生，你看今天的棉布便宜不便宜？五千塊錢，買了這麼一大堆！」

秋生不回答，只瞪着眼不動地看着她。

下午兩點鐘，施公館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對應門的娘姨說，他要會見施太太。

他是一個已經留着小鬍子的中年人，一副陰險奸滑的神氣，有意擺出老走官場的大方樣子，把自己的名片遞給娘姨。娘姨把他引到會客室中沙發上坐下，便拿了名片到樓上去通知太太。

好一會兒，客人把娘姨送進來的茶已喝乾了，主人還是翻來覆去。直到客人把會客室中壁上所掛當代要人所寫的字軸足足看了三遍，才隱隱聽到樓梯上有人下樓的脚步聲。他心裏狂喜地想：

「好了！一定是她下來了！」

果然，人影子還沒有聽見，一陣笑語聲已先從門外送進來：

「王先生，對不起，累你等待了許多時候！」

一個服裝華髦，頭面上打扮得極風騷的摩登官太太，在門外出現。客人已眯着眼，露着笑，站立起來迎接：

「不敢！不敢！施太太，又來打擾你了！」

施太太也是很大方地，含着對待客人們習慣地笑，逕自走進室裏，讓客人先就坐，然後自己也在附近的另一隻沙發上坐下來。

客人先來了一陣「今天天氣哈哈」，接下去還不就說來意，再來一陣閒扯：

「施秘書近來很得意，聽說他正在活動一個肥缺，連日忙得不大回家。——施太太不去打牌作悶嗎？」

「寒生近來也不大得意，京裏生活程度這樣高，簡任職的最高月俸，連津貼還不到二千元。他在外面應酬極多，紅白帖子三天兩頭有，這數目連送禮也不夠。這個年頭做官，正是天曉得！」施太太說到這裏，眉頭不由地皺縮來，但始終不會忘記了笑：「所以，我不

能不幫着他另外想些方法來彌補。」

「哈哈！」客人又打頭來個沒感情的笑：「那巧得很，我今天正有一件事要麻煩施太太和施秘書。事情如果成功，」

假裝的正經：「那倒比一年的俸給還要實惠，因為對方很有錢，化掉二萬三萬滿不在乎。……」

這話正中施太太的心懷，比吸鴉片還要容易提精神，她頓時軟癱了身子，滿面都是媚地笑：

「王先生，屢次承你幫忙，我們很感謝你，只要他做得到，一定替你効力，可是不知道是什麼事？要不要他担什麼干係的？」

「施太太放心，對於施秘書一點，也不會有什麼妨礙。只要他把部裏新到的某一種文書延宕一下，在月內如果那文書的覆文不發出，有人願出三萬元的酬謝。」

「是這樣容易的事嗎？」施太太似乎有些不相信，事情的難易和報酬的多少實在大不平衡了：「出錢的人有什麼好處呢？他肯化這麼一筆大款子？」

「在他當然有極大的好處。而且二三萬塊錢在他們手裏出

現在，一些責任也不負，甚至她自願把他當做她的傭人，她替他管了家，他應該給她以報酬，否則她寧願做別人家的傭人去。她完全忘記了這個家是她和他共有的。

他一個人坐在屋裏悶得透不過氣來，未來的生活的威脅又

我終天不停地工作，反而一錢莫名。原來我勞苦了一生，只

堆的紅

紅綠綠的棉布，好像開了另布

店，便問孩子：

「這些是那裏來的？」

「是媽媽剛才出去買來的；

現在又去買了。」

他想：她倒有這麼多的錢，

我終天不停地工作，反而一錢

莫名。原來我勞苦了一生，只

來，等於從前的二三百塊錢，算得什麼？他上次到上海去玩，只是逛逛跳舞場，叫一個紅舞女陪了他三天，也化去了四萬塊錢呢！……」

「那很好！」施太太很得意，她想想她的銀行存摺上可以意外地添上一筆大款子了。「那你告訴我：是什麼文書？還有，他們預備先付多少定錢？」

客人連忙在懷中掏出他的皮篋來，從裏面拿出一張預備好的支票，笑逐顏開地授給施太太：

「這是一萬元的支票。我們是熟人，一言為定。等到下月一號，再付二萬元！如果要現款，也可以的，待我換給你。」

「不必了，支票也好。」施太太已把支票接在手裏，眼睛瞪住在票面的數目字上，十分得意地：「那請你把文書的性質等等告訴我，好讓我轉告他。」

客人「諾」「諾」連聲，又連忙從皮篋中掏出一張紙頭來，很鄭重地授給施太太：

「這上面寫得很明白，請你交給施秘書照辦就是了！」等到紙頭也到了施太太手裏，他忙站立起來：「時候不早，麻

煩了施太太，我們再見！」

十分感激的神情，在施太太面上掩不住地表現出來：

「不再坐一會兒，他快要回來了？」

「謝謝你，對方正等着我的回覆，我必須去走一趟。」

「那我叫寒生後天請你到六朝居去吃便飯。」

「哈哈！大家都是老朋友，不必爲了這事請我。我們相聚的機會正多呢！等施秘書回來的，請你就替我致意，我去了！」

客人終於告了辭，施太太沒有把他送到大門，便給客人攆駕却回來。

她一壁走，一壁在想：

「我的好運來了！寒生決計不會知道我會得到這樣多的錢，因爲事情是這樣的輕而易辦。」

她才回到樓上臥房裏，把那張支票放在她的首飾箱裏，預備有了空，再到銀行裏去拿。

當她再走下樓去，腳還沒有踏到地上，忽然看見她丈夫從外面走進來，垂頭喪氣地。她暗暗地吃了一驚：

「寒生，今天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早？部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施秘書對她望望，搖搖頭，

皺起眉來：

「我已免職了！」

這正是一個晴天霹靂！她立刻就責怪自己的命運真不好，剛才賺進了一筆絲毫不費力的大款子，事情如果辦不成，豈不要嘔出來還給人家？這正是一件令人肉痛的事。

「有這麼巧？我剛才替你賺進一筆大款子，」本來是不預備告訴他的，現在也只好說穿

眉想，一會兒，忽然笑道：

「不要緊！部裏的事我還沒有交代。下幾天我不去，當然一切文書都擱置起來。等新秘書一到任，我把那件文書放在已辦的一類中交給他，等到他加以整理而查出來時，那麼早已出了月了，事情不就成了嗎？」

「那姓王的知道已撒了差，他會信任你嗎？」施太太顧慮

施秘書又皺起眉來：

「我想回鄉去。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官兒我早就想不做，一則一時沒有別的事可做，二則丟不下你，所以敷衍到現在……」

「那你預備丟掉我了？」施太太撒嬌地，裝做黯然的樣子

：「你回去了，叫我怎麼辦？難道叫我再去做服事別人不成？」

「這有什麼要緊。你在和我同居以前，不是已會服事過好幾個人嗎？我們相好一場，這次姓王的一萬塊錢，我分文不要，都送給你……」他倒真有些黯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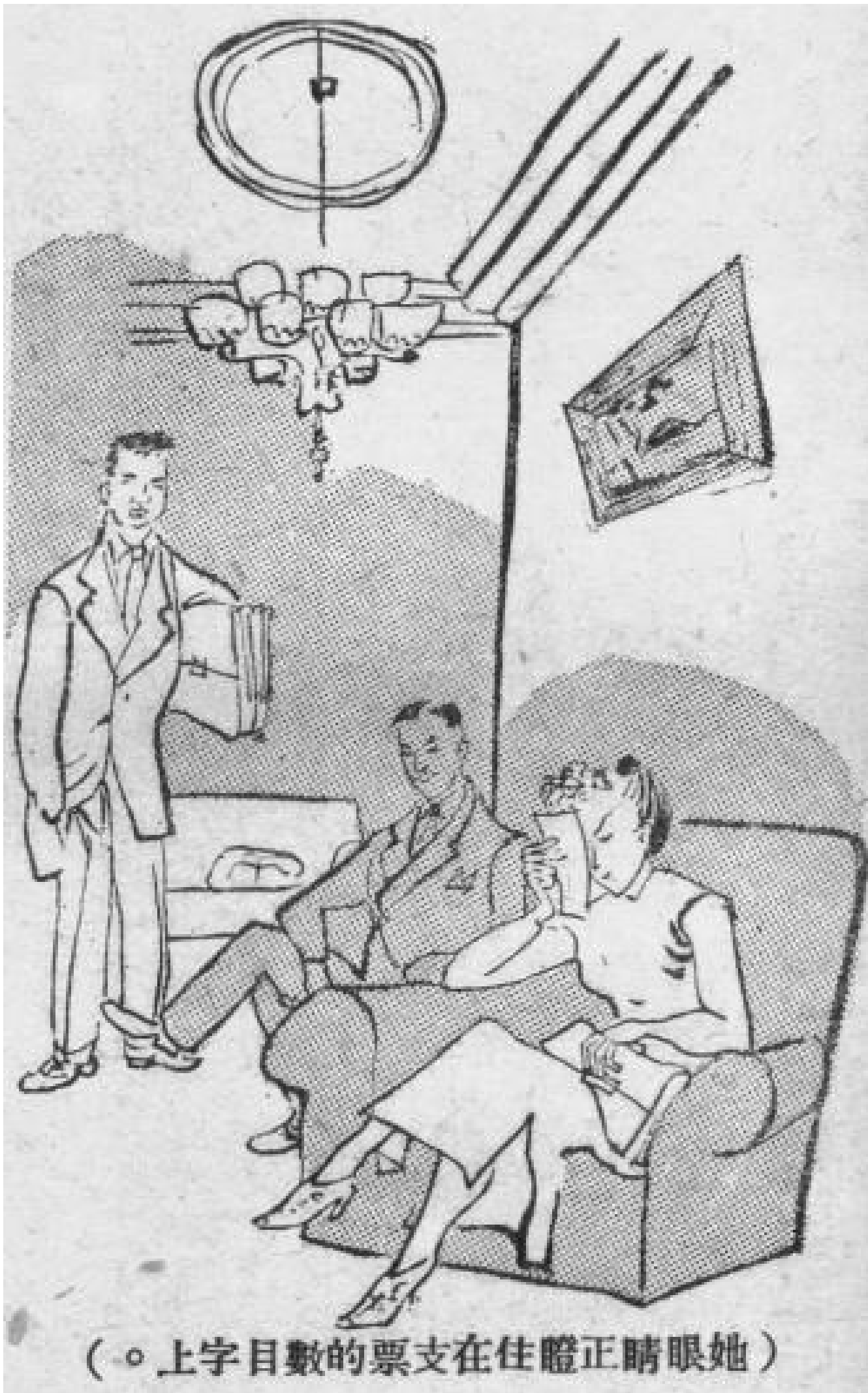
「那麼還有兩萬塊呢？」她立刻忘記了其他而着急起來：

「一萬塊錢只抵得從前一百塊錢，濟甚麼事呢？」

施秘書見她這樣，也變做毫無情感地：

「如果姓王的分文不少地送來，那再給你一萬塊吧！我做了一年多的官，不但沒有多餘一個錢，而且還欠了一身債。姓王的如果真的不失信，贖下的一萬塊錢正好還債，那我還是一個光棍子回去呢！」也不覺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一直到晚飯時，大家又談了一會怎樣分手的事。



(。上字目數的票支在住瞻正睛眼她)

了：「你又丟了職，這怎麼辦？難道讓牠再由我們袋裏逃跑出去嗎？」

施秘書聽她這樣一說，精神也頃刻一振，忙問什麼事兒？

她就說那姓王的客人把她的事情告訴他，而且遞給他那張客人交給她的紙頭。

他接來看，立刻又皺着

得很周到，而且也很合情理。

「那不會的，這事一時不會給部外人知道，除非我們先對人家說。」

「那麼好了！」施太太的胸口覺得一鬆，吐了一口很長的氣。

「我們來談我們自己的正經吧！你免職之後，打算怎麼辦呢？」

等到施秘書晚上出去訪朋友，施太太慌忙回到臥房裏去，把他的銀行存摺拿出來結算，她不覺快活得幾乎笑出聲來。這二年來，他足足積了十萬元！

於是，她想：「從今以後，我可以不必再去做人家的臨時官太太，就是嫁一個平常的人，也足夠享用一生了！」

三

幾年來每天只看見他時常笑逐顏開的鄧富萬，這幾天裏，也可以在他臉上發現一些担着心事的陰影了。

今天他住在他的臨時公館裏還沒起床，和他的臨時太太——她是一個他包着的紅舞女，她過着比一般姨太太們還要舒服的生活——都睡得很熟，因為昨晚他們還是在二時左右才回來的。

一陣電話鈴聲在床的桌子上把他喚醒。他翻過身子，似醒非醒地半張開他的睡眼，隨手拿起聽筒來接話：

「噲，你是誰？……什麼？又跌了？……這是真的嗎？……那麼你從速替我賣出去……不去管他，什麼我都不計較……一定要我自己來嗎？……」

「那也好，准十點鐘我一定趕到……托你的事，不要忘記，只要有人要，儘管賣掉……好！好！……再會！」

他這時完全不想再睡了，張大了無神的眼，額上皺得很厲害，在被中坐了起來。側頭看看和他並頭睡着的莉玉，一團蓬鬆的捲髮籠罩着一個嫩白的小臉兒，十分嬌美可愛。她這時正睡得很甜蜜，在她的頭臉上，鬚髻世界上久已絕跡了人類的不幸的影子似的。

他不忍驚動她，只是俯下頭去輕輕地和她接了一個長吻。她好像沒有知覺似的沒有一些反應。但當他吻畢時，她的臉忽然側向牀裏去，眼睛依舊緊閉着的睡去了。

又皺了皺額，勉強披了華服走下床。姨姨在外面聽見屋裏有人起了身，便打了臉水送進來。富萬洗好臉，今天例外地由自己對着鏡子理好了髮，吩咐了娘姨一番，便一個人出門去。

二小時後，莉玉才睡足了醒過來，張開眼來，一看富萬已不在牀上，詫異地低聲就喚：「大令！我的大令！」

得到的回音是娘姨再推開了門跑進來，她一面走一面說：「莉小姐，鄧先生出去了！」

「什麼時候出去的？」嬌嗔地：「爲什麼我一些聲音也沒聽見？」

娘姨回過頭去看了看妝檯上的時鐘，回答道：

「已有兩個鐘頭了。」

她索性躺着不起身。她知道他不是有了極重要的事，決不會拋她一個人在家（？）裏獨自出去的。這一年來，他的運道真好，起先是一月一月的「發」，後來是一星期一星期的「發」，到最後就是最近一個月，竟是一天一天的「發」起來了。他在昨晚臨睡時，曾當



(。去下跳裏江向，欄鐵出爬他)

他的面計算過，他現在所囤的棉紗棉布，如果立刻賣出去，足值一萬萬元。今天一清早出去，想來又有了什麼「發」的機會，像他這樣「發」下去，一萬萬馬上就可實現。……想到這，她不由的衷心地笑出來。

她又回想起她和他這一年多來的情形：他在麥克舞場裏第一次達到她時，那時她已是一位很紅的舞星，有許多許多的執椅子弟在追逐她。他們倆竟一見如故，坐檯伴舞了不久，便由他租賃了一所小公館，實行同居之愛。從此她便過着完全適合於她的理想的舒服生活，她要什麼，只要她一開口，富萬便奉命唯諾地做到。因爲富萬是一家布莊的夥計出身，

論，什麼衣服啊，首飾啊，新買的現在正住着的這座小洋房啊，也足值時幣一百萬元。一個舞女能夠擁有一百萬元的家當，也可算是「破天荒」的事了。

莉玉總算是個有良心的女子，除了他給她的東西必於用他的名義保存着外，平時服侍他可以稱得無微不至。他也把她當做完全屬於他的人一樣，

好像這個世界將永遠這樣過去，他的貨物永遠有增無減，而他們永遠可以過着一天比一天舒適的生活似的，只有快樂，只有幸福。可是他從來沒有睜開眼睛，看到另外一個世界裏有着許多許多將要餓死的人們。

這幾天來，市場上突然起了一種謠言。這謠言如果竟然成爲事實，那是對他有十二萬分的不利的。但謠言總是謠言，向來市場上所起的謠言，起初往往對於某一方面不利，而結果，往往反而更增加某一方面意外的利益。所以他雖然覺

得有些可怕，但也未嘗不覺得可喜。他是一壁担心，一壁自慰着。

可是今天一早出門後，他沒有回來吃飯，而且連電話也不給一個，這倒有些反常。莉玉又想起這幾天來，他有些不大高興，好像在担心什麼似的，因此她也爲他担心起來。她接連打了好幾個電話到他常到的地方去問，都回說不在，而且還都說今天沒有到過。她更加不安了。她隨便地吃了一碗飯，決定出門找他去。

她剛才走出門口，就有黃包車夫拉過車子來兜生意。她不講價，跳上去就坐。

行過沒有幾條馬路，迎面來了一個賣報的人，手裏拿着一疊報，嘴裏在大喊：

「號外來了！國老爺都倒楣，窮人翻身日子到了，棉布都要充公啦！」

他很高興地這樣高喊着，有許多的人在向他買。她坐的黃包車才走近他，他也遞過一張到她面前來。她接下了，付了錢，就在車上看，果然報上赫然載着這樣的題目：

政府緊急安定民生處置
即日起棉紗棉布收歸國有
繼續施行按戶按人配給制度

她沒有再看下去，身上早像倒着了一身冰樣冷的水，幾乎要顫抖起來，心裏在想：

「完了！完了！怪不得他不回來吃飯！他買的棉紗棉布都完了！」

這時黃包車夫如果回過頭來看她，一定會詫異她不是剛才上車的人。她的面色完全變成灰白，眼睛好像經過了重病有些凹下去。她心裏一陣一陣地在發糊塗，只覺得車子走得實在太慢了。

好不容易，車子到國際飯店停下。她慌忙跳下來，給了車夫應得的加倍車資，便匆匆跑進飯店裏。

她一看飯店裏電梯間前的情形，也有些比平時異樣，每個等電梯的人的面上似乎都籠罩着愁霧，好像都置身在一所大殯儀館裏。她的心忽然覺得在忐忑地跳，她又在擔憂着自己到上面還找不到他。

好不容易坐了電梯升到八樓，快步地走出電梯，奔向富萬長租的那個房間去。一個侍應生迎面走過來，他是認識她的，忙含笑招呼她：

「莉小姐，鄧先生剛才來過，可是給幾個朋友軋他到什麼銀行去了。聽說外面市場上消息很不好呢！小姐要不要在房

間裏等他回來？」

在她的臉上，這時無論如何也堆不起她的應酬的笑來，聲音有些嘶啞的：

「謝謝你，不要了。他回來後，說我曾經來過，叫他打個電話到家裏，而且如果沒有什麼要事，叫他回來一次。」

她不等侍應生答應她，已經轉身回到電梯間前，人是在等電梯，心裏却在茫然地想：

「還是再到別地方去消遣呢？還是回家去等他？」

到底有了心事的人再也鼓不起什麼高興來，她再也沒有心緒到舞場或咖啡館去消遣，但是回家去也無聊，於是決定到大光明去看電影。

她從電梯下去後，走出國際飯店，向西走去，沒有幾十步路，便到了大光明。早有拿着飛票的人上來兜攬，她懶懶地不還價買了一張，不問時間早不早，便一個人跑進去先坐下。

在迷迷糊糊中，像看過，又像沒看清楚地自電影開始放映一直看到完畢，其實她連影戲的題目也沒有看清楚記清楚。場裏一散，她仍舊茫然地擠在人叢中走出來。

她再回到國際飯店，還是坐了電梯到八樓。侍應生告訴他

，他才來過，又出去了。臨行時他有一封信叫出差的送到她家裏，現在想已送到了。

「他曾說起，這會他到那裏去的嗎？」

「沒有！可是不知爲什麼緣故，看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不高興，愁容滿面的。」

她急於要看他寫給她的信，因爲這實在也是樁可以驚奇的事，她和他相好以來，差不多天天在一起，電話是常通的，可是從來沒有通過什麼信。這一次不免有些特兀。

她急急下樓，僱了一輛三輪車回去。剛喚開門，娘姨一看見便嚷：

「莉小姐，有人送信來，送信的人才走不久哩！」

她點點頭，急急跑進去，走到自己房間裏，那娘姨從桌上拿信遞給她。她接來一看，果然是富萬的親筆：

「莉玉：從這時候起，我是完全完了！但我却料不到完得會這麼快！

我的棉紗棉布一旦收歸國有，除去官價外，我得另外償還銀行押款五百萬元。你看，我拿什麼來還他們？

到這地步，沒有辦法，我只有走最後的路。你千萬別

傷心，因爲這是我的自作自受。

我想：你的所有，足夠你一生的享受，所以我很放心。一切你儘可自由，可是我希看你萬事要小心，不要上人家的當，因爲你很年青。

你如果不忘我，只要每年的今天，在你屋裏爲我焚香默祝，我如有靈魂，一定會來保護你的健康！

別了，莉玉，後世再見！
富萬絕筆

她沒有看完，早已歪倒在沙發上暈了過去。

這天晚上，天空的月亮給一片烏黑的雲遮住了，黃浦江上也是一片烏黑。在外灘公園裏，這時還有一個人沒有回去。他在江畔徘徊了好久。趁園裏的巡捕出去掉班，他爬出鐵欄，向江裏跳下去。

整個的上海依然深埋在一片燈火輝煌裏，牠沒有覺得，這天晚上，出於意外地縮短了許多許多人的生命，使每個人的生活都將變換他和從前不同的形式。(完)





幾天以後。

四

陳其生因王梅林的介紹，在皇后大街上英人經營的利士頓公司做起事來了。這個公司專門販運澳洲製的洋服料子，售與東亞各地，營業範圍相當廣泛。在日本設着辦事處，和王經營着的店裏也有交易，因這關係，所以王梅林和這公司的經理人相識。陳由王介紹給經理約翰遜，營業主任巴格氏時，便覺得很不痛快。對於商人特有的貪慾，狡猾的眼光，尤其覺得看不入眼。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嫌惡外國人的。尤其是對那鷹爪鼻的猶太人，最感到嫌惡。可是，在這時不能再顧到這些事。總之陳其生在目前所最感緊要的，是解決生活問題。進去以後，當主任的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所以也並不如當初想像的苦悶。他好像遇到了救一樣，身心都輕鬆了。

向故鄉的母親和妹，寄了封欣喜的信以後，回信用快信寄來了。因為母親不能寫字，所以由妹代筆的。

「其生吾兒：

我真高興極了，我想已經死去的父親都一定很高興的。况且又是外國人的公司，想必規模很大吧……」後面的幾節大概是受了當局檢查，塗得漆黑，看不出什麼來。他試盡種方法，總沒有辦法可讀出來。從這可以想像到故鄉的治安，比以前更壞了。

「……我們在欣快地等待着三人能早一些在一起生活。

將近炎熱的夏天了，怕水土不服吧？家事不必費心，對於自己身體，須得當心。

祝你健好。

母 字

字面粗雜而簡捷，却是一片真心，從心頭深深地感到感激，接着竟哭起來了。

他現在有一件愉快的事，每天從公司回家，一定得去訪王梅林，和他一同談論，和他一同遊玩，繼續着宛如重回到學校時代那樣的愉快的交際。靠他的照應，認識了不少的同鄉人和同鄉的先輩，並且也加入了廣州同鄉會會員。逢到休假，便很遠的跑到赤桂，石澳，蝴蝶谷，馬欄山，小西湖去過着愉快而舒服的一天。每天晚上兩人在講，可是話題的豐富多得不可思議；雖然每天在爭論，但從未鬧到不歡而散，每天在碰頭，祇有更加親密起來。近來他對於王的尊敬日本，愛日本的心，和王說的「日本美麗，而日本人優秀得可愛」的意義，也能含糊地領解了。為什麼緣故，中國和日本在現實上雖在戰爭，而同時王的一家，和許多華僑，却能依然安居在日本？從這現實，可以猜到日本人的和善，並且猜想到日本人是具有美麗的心情的。然而，為什麼這像兄弟一樣的兩國，即使有如王所說的爲了思想，又何必一定要繼續着醜惡的鬭爭之爭呢？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思索，都解答不出來。

兩人分別的日子終於來了。

王梅林比預定早一個月回日本去。王出發的一天，正當利士頓公司的創辦紀念日，陳其生也休假在家。

陳在清早便到王的寓所。

九點鐘一過兩人便乘纜車（登山電車）到太平山口，再坐轎子到頂上。這山也叫作扯旗山，原名是硬頭山，不知從幾

時起，才被俗稱爲太平山的。這是香港第一的高山，由此可以眺望香港的全部。

天空裏浮着雲，九龍半島雖看不清楚，市街和港灣，却歷歷可數。在街市裏走路時所看到的巨大建築，也小得像雙四方的匣子，汽車，電車，和走着的人，像是螞蟻在蠕動。四面環繞着海，這樣一看，才知道香港果真是個島。兩人在山頂眺望得出神了。

「可惜得很，要是天晴，就更美麗了吧？」

「可是日本比這更美麗，日本的海更碧青美麗。」

陳看見香港的水碧青，便覺得比故鄉的珠江的濁流美麗，但一聽到王說日本的海更碧青美麗，便有點想像不出來了。王連想着美麗的日本，吃完帶來的牛乳麵包後，便不勝留戀地下山。

一到街市裏，和山上不同的溫暖的空氣，立即包圍了兩人。

這別墅是南洋的華僑巨子胡文虎投了巨費建設起來的庭園式別墅，雖然沒有開放准一般人進去玩，但也准許人家去參觀。將不十分高的山腰全體，改造成立體的庭園。與其說是在天然美上加上人工美的近代式庭園，還不是說是一個足以代表近代的中國式庭園的花園。裏面有宮殿式的堂皇的房屋，美麗的花園，青的草原，更在各處配置着無數的石造動物，各種的珍禽異獸。別墅背後有

一個巨大的人造山洞，使人有非復人間的感覺。近山頂處，高聳着白石造的美麗優雅的東方式高塔，這別墅主人給題上個虎塔的名字。由灣內和街市間，也可清晰地望見。在初到香港的人看來，這個能從鱗次櫛比的洋房之間瞭望得到的高塔，包含着「一種東方式的情緒。」

兩人看着這別出心裁的名園而欽佩不已，各處觀賞，最後在仙洞旁邊攝了個紀念照相。

文

友

「像個神仙嗎？」
 「穿洋服的神仙，哈哈！」
 「那有這種神仙，哈哈！」
 兩人都笑起來。
 出了別墅，什麼地方教堂裏的鐘，已在報正午了。
 已在灣仔的四大餐室吃完午飯，但到在船還有三小時。
 穿過跑馬場旁邊，沿着公共汽車道向東進，再打匯豐銀行後面上山去，便到兵頭花園。
 「下次幾時到香港來呢？」
 「暫時不能回來。」
 「那多寂寞！」
 「我也感到這樣，如果和你分別的話。」

「大家丟開無意義的感傷罷！不久的將來我們總還能碰到的，況且開船時間亦快到了。」
 王故意裝作不在意的愉快表情，來打破淒涼沈悶的氣氛。
 兩人步出了花園。
 走下平坦的斜坡，住宅也漸漸多起來，整齊的商店也可偶而看到。到碼頭去的路是一直線的，兩人連走帶跑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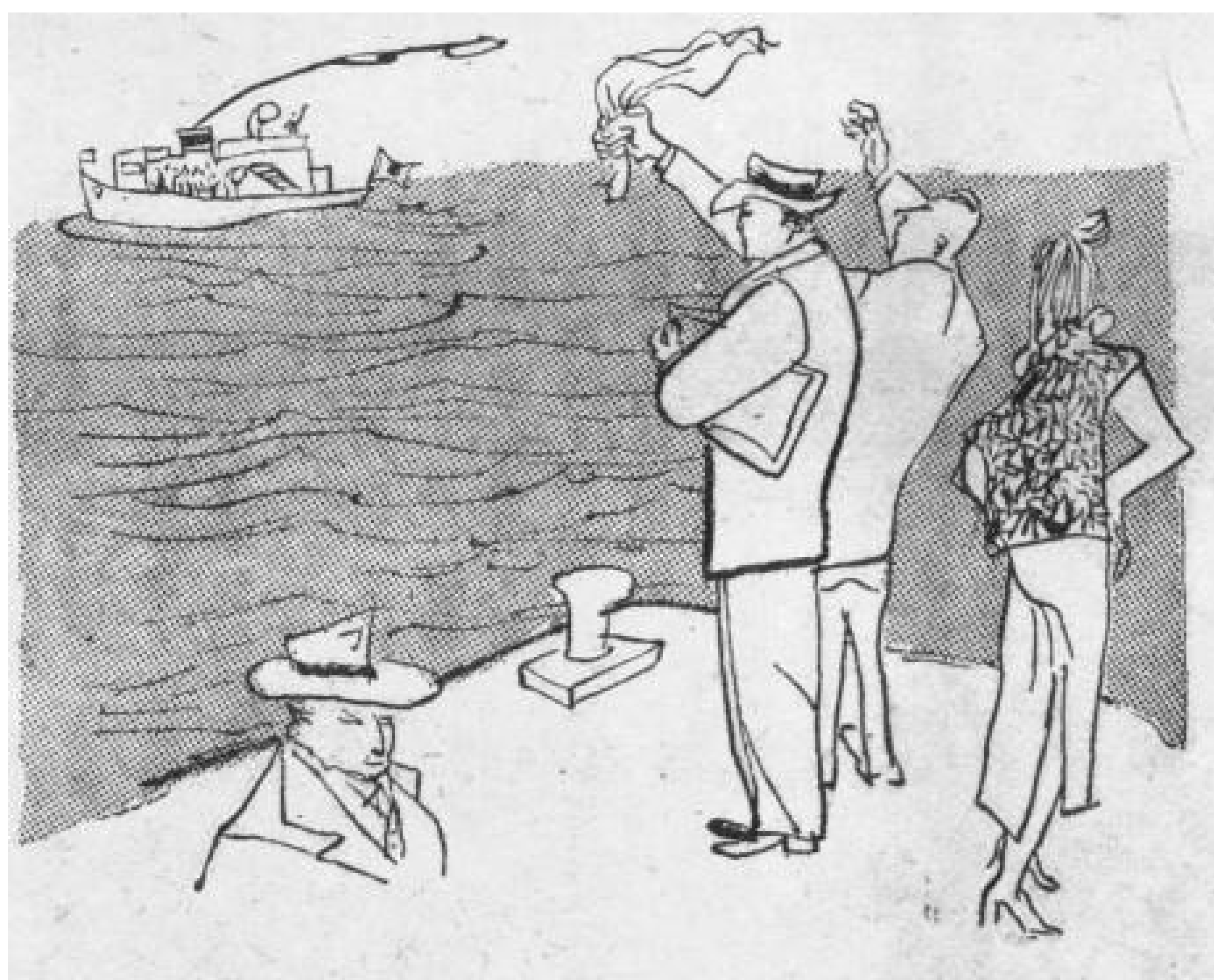
忽然看到一座大住宅和珍珠店之間的弄堂裏，聚着一堆人，所有各階級的人：苦力，車夫，老人，小販，小孩子，以至巡捕，都興味津津地圍在一起。
 「是怎麼一回事？」
 兩人在互相私語，本能地也跑上去看個究竟。

醜惡的中國的現實，便展開在這小小的一堆人中，兩顆小骰子吸引了幾十人的瞳孔和神經。這兩顆小骰子蘊蓄着偉大的力量。他們的手裏握着污黑的銅子，捏成紙團的鈔票。欣喜的臉，沈痛的臉，艷羨的臉，想伸手一試的臉，這小小一堆人的世界裏，隱藏着形形色色的表情。有誰能想像到穿制服的巡捕，他自己都在參加賭博。是現實地看到的。兩個人是明明白白看到的。
 「呸！豈有此理，所以中國要衰弱不振了。」

王一看就搖頭嘆氣。陳也許已看慣了這醜惡的現實，並不覺得如何新奇。
 「賭博嗎？」
 輕聲地囁囁着便走了開去。

「在日本是看不到那種怪現象的，連鴉片，麻將等都看不到的。」
 「鴉片和麻將都沒有的嗎？」
 「有是有的，可是吃鴉片和賭麻將都是嚴禁的。」
 「……」

前更熱烈了。當然，一直生活在中國的人，和看過中國和日本的兩國現實的人，見解或許有不同的。但是我的思想和精神，以為並未變過。
 「可是，倘使真是尊敬中國，愛中國的話，不能對中國更看得仔細一點嗎？像那跟幾千年歷史傳統下來的中國人的美點，以至古老的中國文化……」



(他直立到輪船遠去了才走)

「當然中國有着幾千年的歷史，有古老的文化，也有傳統的民族上的美點，可是以往是以往，現實終究是現實，你也曾說過的。」
 「……」
 被人挑剔出了自己的弱點的陳其生，沒有話可以回答，祇得頓口無言。
 「哈，哈！算了，這話且放開不談！」
 「在臨別時說這話以平不甚相宜吧，哈，哈！」
 陳也被王引得笑起來了。正談得起勁，不覺已到了碼頭。
 「老王！今天當真動身嗎？」

「況且也決不會有那種不成體統的巡捕，所以從日本回來一看到中國的現實，便覺得討厭。」
 「和學校時代的你變得大不相同了，一到日本會變得這樣的嗎？」
 「變？那裏會變過，在尊敬中國，愛中國，以至愛東亞民族的一點上，比以什麼。」

突然地，旁邊的人堆裏有人用日本話問，那是香港日報的記者田中三郎。
 「三點鐘的伏見丸。」
 「有沒有在香港的感想可以說一說？」
 「也沒有什麼，達到這時局，不想說

「那麼所感到的呢？譬之像日本和香港的……」

「還沒有批評的資格。」

「那麼隨便什麼。」

「真沒有什麼。」

記者田中積極地向他探問，王巧妙地推託掉了。接着就給他介紹陳其生。

郵船的接客汽輪已乘着幾個乘客在等候。

「下班是二點五十分，乘船的諸位請快一點，送客的請不要上船去。」

招待員已在碼頭上催上船，汽輪的引擎聲音，緊迫着送客者和被送者的心。

王對送行人都沒有打一個招呼，便慌張地跳上汽輪。汽輪激劇的向左右搖擺了幾下，立即由烟窗裏，澎，澎，澎的噴出烟圈來，走向伏見丸那邊去。

站在汽輪甲板上揮着手的王，漸的小起來，馳遠去了。陳的眼眶裏包着淚珠，在碼頭上直立到看不見為止，無力地向左右揮着手帕，呆立着似一根固定的木樁。

友

過了夏天，涼快的秋天已經來臨了。然而火一般的太陽還不離開這島。

五

和王分別以來的陳其生，不顧四季的變化和時代的進展，祇是默々的埋首工作。他儘量節約生活費，儘量想種々不費錢的消遣。遇到休假日，不是在家埋首讀書，便是上附近的公園，山野，海濱去，獨個兒耽於冥想，想完以後，陳便東穿西走，不論大街小巷，走累了便

回家去睡，每次都習以為常。因之，公司的同事們就是要約他到電影院，菜館，跳舞場去，他每次都借種々口實謝絕了不去。同事們因他年輕而不好交際，便叫他「小老頭兒」。又因為他太珍視錢，所以也叫他「錢鬼」。他也儘由人叫，不放在心上，更不覺有什麼痛苦。自己在想：我既非「小老頭兒」，也並非「錢鬼」，是一個青年。但他很想和美麗的女性和青年們過一回愉快的青春生活。祇是一想到在故鄉的老母和妹々，便覺得不能如願以償，來有趣而愉快地過他的青春生活了。他的心那祇有母親和妹々，縈迴在他頭腦裏的思想，是該如何將母親和妹々接到香港來住，母子三人過着團圓的生活。說到母子三人的生活，那就得要錢了。尤其是在生活鬭爭激烈，凡事非錢不成的香港，第一個先決問題便是錢。要是沒有錢，莫說母子三人的生活，就是自己一個人的生活都要發生問題了。當然，生長在富裕的家庭裏的人，是不用顧慮到錢的。自己工作所得的錢，固然不妨隨便由自己來化，可是照自己現在的境況說，却不容許如此辦。父親的一些遺產，在他大學畢業時早就用光，將故鄉的田地房產出賣了，才勉強讀到畢業。惟其如此，他的責任，不單是陳家的後繼者而已，還有負全家生活之責的重大的現實責任。

他當初由王梅林介紹英國人的公司做事時，就打算接母親和妹々到香港來的。可是以現在的一點薪俸，無論如何是

不夠維持三個人的生活。千思萬想，他才得了個結論。他確信得積了幾個錢以後，便可將母親和妹々從故鄉接來，然後再叫妹々找個工作，於是便可維持三個人的生活了。因而他是在默然實行他的計劃。為這緣故，雖然被人揶揄，嘲笑，嫌棄，都不以為意，自身反而感到滿足。簡直暗地裏在嗤笑人家哩。

他有比這更大的不滿的事，不是其他，便是對公司的英國人經理約翰遜，營業主任巴格的態度抱着懷疑，覺得很嫌惡。他最初從不安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欣喜，更想到故鄉的母親和妹々の欣喜，和朋友王梅林的體面，所以並不注意到這些。但漸々和環境馴熟了，明白了公司的內部情形，思索的時間也多起來，於是便關心到種々枝節的事上去，而對他們的嫌惡感也就跟着深刻起來。還有，在香港住得長久以後，對香港的施設方針也抱起懷疑來了，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上，對那中國人和英美人的差別待遇，最感到忿怒。然而以他的地位和力量來說，忿怒也是徒然的。為了生活，他便非從順不可。

今天他是中國的國慶日——雙十節。當然這天公司裏也是休假。陳其生因為隔夜直跑到深夜，所以睡到正午才醒過來。起身後也不覺得肚子怎麼餓，所以便提起筆來寫家信。

「親愛的母親：親愛的妹々：分別以來，六個月的歲月早像夢一般地過去了。我們母子雖遠離着，分居兩處，可是

我們的心是由斷非眼睛所能看見的，也不能觸摸到的一條線連繫在一起的。

今天是雙十節，這裏很熱鬧。在中國，今天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在我們自己，今天也是值得紀念的愉快的一天，應該盡情歡樂的一天。現在附上船票兩張，匯票一百元，請在最短時期裏到香港來。

本來我也曾想回來，幫你們料理搬家，陪着一同來的，但因職務在身，尤其是規則森嚴的外國人公司，單因一些私事是不准告假的。倘使決定了來香港的日子，便打個電報到公司來，無論如何忙，一定到碼頭來迎接。其餘等到了這裏再面談罷。書不盡意，敬祝健康，並祈一路平安。

兒

其生：雙十節之晨，寫於宿舍
寫完後他再仔細重念一遍，將船票和匯票附在信箋裏，寫好信封便拿出去寄。

想到不久以後便將開始母子三人的生活，心頭在激急地跳着。他的心裏簡直像和思念已久的女性訂了婚那樣快樂，高興。
「今天也是孫中山先生開始了新中國歷史第一頁的一天，我的愉快的生活，也始於今日，更無比這更快樂的事，更無這樣欣然而值得紀念的日子了。」
坐在桌子前的他，用酷似在演講臺上演講的口調，自言自語着。

他破例地上了一次電影院，喝了些酒，找了三三個同事，跟着他們也到舞場去，盡情歡樂了青春的一刻。

幾天以後。

他從公司裏回寓時，白髮的太太拿來了一封信。從她手裏像搶奪似的接了過來，心頭在別處的跳，一看之下，原來便是幾天以前寄往故鄉母親處去的那封信。

他的表情，陰沈得宛如雷雨將來以前的天空。寓所的老太婆露出驚訝的臉色，幾次回過頭來看他，才走出去。

信封的反面，註着：

「收信人不在」

這理由很簡單，可是他的心裏却發生了激烈的動搖。又疑是那時過於快樂，弄錯了地址，仔細地一字一字重新查對一遍，却又並無什麼遺漏。

「真奇怪了！」

以急促的語氣說完，為細心起見，將信封重寫一遍，翌日用掛號寄出去。

過了三天，跟以前同樣，又以「收信人不在」的理由退了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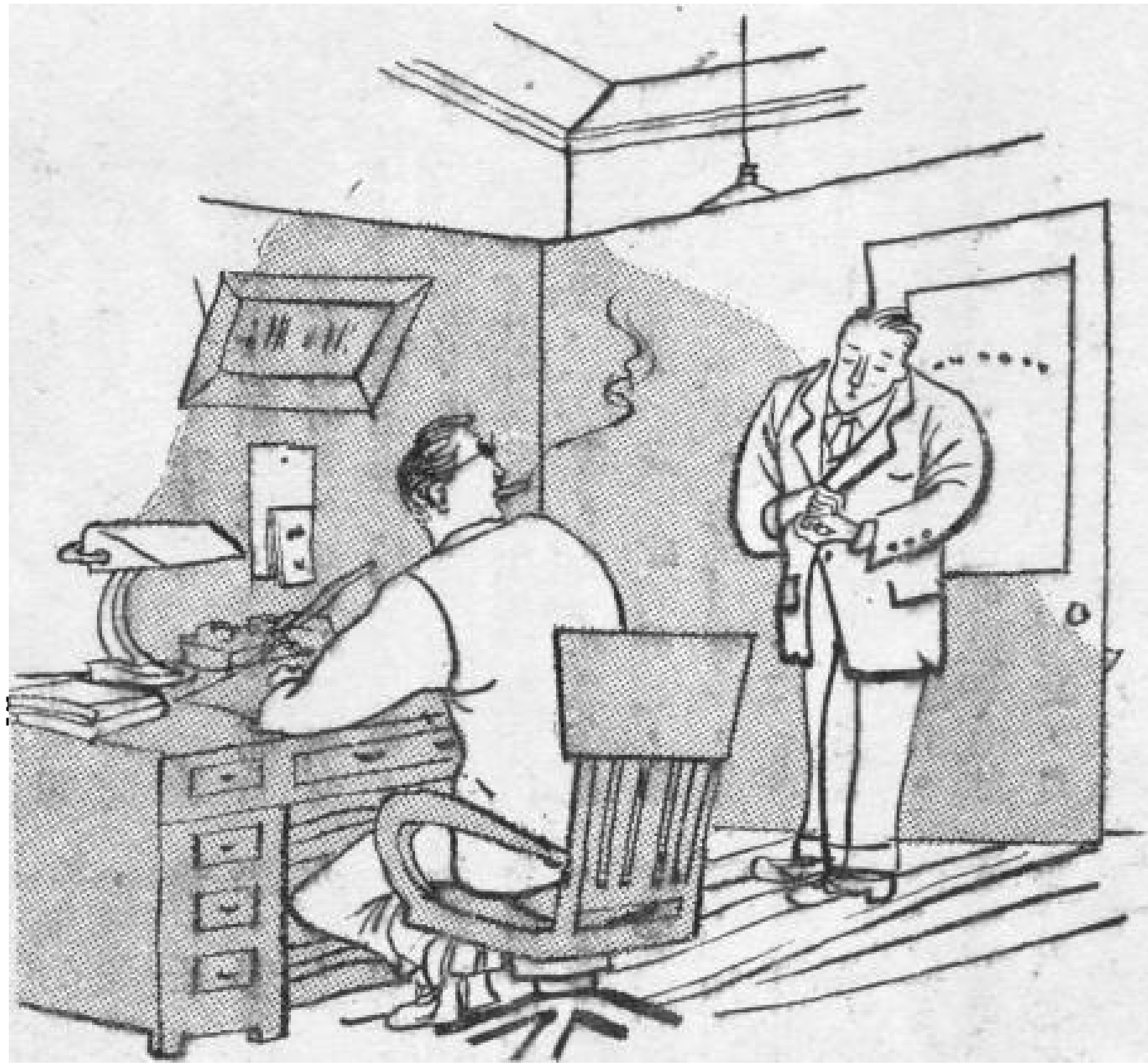
「怎會收信人不在呢？」

他左思右想，總覺得不對。特地打電話去問郵政局。據說並非郵差的責任，因為是在戰時，對方消息不明，未便寄遞。接着又問廣州現在如何，可是對方並不答覆，便將電話掛斷了。

回到房間裏，呆了一回，頭腦裏雜亂無章，不知該如何才好。一倒在牀上，連站起來的力量都沒有了。最初的期待很大，如今的失望也大。跟着時間的過

去，感情的衝動平靜下來，理智的考慮堅強起來，好一會才回復了鎮靜。可是，那是在無意識之中，變成了不吉的預感，山心的一隅發生以後，逐漸擴大，變成了疑念，而最惡的疑念在一個一個的連想起來。

胡說！省城那會混亂，母親和妹，那有餓死，被綁走，炸死的道理。祇是自



(！吧假天三請，我救救，你求懇我：說他)

鏡，是九點五分，已來不及上公司，但總得到公司去一次，向經理說明事由，請四五天假。什麼都不帶，便急走出寓所，坐上汽車往公司去。

「在忙些什麼，你這小老頭兒！」

一到公司，營業主任巴格就向他咆哮

。可是他對營業主任的話祇當作沒有聽見，慌張地，和同事們也不招呼，便逕自跑向經理室去。

「因為……無論如何

非回去一次不可，想請四

五天假，不，祇要四天就

好了，也許能更早回來，

請求你……」

已將一切原由申述了一

遍，鄭重地請求過，可是

經理約翰遜將貪婪的眼光

釘住了他，口裏唧着噴香

的雪茄煙，悠然地對着他

，真使人看了生氣。

「我懇求你，算是救我，

四天，不，三天都好

可憐了！」

「唔！那麼你以為公司

的事要緊呢？還是母親的事要緊？」

「當然是公司的事要緊，可是母親在

我看來更要緊。」

「嘿！所以中國人是栽培不起來的。

「什麼……」

「什麼都得問你自己！老是這種脾氣，私事放在前面，公事放在後面，有了

些飯，便不肯好安分做事！」

經理的態度漸為矜持起來，他的血潮

在衝上來，但理智又將它抑止了，他竭力想保持自重和忍耐。

「現在比之那樣的事……」

「你說什麼都不在乎是嗎？哈，哈，

我告訴你，為了一個母親，就要告三四

天假，叫我如何好呢？你還是對公司的事忠實一些好，靈司脫陳！」

「可是，在這時候……」

「可是什麼？這時候又是什麼？還有

什麼要講的，中國人專會撒謊，放刁，

拿錢不做事！」

「……」

「造了個什麼口實……」

「你是說我想到旁的地方去做事嗎？」

「我那裏知道，我那會知道你在打什

麼主意。」

「那麼，為什麼……」

「爲了以前曾有過這種事情才說囉！」

他忍受了這許多嘲笑，惡罵，依舊平

心靜氣在懇求。可是傲慢無情的經理約

翰遜祇顧他一手夾着粗雪茄，悠然不迫

地坐着。

「我請求你。」

「……」

「祇要三天就好了。」

「真噁，我爲了這公司，絕對不答

應，有話去和營業主任說，我沒有工夫

！

經理祇當他沒有人，自管去整理單據

文書，睬都不睬他。

他無法可想，便悄然退出了經理室，到營業主任巴格那邊去。

「什麼，有事嗎？我沒有工夫！」

巴格以輕蔑的眼睛凝視着他，一面拿起放在旁邊的單據書類，便要走出去，於是他就叫住了巴格說：

「因為我想告幾天假……」

「胡說，現在是一年中最佳的時候，怎能告假！」

「實在是因為母親和妹々走失了，無論如何得回去看一次。」

「唔，回故鄉去，倒是個好口實，年輕不懂事，你不知道我都想回去哩！十年沒有回去了，不知父親和母親現在怎麼樣，我都真想回去哩！可是經理不答應，又有什麼辦法呢！」

巴格像念戲劇的臺詞似的說了一番，便在烟捲上點上火。

「請求你，三天，就是二天也好。」

「不管三天二天，要是怕革職，還是不告假的好，錢鬼！」

「革職？」
「革職固然沒有大不了事，然而失了業便沒有飯吃，要餓死了。現在香港中國人要多少，祇要一登廣告，一個鐘頭準會有十個人跑上門來，哈，哈！」

「……」
「你覺得被我說得發惱呢？還是想保留職務？」

陳其生平常的不滿，一時爆發了出來。感情並不激昂，一半還是抱着反正已經開了口，便得說到底的念頭。

「混蛋，我便辭職好了，這班的心狠東西！」

「要辭職請便，像你這樣年輕不懂事的人，辭掉一個二個對於我們有甚相干呢？說不定還是你自己不肯動身。」

他回到辦公室，和同事打個招呼，交代了一番，便想回去。

「等一下，你寫張辭職書來，這個月還得給你薪俸啦！」

貪婪的營業主任巴格在門口叫住了他。

他就寫了張辭職書，丟給了經理便走出去了。

陳其生將辭職書丟給利士頓公司的經理約翰孫氏，跑出公司以後，便雇了輛車子，到昭華輪船公司的船票部去，想買到廣東去的船票，可是那肥胖而不甚謙和的職員却回說：「二三天來往廣東的交通，海陸都不通。」

他並不感到如何吃驚，不過是想最惡的預想已變成現實罷了。可是，心裏的動搖總是不能平靜下來。

除他以外，還有許多人擠向船票部來，然而幾乎都是掛着悽喪的臉回去。也有在苦々懇求輪船公司職員的，結果仍歸徒然。

他最先還抱着個期待，想立在那裏也許能得到些意外的收穫，所以故意地逗留者不走，去看船期表，待後一聽到人家的問答，才死心塌地走出去。

(待續)

東亞諸國入黎明 電波綿綿與日與

本公司專營華中電報及電話事業

電報：通達大東亞各埠及國內各地暨歐洲南米諸國
 電話：長途電話通達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通話
 及朝鮮京城暨滿洲國（新京、奉天、大連、甘井子）
 全已通達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〇號 電話(〇二) 八四五〇一

傳影電報 知詳情請向電報局或電話局接洽

● 電報局
 ○ 電話局
 ● 電報電話局

輸運船舶·業入出輸·具用績紡·物織·穀雜

行 洋 光 三 會 株 社 式

一六九三一·七九七七一話電 樓大利安號〇二三路川四海上

號五五一街長下湖蕪·號九一一路雀朱京南·號五六街河新江鎮 } 出支
號三里德樹路權民口漢·號八四二街中大江九·號八二街貨國慶安 } 張
號六〇四街亞興昌南 } 所店

部 舶 船 行 洋 光 三

番七九七七一·六六三五四·八六五四四話電 號〇〇三路匯老百海上



△本期承陳季木氏爲本刊撰著「我們須自力更生」一文，氏早年追隨 總理實行革命，有功黨國，中日事變時復先提倡組織和平運動，所以允爲當今中國之對國內外政治最正確瞭解之人物，文中所提之意見，誠爲吾人所應警惕。

△「還元推進論」一文，作者係現任國立上海大學教務長王鍾麟氏，本東亞固有之學術見地，闡論還元實爲推進之哲理，當茲東亞共榮之自主建設之立場，實爲一堪注目探討之問題。

△戰爭主力之航空機問題，在這次的大戰中，已成爲鐵的事實，千百年歷史悠久的羅馬古城，近代藝術精華的巴黎，都遭受了空襲的洗禮，成千百萬人類生命，都慘酷的犧牲轟炸下，這次本刊所載之「天空轟炸問題之檢討」，回憶上次大戰之關於航空機種限制條約文，實可使吾人體認戰爭中航空機所予的威脅。

△這次隨筆散文，蒙傅彥長氏，陶晶孫，顧鳳城氏諸文學先輩肯爲執筆，甚爲榮幸！尙有自出席大東亞文學大會回國之周越然氏，魯風氏，在匆忙中，爲本刊特寫關於氏之在日本所親歷之目觀事實後書懷，吾人讀來不勝有媿媿親切之感。

△意大利此次突遭巴特利奧氏之政變，而使乘政十餘年來之法西斯蒂黨漸趨覆亡，墨索里尼一生之政治生涯幾遭崩敗，在墨索里尼氏脫險後新法西斯蒂共和政府之甫成，吾人再誠實追溯檢討法西斯蒂運動，頗覺必要。

△譚正璧先生於寫作百忙中，軋出工夫爲本刊特撰小說「綠肥紅瘦」，此種熱忱，實使人感奮無已！在「綠肥紅瘦」裏，寫出三個都是我們眼前常見的事實：教員秋生

爲了一家生活的緊壓，使自己身心已衰弱得真夠可憐，然而他太太擁有餘力，趁着棉布低價何銷時却買進了大批布料。施太太能利用她丈夫在某機關任秘書的機會，竟會大撈外快，這也是進去政治敗壞情形的一斑吧。我們賢明的政府當局，應厲行戰時經濟體制，決然收買民間棉紗布，這樣，果然使一般物價低抑，民生難得轉機的希望，而囤戶奸商也遭破產的沒落，這是皆由自取，不足使人同情的。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三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電話三四二二一三四三三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五元
半年(十二册) 二十九元
全年(二十四册) 五十七元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六七四二九話電

社 報 書 州 五

處 賣 販 約 特 刊 本

代 辦 部

- | | |
|----|---------|
| 漢口 | 漢口文具社 |
| 漢口 | 中國文具公司 |
| 松江 | 標新書局 |
| 松江 | 大眾教育用品社 |
| 嘉興 | 元大商店 |
| 嘉興 | 嘉華書局 |
| 高郵 | 會文堂 |
| 揚州 | 世界書局 |
| 揚州 | 陳恆和書局 |
| 揚州 | 萬象書局 |
| 揚州 | 新泰書局 |
| 泰縣 | 業餘商社 |
| 泰縣 | 西蒙書店 |
| 杭州 | 新民文具社 |
| 南通 | 商務印書館 |
| 蚌埠 | 新新書局 |
| 蚌埠 | 務學文具店 |
| 蕪湖 | 世界文具社 |
| 常州 | 世界教育用品社 |
| 常州 | 中華書社 |
| 常州 | 建國書店 |
| 南京 | 中心書店 |
| 南京 | 新國民書局 |
| 南京 | 野草新屋 |
| 南京 | 大同書局 |
| 南京 | 中央書店 |
| 南京 | 金門書局 |
| 蘇州 | 中央書報社 |
| 蘇州 | 新新書局 |
| 蘇州 | 蘇州文具社 |
| 蘇州 | 新國民書店 |
| 蘇州 | 新青年書社 |
| 蘇州 | 中國鋼筆公司 |